



帝都賦 漢上 蒼顏



第一章 公子舒夜

此去塞外，风沙三万里。

极目望去，尽是一片苍莽浑厚的黄，长沙绞风，卷舞直上。在沙漠的上空，平铺天际的云层缓缓移动、在起伏的沙漠上投下巨大的影子——此处的天和地，仿佛在亘古的静默中面面相觑，却如两个平行的时空、永无交界。

驼铃击响在沙风中，稀疏而拖沓。云层的巨大阴影给了烈日下行走的旅人喘息的机会，驼背上的客商们满面风沙，个个七歪八倒地靠在驼峰上，被大漠上蒸腾的热气烤得失去了活力。驼背上厚重的褡裢和箱笼、随着骆驼迟缓的脚步，一下下拍击着牲畜的背部。

驼铃悠远，黄沙舞风；古道漫漫，丝路绵长。

这支上百人的驼队从兰州出发，雇佣了刀手和引导者出了玉门关一路西行，经过了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座古城，准备敦煌进行了最后一次修整，然后再沿着河西走廊过去——穿过这片大漠，便是那些遥远的西域国家：大食、波斯、狮子国……到了大漠的另一端，这些褡裢箱笼里的茶叶丝绸等货物、便能卖出十倍的价钱。

领头骆驼上蹲着一个眼神如鹰的汉子，一直朝前望着，此刻忽地直起了身子，呸的一声吐出了满嘴的黄沙，兴奋地扯着嗓子大喊：“敦煌！敦煌到了！大家都给我加紧跟上，前头就是敦煌啰！”

敦煌？所有人的精神便是一震，所有的牲畜都被催得小跑起来，驼铃声急促悦耳。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自从丝绸之路开通后，每年无数的驼队和商旅从这条路上经过，阳关和玉门关成为中原通向西域的两个边塞“耳目”；而敦煌，便成了这片空莽苍黄大漠里，古道上最重要的一个古城，扼守着丝路的咽喉，也控制了西域和中原的命脉。

“敦煌城里，似乎很热闹啊。”旁边另一个年轻人同样盯着风沙看了半天，喃喃。

这个年轻人居然也能听到了十多里开外的声音？带头的引导者名叫老刀，是这条道上来往了十几年的老刀客了，此刻心里一震，便看了旁边人一眼。眼神精明而凌厉，只一眼就从头到脚打量完了这个年

轻人：和队伍里的那些刀手不同，这个年轻人有着未经风沙磨砺的白皙的脸、文雅的谈吐和紧张地握着佩剑的手——是个第一次出活的刀手吧？年轻，清浅明亮，一眼看得到底，全不似这条道上来去惯了的刀头讨生活的大漠人。

驼队的刀手是从兰州出发时就雇佣的，沿路一直衣不解带、刀不离手——如今中原的大胤经历了四王之乱后、国力已经衰微，无力维护西域贸易的稳定。吐蕃回纥更是时时作乱扰边，丝绸古道上盗贼响马横行，来往的商队多有被洗劫一空的，因此凡是要走这条道的商旅、便不得不花大价钱雇佣刀手一路保镖。

“小子，你是第一次来敦煌吧？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一眼便打量完了对方，引导者大笑起来。

“怎么回事？”年轻人略现紧张地问，顿了顿，低声分辩，“我...我是敦煌人，不过是好久没回来罢了。”

老刀不做声地点了点头，重新审视了一眼，嘴里却是呸了一口，吐出说话间飞入嘴里的黄沙：“今日是敦煌城里大雉礼祭祀——城主一定又在处死魔教教徒了，难怪那么热闹。也真奇怪，看杀人也能那么起劲？”

年轻人诧异，脱口问：“怎么，敦煌也在灭明教？”

老刀却是不在意点头：“是啊，帝都近日下令、要天下肃清魔教，敦煌自然也不例外。各处都在忙着逮人烧人呢，你难道一路不曾听说？”

明教源自波斯，原名摩尼教，传入西域后得到了回纥可汗的大力推崇，立稳了脚跟。然后又沿着丝路传入中原，在民间盛行开来，几十年内发展了教徒万千，赫然成了佛道等正教之后最大的外教。不仅如此，连中原的武林中都出现了明教的势力，和正派逐鹿江湖，被武林正派斥之为“魔教”。

一年前，明教在中原的迅速扩张引起了朝廷和正派的注意，释道两派分别遣出长老入宫面圣，在御前力述魔教带来的种种危害。今年年初，皇上终于听从了鼎剑候的谏言，在病榻上下令普天之下灭除明教。

除了官府不遗余力的剿灭之外，江湖中的正派也结成了联盟，与明教展开了殊死搏斗。三个月前，七大门派围攻黑木崖，中原明教教主萧云鹤力战而死，其余教众脱围而出，奔赴江浙福州等地，星散流离，一时群龙无首。

“自然听说了……”年轻人脸色忽地黯淡下去，似有些不忍，喃喃：“长安已经处斩了六批明教教徒了，到处都在焚烧典籍。没想到敦煌这里也在搜捕……回纥可汗不是立明教为国教了么？以回纥如今在西域的势力，我以为这边总会好一些。”

“你是从帝都来的？”老刀第一次惊讶起来，发现自己看走了眼。

“嗯。”年轻人的手下意识地握紧了剑柄，眼睛看着万重黄沙背后的东方，“从长安来。”

话只有这么短短一句，然而精干的引导者却从年轻人的眉宇间捕捉到了一掠而过的茫然和忧郁——似乎遥远的东方帝都腾起了一片黑云，瞬间遮住了年轻人的眼睛。老刀眉梢一抬，眼里冷光闪了闪——这个年轻人的牙齿！在这么大的风沙里行走，迎着风开口说话、吐纳之间居然没有吸入一粒飞沙？

老刀默不作声地吸了一口气，兰州出发的时候怎么没有好好盘点？驼队里居然还混入了这么一个不知来历的危险的人……幸亏也快到敦煌了，不怕再出什么乱子。

“回纥可汗不是立明教为国教了么？吐蕃和于阗据说信明教者也甚多，西域天高皇帝远、一向各种教派并存，为何敦煌还如此搜捕明教？”驼队离敦煌越发近了，看得见高大的城墙马面和土黄色的烽火台，那个年轻人忍不住再度发问。

“是读过书的人吧？天下大事倒是知道的不少。”看着这个显然是极少出远门的年轻人，老刀眼里再度有了讥诮之意，“可你不知道敦煌为何如此对魔教赶尽杀绝么？”

“为何？”年轻人诧然反问。

老刀在驼峰中间舒舒服服的靠着，冷锐的眼睛眯了起来，看着风沙中慢慢显露出来的敦煌古城，干裂的嘴唇里吐出低低一句话：“因为公子舒夜。”

“安西节度使？敦煌城主高舒夜？”果然是见识广博，年轻人脱口低呼，眼神不易觉察地一变。

“呵呵，什么节度使、敦煌城主……只有来往客商才这样称呼他。”老刀微微摇了摇头，眼睛却是看着黄土高墙背后鼎盛的人烟，“敦煌这一带的百姓、他们下的三千门客、十万神武军，都还是习惯叫他公子舒夜。”

“公子舒夜……”年轻人喃喃重复了一句，忽地低头不语。

“是啊。”老刀干裂的脸在风沙中微笑起来，露出满是砂子的黄牙，“他是老城主原配夫人的独子，也是敦煌高氏的嫡长子。三岁的时候，城主元配夫人早逝，老城主继娶了瑶华夫人，但依然极其疼爱这个娃儿，敦煌来往多有奇人异士、老城主便悉心拜访，为儿子请了各种各样的高人，教授诗书曲艺、文武骑射。”

顿了顿，老刀又道：“公子舒夜非常聪明，学的很快，据说他三岁的时候便能背三百诗词，五岁的时候通晓六个国家的语言，十岁的时候、便已经能在父亲外出时代理敦煌城主的事务，接见各路各国的商队。嘿，真是神童啊！”

年轻人沉默着，随着老刀的叙述眼神阴晴不定。

“可是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公子舒夜忽然一夕之间就失踪了。”老刀叹了口气，“整整五年啊，死活都不知道……谁都以为公子是不会回来了。老城主最后拗不过瑶华夫人，立了十岁的幼子连城为新世子——偏偏那时候，公子舒夜忽然间回来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老刀沉默了一下——十年前那时候，他正好也在城中，依然记得公子奔入敦煌时的样子：从急奔的快马上滚落在地，胸口上有一个可怕的伤口！他是昏迷着被人绑在马背上、然后任马狂奔入城的。那时候没有人认出这个衣衫褴褛、满身是血的少年就是世子：公子失踪的时候、还只是十三岁的孩子，而归来的却是一个身形高大的少年男子。但不知道是谁在马头上用剑刻下了四个血字：公子舒夜！——围观的人看到了，立刻哄传开来。登时全城震动，无不欢欣雀跃。

老刀想起当年世子生还时全敦煌的喜悦，眼里也有感慨，“可公子回来后就有变了：以前他可是个活泼聪明的娃儿，回来后却变得喜

怒无常起来，有时候阴枭反复得有点怕人——老城主原本想要重新立他为敦煌世子，可瑶华夫人极力反对。于是事情就耽搁下来了。”

说到这里，老刀看着越来越近的敦煌城，忽然沉默下去：“后来的事……唉，不知怎么说才好。瑶华夫人忽发急病死了，竟是比较老城主还早去世了几日。公子舒夜以嫡长子身份继承了城主的位置，然后立刻把亲弟弟送去了长安、做了质子。他奶奶的，也真是狠啊！”

——敦煌位于丝路要冲，东控中原、西连各国，因此大胤王朝对此丝路重镇极为重视。历代城主在继任之时，为了表示对朝廷的忠心、都要送一个最亲的人去帝都作人质。

年轻人沉默地听着老刀的话，然而听着这样的叙述、表情也慢慢起了微妙的变化。

“瑶华夫人死得古怪，可谁都不敢说什么，连夫人的贴身丫鬟绿姬也被关了起来。”老刀摇着头，叹息，“真不知道公子为什么忽然变得如此狠毒——我想啊，他一定是在魔教手里吃了大苦头，所以下手不容情。这几年来凡是想穿过敦煌去中原传教的，统统在雉礼祭祀中被处斩。下手那个狠啊……眉头都不皱一下。”

“公子舒夜。”仿佛没有在听老刀的唠唠叨叨，年轻人只是低头重复了一遍。

“不过那些魔教的教徒也真是不怕死——一批批的被处死，依然一批批的涌进来！乔装的改扮的，混在客商里，试图穿过敦煌往东，到中原去弘扬他们的明尊教意，为此连命都不要了。”老刀抽了抽鼻子，皱眉，“这些日子帝都下了旨意要剿灭魔教，江湖的名门正派又逼得紧——中原那边一吃紧，波斯总坛那边来的教徒便更多，看来公子有的忙了。”

“公子舒夜！”年轻人似是没听半句，忽地大叫一声，吓了老刀一大跳。

“公子舒夜！”年轻人对着风沙怒吼，手腕一翻、刀光掠起，一刀斫在了风里，刀气凛冽刺逼得人睁不开眼睛，“公子舒夜！”

风沙呼啸，周围的几个客商本来没有听到引导者和年轻人说什么，但此刻齐齐都被蓦然爆发出的怒喝惊动，回过头、看着漫天黄沙

里年轻人迎风一刀刀斩落，厉声叫着这个名字、仿佛要将这个名字斩在风中斩成碎片。

不知道是不是眼花、老刀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年轻人刀斩沙风时，半空中依稀白色的影子掠过，急速消失在城头。

隔着大漠沙风，似乎是有另外一支队伍、在不远开外和他们一起到达了敦煌？

—

仿佛有什么感应，在城外沙风中斩碎这个名字时、白玉面具后的眼睛动了一下。

深碧色的眼如同深不见底的古井，落下了一颗石子，旋即平静无波。

“有人来了么？是谁？……是他？还是她？”低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从假面背后的唇中滑落，喃喃，“——墨香，你小子算的真准啊。果然时候一到，他们都来了。”

此时是大胤景帝十八年十月，正当北方高原冷风南下的季节。半空时不时有狂风绞动，呼啸着带起千百道砂龙，卷舞在绿洲上方，吹得胡杨树簌簌作响。然而敦煌城里却是欢乐的海洋，万巷人空、所有百姓都汇聚到了城中央的广场上，观看着隆重的大雩仪式——这样驱邪魔、送鬼疫的仪式是百年沿袭的传统，然而自从公子舒夜成为敦煌城主后、祭祀的内容便增加了一项：拿魔教教徒来血祭上天。

鼓角声轰然而起、歌吹之声震动云天，大雩仪式正式进入了尾声。五百带着假面的侏子鱼贯而上，围着火堆，伴着乐伎高唱的《呼神名》列队起舞，象征向着四个方向将邪魔驱走。

白玉面具后的眼睛闪了一下，从胡榻上起身，张开了双臂，示意侍从加衣。

“公子，绿姬尚未到。”身后有侍从恭恭敬敬地禀告——虽然被幽禁着，可绿姬是敦煌城里最有名的女巫，雩礼上的龟、兆、易、式四种卜筮哪一样都缺不了她。然而公子舒夜只是挥了挥手，低声：“不管她了，另外找人代替。今日早点结束为好。”

“是！”一袭雪白的外袍被恭恭敬敬地加到了身上，轻如无物——那是猎自贵霜国最高雪峰中的巨熊之皮，是西来的商队进贡给城主的

宝物。带着白玉面具和黑豹紫金冠的敦煌城主刚起身穿上外袍，四围的百姓里轰然发出了欢呼，无数手臂举了起来：“公子舒夜！公子舒夜！公子舒夜！”

广场四周都是酒楼客栈，楼上的多为各处巨贾客商，抱着歌姬胡女取乐。此刻看到榻上之人站起，连忙搁了酒杯纷纷立起，涌到了窗边，对着敦煌城主深深弯腰行礼。

披着雪熊大氅、带着白玉假面的城主长身立起，张开双臂对着四围百姓客商致意。

“公子舒夜！公子舒夜！公子舒夜！”欢呼声响彻了整个敦煌城，随着风沙被卷上九天。敦煌城中，无人不对这个铁腕城主敬畏有加。而公子舒夜生性放诞旷达，不拘形迹，每次大雉的仪式的末尾，都要亲自扮演男巫的角色、带领驱雉。和五百名侏子一样带着假面，穿着熊皮大氅，将邪神恶鬼驱赶到东城门口，然后杀牲以血祭天。

“绿姬怎么还不来？一个被幽禁的女人还敢不听号令。”在城主汇入了那片人海时，侍从门客依然在焦急的低语，“公子也不言语，只怕要糟糕。”

—

喧嚷中，谁都没有注意有一袭绿衣匆匆穿过幽巷，悄然走过沸腾的人群，似是急着趁这个机会避开众人视线、往城外赶去。

绿姬提着裙裾奔入人群，如一滴水融入了大海——难得遇上一次雉礼祭祀，她可以趁着机会逃出府邸来。必须要抓紧时间，因为……连城二公子，就要回来了。

一眼看去、在无数青色的侏子中，公子舒夜一袭白衣翩然起舞，如一只清拔的孤鹤。

第二章 沙曼华

登上了东城城头，五百名倭子各自散开，列成两队，主持仪式的太卜署令递上了一柄雪亮的弯刀。

刀一入手，白玉假面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满意的微笑。公子舒夜看了充任太卜署令的霍青雷一眼，微微点头——不愧是敦煌城的大将，选的这把刀是来自大马士革的名刀。刀如秋水，冷灰色的刀身上绵延着特殊的细碎花纹，中原称之为“镔铁”。因为至今未得其锻造方法，所以凡有得之者均视若至宝。一入手，便知道是合手好刀。

捕获的明教教徒已经被押上城头，一排跪倒在面前。祭典的气氛到了最高潮，所有人都在欢呼着、要杀死这些魔教教徒。那些衣衫褴褛的教徒看到公子抽刀注视，眼神冷酷，个个心知大劫转眼将至，反而不再哭号，由一个年长者带头盘膝坐下，抬手至胸口，结火焰状手印，对着西方默默低诵祈祷。

“生亦何欢？”带头明教教徒须发苍白，方才开口说了一句，刀光一掠而过、头颅便滚落，嘴唇尚自开阖。刀亮如水，不沾一丝血迹。持刀冷睨，看着这帮至死不悟的魔教教徒，白玉面具后的眼睛忽地充满了厌恶：这些人，难道真的以为为明尊而死、可以去往天国乐园么？……那个“慈父”，居然搜罗来了这么多盲目无知的追随者！

“死亦何苦？”最年长的教徒死去，第二句随即由次于他的教徒念出，那个教徒嘴唇微微哆嗦，声音也有些颤抖，紧紧闭着眼睛不敢看刀斩落、却终自不肯开口求饶——同样毫不迟疑。刀光掠过，一腔血溅出。

霍青雷令两名士兵抓起血淋淋的头颅，用力掷向城外，象征着邪魔被大雉仪式驱除了出去。血光向着东方泼去，划出两条弧线，城下民众大声欢呼，声震城外。城下刚要入关的驼队躲避不及、当先的几人脸脸上便沾上了血，所有客商脸上都有战战兢兢的神色。

“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头领皆死，那群明教教徒干脆一起开口，大声诵出了最后两句，齐齐闭上眼睛，等待刀刃临头，“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邪魔妖孽，居然执迷不悟？”深碧色的眼睛陡然冷凝，面具后唇中吐出一句怒斥，一刀便是斩了下去。那一瞬间，忽然有闪电从城上腾起，照亮黄土夯就的城墙！

感觉到了极其凌厉的杀气激射而来，公子舒夜手腕一转、弯刀直立而起，“叮”的一声金铁交击，他只觉手腕微微一震。一枝金色的箭落在城墙上，上面雕刻着火焰的形状，极其精美。身子微微一震、面具背后的眼睛只是一扫，忽然之间亮如冰雪！

“谁？”城上所有人悚然动容，回头看去。

西边的角楼里，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了一袭黄衫，看不清面目、听开口，却是一个苍老的妇人声音，在猛烈的沙风中清晰传出，响彻全城：“大光明宫星圣女，致意敦煌城主公子舒夜座下——明尊渡世，教民何罪？无辜屠戮，罪孽深重。屠刀不放、终必成魔！”

“魔教妖孽！”城上城下顿时一片轰然，百姓和客商看着角楼上那个人影，脸色恐惧。

“是明教‘五明子’中的长老妙火。”站在他身后的霍青雷忽地低声提醒，眼神凝重，“这个老婆子三个月前被公子击败，负伤遁去、如今竟然有胆子返回？——公子！可能她是回波斯总坛求援了，这次来的魔教高手恐怕不简单，须得小心。”

似乎没有听背后属下的提醒，在看到金色小箭射来的那一瞬间、公子舒夜的眼睛霍然涣散开来，有些恍惚不定。他下意识地抬手按在胸口，仿佛那里有烈火燃起。

——终于来了么？在看到那一箭破空而来的刹那，白玉面具后的眼睛却有了笑容，那一瞬的光芒极其复杂：仿佛在意料之中、又仿佛绝望和欢喜，他脱口低唤：“沙曼华！”

然而一边他只是微微一震手腕，也不等那番话说完，便又是一刀对着那群明教教徒斩落。“唰！”果然又一道白光激射而来，抢在他斩落那个教徒人头之前点在刀刃上，震开。

那力道妙到毫巅——震开了他的刀，箭尖微微一偏、一个转折射穿了那个教徒手上的铁镣。那个重新获得自由的明教教徒眼里露出惊喜的光，直跳起来，对着西方叩首便拜：“恭迎圣女！恭迎圣女西来！”

在他喊出那一句的刹那，十道闪电腾起在敦煌城头，织成了密密的罗网！

公子舒夜连续出刀、斩向剩余的十位教徒，毫不间断。而西边的角楼里，十道闪电同样裂空而至，宛如疾风。刀箭对击，迸射出了灿烂的光。十道电光后，最后一名教徒的镣铐也打开了，不顾一切地向着西方角楼奔逃开去。

一轮交手过后，公子舒夜却不急着追击那些逃走的明教教徒，只是站在城头上望着角楼方向，漠然转动手腕——轻轻一震，那把允称天下利器的大马士革弯刀忽然片片碎裂。

十三箭，那是多么惊人的力量，足以击碎一切利器！她的箭术果然又长进了。

激战初起的时候，那些拥上城头观看仪式的百姓便惊呼着四散开来，纷纷夺路奔逃，窄窄的城墙台阶容不得那么多人，便这样接二连三滚落下去。只有那五百名倌子却是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由霍青雷带着，丝毫不惊乱地等待着命令。

“摘掉面具！迎战！”霍青雷一声大喝，五百倌子忽地一起抬手、摘下仪式中佩戴的假面，除去了外头套着的宽松法衣——原来仪式里歌舞的五百倌子，均是敦煌神武军的精英战士充任。所有面具都扔到了地上，碎裂声此起彼伏，唯独公子舒夜脸上还戴着那个充男巫时佩戴的白玉面具。

刹那的寂静。公子舒夜忽然扔掉了手中碎裂的刀，在城上扬声大笑起来：“继续啊！还有箭么？我知道你从来只带十三支箭——”声音未毕，白衣闪动，公子舒夜如同疾风般前冲，手指一剪、已经掐断了一名奔逃的教徒的咽喉，血如箭般射出，复大笑：“来啊，给我看看你的第十四支箭！沙曼华！”

一缕杀气应声激射而至，速度之快居然以他的目力都无法观测！

公子舒夜猛然一震，也不看来势，旋身而起、凭空一伸手，双指并拢——他的惊神指下，金铁立断。凭空起了一声裂帛，劲风应声被截断了，然而他手中却是空空如也，只有一缕鲜血从割破的指间流下。

“无色之箭？”白玉面具后的眼睛终于微微一变，脱口惊呼。

角楼上的黄衫老妇妙水一直站在那里观战，此刻再度开口，声音开始有了杀气：“星圣女再次致意敦煌城主，请释我教民，令我教东去。各不相犯。”

“杀了我，就能从敦煌东去。”公子舒夜冷冷将手上血珠甩出，看着角楼，眼神渐渐变成了冰，挥手霍然下令，“除非踩着我尸体过去、将敦煌夷为平地，你们方能去流毒中原！否则，我见到一个魔教妖孽就烧死一个！”

随着城主的手势、霍青雷一声令下，五百战士刀剑出鞘，登时把那十几名奔逃的明教教徒又围到了中间。城头窄小，奔逃无路，只是一转眼那几个刚刚死里逃生的明教教徒又被包围，其中几个还颇懂一些武功，赤手夺了刀剑，便和军士厮杀起来。

霍青雷看了公子舒夜一眼，公子举起了一只手，微微一屈手指。

“放箭！”霍青雷得令，一声断喝，指着西方角楼。城主的意思，是要将这个扑过来的妙水、连同她背后角楼里那个神秘的教主一起射杀——城头狭窄，回旋余地不大，而那个黄衫老妇身在半空，更无从闪避。公子一旦动了杀机，那当真是狠极绝极。

五百张劲弩张开，漆黑的利箭呼啸脱弦，射向那些夺路而逃的教徒。“唰！”就在那一刹那，角楼里忽然传出了呼啸声，似乎有什么利器破空而来！

所有军士骇然抬头看着半空——然而却是什么也没有。只是凭空出现了奇景：犹如无形的刀剑劈落，半空黄沙纷纷退让开来，齐刷刷让出一条通路。仿佛有无形的力量突然迎面到来，向着角楼射去的漫天飞箭居然以人眼可见的速度、乍然缓了一缓！

“唰！”角楼里又传来一声呼啸，漫天的飞箭再度缓了一下，然后三度缓了一下。最后那些箭忽然间全都失了准头，相互撞击在了一起。

“连珠神弩？！”公子舒夜眼神大变，霍然挥手，厉声命令，“给我退回城下！”

公子舒夜手腕一翻，便多了一柄晶莹剔透的长剑——那是他平日极少动用的佩剑：承影。看到此剑一出，终于知道此刻的危急，霍青雷厉声大喝，约束手下：“退回城下！退回城下！”

然而，已经晚了。

角楼里那一道白光如同跳丸般在城头飞跃，呼啸声如密雨一般。待得白光跃近、众人才发现那居然是一头雪白的狮子！狮子上坐着一个美丽女子，头戴金叶饰的花冠，身穿白色长袍，领口和前襟有一条深色宽边，绣满了繁复的红色花朵——那是怒放的曼珠沙华。

果然不出公子舒夜所料，她背上的箭袋已经空了。白衣女子手持银弓、弓上却无箭，只是勾手空拉弓弦，不停作出发箭的姿式——只是姿式而已。然而奇异的是，她每一舒手，都仿佛有无形利箭从银弓上射出，半空的黄沙被利刃斩开般地退让！

军士射向角楼的几百支箭还在半空飞射，然而那个骑着白狮的女子迎面飞跃而来，舒臂弯弓，只是一瞬，便完成了千百个弯弓放箭的姿式，无形的“箭”登时充斥了整个天地。似乎是双箭对击，那几百支射出去的雕翎青铜箭转瞬如同麦秆一般纷纷折断、跌落在地。

无形的箭在射断了长箭后，去势尤自未歇，继续击向那些紧急撤退的士兵。人一排排倒下去，呼号。那些被无形之箭所伤的人，各自的伤势却迥然不同：有些胸口皮开肉绽、发出焦糊的气味；有些却是脸色苍白，如同结了一层冰。半空的黄沙凝聚成一束，黄龙一般绞动。

无形气劲过处，那些普通士兵根本看不见、也来不及躲，纷纷惊呼惨叫。

然而就在那一瞬间，蓝色的光幕笼罩了城头。

公子舒夜霍然拔剑，一击迎风斩在虚空之中。白衣如同电光般穿行在飞沙里，手中利剑横封斜掠，尽往虚空里斩落。剑不过三尺，然而剑上发出的强烈剑气、却刹那间截断了半空纵横的无形之箭！剑尖和气劲对撞的刹那，光华四射，半空中的黄沙被猛烈地绞动，粒粒激射到了公子舒夜的白玉假面上。

“烈火鸣金箭？移形必杀箭？——好，好！弓上虽无箭，心中一箭可化万箭。”公子舒夜忽然放声大笑，神色复杂，“沙曼华，你终于练成了全套的无色之箭？难怪教王敢派你敦煌！”

跳丸般的白光霍然凝定了，白狮足踏女墙，停在城上低低嘶吼。白狮上的女子手指勾起了银弓之弦，却停在了那里，湛蓝色的眼睛一

瞬不瞬地看着他，似乎想看出白玉假面后的真容。半晌，终于迟疑着，开口询问：“你是谁？你似乎早就料到了我要来？还知道我的教名是沙曼华？……你又怎么知道无色之箭？”

“我是敦煌城主，”眼睛里有深深的冷笑，他收起了剑，定定看着那个女子，“不用想也知道教王会派你来：魔教在中原遭到朝野围剿、连昔日盟友南疆拜月教都袖手旁观，形势危急。而你们无法穿过敦煌去中原支援，连五明子都铍羽而归，总坛不得不派遣出三圣女了吧？教王他还有什么法子？总不能自己拿着圣火令来杀我——他已经老了，根本无法奔波数千里、穿过沙漠来敦煌向我挑战。”

顿了顿，公子舒夜继续冷笑：“而‘日月星’三圣女中，日圣女苏萨珊为波斯长公主，入教之时便发誓永远守护明教总坛；月圣女梅霓雅尚在回纥担任国教教母；那么这次来的、也只能是最年轻的星圣女沙曼华了。何况，三圣女中，也只有你在武学上造诣最高。”

“……”白狮上的女子显然愣住了，不料这个人教内了如指掌，“你怎么知道的？”

“我知道的事情，远多于你想象。”公子舒夜微笑起来，冷然回答，“我知道所有初际、中际和后际里发生的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都知道。”

“胡说，只有明尊才有如此力量。”沙曼华反驳，忽然微微诧异，“初际、中际和后际？噢，你也知道二宗三际、也懂我们明教的教义？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是公子舒夜。”城头上的白衣公子再度回答，“敦煌城主公子舒夜。”

“公子舒夜……公子舒夜……我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白狮上的女子微微沉吟，忽然觉得额角一跳，脑子里隐约开始疼痛。终于摇了摇头：“慈父派我东去中原，接替那儿死去的萧云鹤教主。他告诉我：敦煌城主是亵渎践踏明尊的恶人，而我，需用无色之箭将敦煌击破、东去中原，拯救那些被皇帝和正教围攻的教民。你为何非要与我明教为敌？”

“如果我不与你们魔教为敌、难道就放任你们东去流毒中原？让你们把更多的无辜孩子变成修罗场里的杀手，把更多无知的百姓变成子民？”公子舒夜长声大笑，眼里霍然有了极怒的意味，抬剑遥指城中火

刑架上的焦尸，“魔教还要害多少人？我恨不得把所有魔教教徒放到火上烤！包括你那个‘慈父’！”

“恶徒！”沙曼华眉头一蹙，手中无形之箭激射而出。

箭气将公子舒夜脸上的白玉面具一裂为七，然而他却动也不动。在面具迸裂的一刹那、他碧色的眼睛直视着银弓的沙曼华，一瞬不瞬，仿佛想抓住女子脸上那一刻的每一个神色。

然而，在面具乍然裂开的刹那，星圣女却没有丝毫的表情，只有凝神运气时的专注神色。白狮继续嘶吼着在城头跳跃，狮子上的女子弯弓放箭，无数气劲凌厉地呼啸而来，将他包围。而那一瞬间他仿佛失了神，居然站在风暴的核心里，连剑都忘了拔。

“公子！”城下那么多人里只有霍青雷看得出无形箭气的厉害，脱口惊呼，“拔剑！”

箭势尚未及身，然而箭风似乎将身侧的酷热空气都凝固成冰，千百道利气直刺周身，然而远远凝望那个飞跃于城头发箭的女子身影，公子舒夜只觉霍然有一支冰箭洞穿了他的心肺。那样无动于衷的、漠然凝神的脸——

竟然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他在敦煌等待了十年，而她居然什么都不记得了？！

“公子！公子！”城下的霍青雷急促地惊叫，“快拔剑！”

“公子拔剑！”将军的焦急感染了身侧士兵，所有城下的人一起惊呼，声音响彻了大漠，“公子拔剑！”

在四围利气逼射过来的最后一刹那，他忽然一声长啸，承影剑如同闪电腾起在城头。

七十四剑——她射了七十四箭，他便封了七十四剑，将每一缕箭气截断。她射箭之时，用了八种气劲，他便用了八种剑法将其一一击溃。那一袭白衣穿行在城头的漫天箭气里，腾挪之间犹如疾风闪电，居然丝毫没有伤到分毫。

最终，白狮停住了，不停地低吼，而白狮背上的女子控弦不发，震惊地望着他：“从来没有人能接得住我的箭。你究竟是谁？”她惊讶之极：“居然用了八种不同的剑法！”

“哈哈哈哈……看来你记性不好，眼力倒是不差。”公子舒夜忽然间大笑起来，看着远处沙曼华震惊的脸，冷睨，“你可猜得出我是哪一派？”

沙曼华蹙眉沉思，久久不答，忽然间收起了银弓，双手交叉胸前、如抱满月，缓缓作出了一个虚空拉弓的姿势。那一箭不比前面一轮密雨般的急射，动作极缓、气息绵长，然而不知道是不是幻觉、女子空空两手中居然隐约凝聚出了一道淡淡的银色！

那一箭射来，无形无质、公子舒夜却听得到黄沙被一粒粒击穿的声音——在极其短暂的一瞬，他看到城头十丈内所有的风沙都静止了。

月冰疾风箭？！无色之箭的最高境界！

公子舒夜猛然对着城下军士民众大喊：“退开！退开十丈！”

在霍青雷带领军队后撤的那一瞬间，他再度挥剑——用尽了全力，顾不上任何流派的花俏剑法，只发出了一剑！剑芒从剑尖吞吐而出、承影在他掌心发出久违的可怖怒吼，仿佛要辟开天地间的一切——而那一剑只是辟在沙尘凝定的虚空里。

轰然的白光从敦煌城头腾起，扩散，黄沙一瞬间飞溅开来，射向城下，那被箭气拦截的一粒粒细小砂子、居然仿佛一支支利箭，将那些正在退开的军士刺出满脸的血来！

白狮上的少女颓然松手，那一箭似乎耗尽了她的真气，她低头微微喘息，额角冒出了细密的汗珠。白狮也仿佛被那一箭的反挫之力所逼，往后倒退了几步，几乎从城头跌落。

那一边趁着城中这一刻的混乱，长老妙水已经带着那十几名教徒突围，穿过了东门奔入沙漠。此刻喘了口气，老妇抽空回顾城头战况，却也是一惊——一个照面、便已经拼得你死我活了么？而星圣女…居然处于下风？

明教内武学第一的星圣女沙曼华，居然出尽全力也无法击败那个敦煌城主？教王的担忧终于成真了：明教里，居然没有人能对付那个修罗场里叛出的小子！

难道，真的要向远在回纥的月圣女梅霓雅请求支援？

“铁马冰河？你用的内功心法是铁马冰河！”白狮上的沙曼华静默半晌，忽然脱口惊呼——在这样竭尽全力的交手一击中，任何人都无法隐瞒自己最本源的武学，然而、眼前这个敦煌城主使出的却居然是……！湛蓝色的眼睛里是不可思议的光，她怔怔看着城头持剑迎风的男子：“这是我们明教圣火令上的秘典！你怎么可能会？你、你难道是……”

“是啊，我是从修罗场里出来的。”公子舒夜忽然一笑，转腕收剑，“十年前。”

“修罗场？”那三个字让沙曼华忽然头痛欲裂，她下意识地用手按着脑后，喃喃，“大光明宫总坛里的修罗场？十年前……昆仑？”

“是。昆仑雪域。大光明宫。修罗场。”公子舒夜忽地微笑起来，那笑容却带着说不出的苦涩，“我和墨香离开那里后，一别十年，不想今日竟能有幸重见星圣女沙曼华。”

沙曼华看着他的笑笑容、隐约间居然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只觉得脑中三根金针蓦然直刺进来、一下子扎入了内心最深处。她陡然觉得窒息，用手按着后脑，感觉到秀发下血脉的搏动，眼神也开始有些动摇：“你、你说你是从修罗场里出来的？……为什么…我没见过你？”

公子舒夜又是一笑，眼色深沉，看着白狮上的女子苦痛地用手按着头颅，齿间透出微微的冷气：“真是可怜……是被金针封了脑么？你的慈父真是慈爱啊。”

因为剧痛，沙曼华的手在脑后摸索、按住了那三粒冷冷的坚硬金属——沿着发际中缝，百汇穴、玉枕穴、扶风穴上依次钉着三根长针，隐藏在秀发之下，赫然可怖。

那是她一切记忆的开始之处——自从她有记忆开始，头上便有这样的三根长针，将所有一切死死钉在空无的记忆里。少女时起，梳头的时候、象牙梳子就经常磕断在发下的钉子上，她曾对镜摸着发隙低呼，然而却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十年前……我应该才十六岁。我不记得那之前的事情。”她喃喃低语，头痛欲裂，“我认识你么？……在昆仑雪山的明教总坛？修罗场……修罗场。那可是教中培养杀手的地方啊！你、你难道是我教杀手？……可我为什么不认识你……”

“你大约已经不认得我了——可你的弓箭必然还认得我。”公子舒夜忽地笑起来，手臂一震、雪熊皮大氅无声落地，他回手点在自己的胸口正中，“你曾经一箭把我钉死在‘乐园’后山的绝壁之上——忘了么？”

手指点落的时候，衣襟散开。坚实如玉的胸口上，赫然有一个巨大的褐色伤疤！

“呀！”看到那个触目惊心的伤口，仿佛猛然受到强烈刺激，沙曼华脱口惊叫起来，手中的银弓跌落在城墙上，“啊，你！……这是、这是……啊啊啊！”

她忽然再也无法抑止地抱着头颅惊呼起来，片刻前那种飘逸淡定的风度荡然无存。

“飞光！飞光！”城下的长老妙水眼见城头形势不妙，此刻在城下断然开口，呼唤那只白狮，“快带圣女回来！”

被主人的失态惊吓，白狮一听到长老的召唤便一跃而下，如疾风闪电一样、掠回了城外，和那些明教教徒汇合。一行黄尘向着西方滚滚而去。

公子舒夜没有动，也制止了手下军队出城拦截，就让那一行人绝尘远去。

“墨香，如你所料、我终于又见到她了。虽然她已经不记得我。”望着消失在大漠里的明教人马，敦煌城主喃喃低呼着一个伙伴的名字，嘴角含着冷笑，“从修罗场里逃出的那一天，你就和我说：只要我扼守敦煌、抵制明教，终究有一天会再见到她。”

第三章 莺巢

白光笼罩城头的一瞬间，城下的百姓和军队什么都看不到，只听到了城头魔教女子最后失声的惊呼，然后听得大批明教教徒呼啸远去。所有人都面面相觑，不知道是不是城主击败了魔教——然而这次十几名明教教徒从大摊祭祀上被救走，却是无可辩驳的。

公子舒夜执掌敦煌近十年，铁腕雷霆之下、还从未有过这般丢脸的事情发生。

片刻之后，公子舒夜从城头缓步走下，面无表情地穿过密密麻麻的人群。霍青雷嘴唇动了动，终究忍住了没有问，只是一挥手，带领神武军随着公子回营。

北方袭来的冷风还在城中绞动，卷起黄沙万千。敦煌城里一片寂静，只有无数双眼睛随着白衣公子的身形移动。方才欢腾的气氛转瞬消失，所有客商、百姓和舞姬歌女都瑟缩着躲回了房中，生怕这个喜怒无常的城主在受挫后会爆发出可怕的怒气。

连自幼就跟随公子舒夜的霍青雷都有些忐忑。然而，公子舒夜脸上似依旧带了一个面具，只是毫无表情地走向城中心那金壁辉煌的府邸，一路没有说一句话。

“绿姬还没回来么？”在踏入府邸的一瞬间，公子舒夜忽然头也不回地问。

霍青雷一惊，脱口回答：“是。”顿了顿，又道：“属下立刻派人去找她回来！”

“不用。”公子舒夜忽地一笑，“由她去。还能跑出我手心去？”

“是。”霍青雷听得那般语气，微微觉得有些胆寒，想了半天，终于道，“公子莫要责怪她……她或许是…或许是在府里待得太久了，所以忍不住跑出去……”

“哈哈。”公子舒夜忽然大笑，吓了下属一跳。他在朱门前霍然回头，失声笑：“老雷，不要担心，我不会对她如何——你不用吞吞吐吐地为她求情。”顿了顿，抬手抚摩着朱门上镏金的兽头，敦煌城主深碧色的眼睛里忽然闪过一丝冷光：“我知道你喜欢绿姬。或许，等这次事情过去后，我可以把她赐给你。”

“公子！”霍青雷一惊，黝黑的脸居然也红了一下，立刻跪下，“多谢城主。”

“不要高兴的太早。”公子舒夜抬手推开了大门，沉重的朱门发出悠缓低哑的声音，“那个女人，也已经不是你记忆中的那个小丫头了。”

霍青雷讷讷不知所对——他是看着绿姬长大的。那时候他不过是老城主的一个门客的孩子，而绿姬是府里从波斯商人手里买来的一个女奴，入府的时候不过八岁。她善良温柔、聪明伶俐，才半年就习惯了汉人的生活，十三岁上做了前任城主夫人的贴身侍女，得到了瑶华夫人的提携和看顾，学琴学舞，竟像小姐也似的供了起来。后来，不知她从那里学来了巫卜之术，凡有所言无不灵验，惊动敦煌上下。后来连老城主都极相信她的占卜，每次有难以决断的事情，便要她来打上一卦。

而除此之外，她也不过是个弱女子而已，公子何必这样危言耸听？

霍青雷抓了抓头发，跟着公子步入了府邸。候门如海深，重重院落似乎看不到底。

高氏为敦煌城主有将近百年，历代经营下来、这府邸规模更是惊人的庞大，占地百顷有余，居中堆山布林，曲折百变。即便是霍青雷这样自小在府里长大的门客，三十余年来所走过的、也不过是府邸的十之二三罢了。

“今天跟我去‘莺巢’罢。”忽然间，他听到公子舒夜走在前面说了一句，然后径自向重重院落中走去，进入了那座名为“千叠嶂”的假山。

霍青雷猛一听此言，不禁又吃了一惊。今日要去莺巢？

这条假山中的密洞是通往莺巢的，那是历代城主建起用来蓄积姬妾女伎的享乐所在。

敦煌位于丝路要冲，商贸兴旺，百姓富庶，来自各方的驼队和商人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历代敦煌城主更是富可敌国，百年积累下来，敦煌城主在声色享乐方面甚至比长安的中原皇帝更胜一筹。

而莺巢，便是历任城主投入巨大财力物力、营造出的秘密温柔乡，只供个人穷奢极欲地享用。只有极少数时候，为了炫耀财富、敦煌城主会邀请极少数的客人前去莺巢做客。

那些有幸去过莺巢的客人回来都有如梦寐，说自己从极乐之国返回。

在那些客人的描述里，那是一个琉璃宝石铸成的世界，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里面随处点缀着金瑜石、珊瑚、琥珀、玛瑙、真珠、琉璃，有黄金八宝树，翡翠碧玉泉，泉里浸着珍珠、涌出的都是甘美的酒，林间有永不凋谢的宝石花朵，在泉水树林之间，无数珍奇鸟儿歌唱、见所未见的异兽徜徉。泉边、林间、迷楼里，来往的都是美丽的少女和英俊的童子，来自于波斯、天竺、贵霜等不同的国度，发如黄金肤白如玉，用湛蓝或碧绿色的眼睛对每个来客微笑、温柔地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

客人们的叙述大致雷同，然而细节上却各有出入、似乎每个人在那里都有些神智迷离的感觉。但总而言之，那是一个“极乐世界”，超出凡人想象力的穷奢极欲的乐园。而自从公子舒夜成为敦煌城主后，更是投入了空前的金钱和人力，让莺巢极尽奢华。

霍青雷跟随公子舒夜多年，屡次出入莺巢。但在这样惊人的豪华温柔乡里，即使生性粗犷坚忍如他，也不得不感叹人世竟有如此穷奢极欲的所在。

而今日明教大举来犯，夺走了十几名俘虏，公子居然还有心思去莺巢寻欢作乐？

—

入暮的时候，他已经陪着公子舒夜在莺巢的迷楼里用晚膳。

一色洁白的玉石铺满了整个房间，帘子上的珍珠一颗颗都有龙眼大小，珠光照亮了内室，根本无需烛火。绝世的美人在此被当作丫鬟使用，在鱼贯端上了十八个银盘后便静静退了下去。桌上银盘里盛着的、是霍青雷这种粗人一辈子没有见过的珍馐，他只勉强认出其中一种似乎是烂熟的熊掌，而另一种则是巨大的比目鱼。

“尝尝看这个，”公子舒夜将犀角筷子点在比目鱼上，笑，“这是日前洛阳来的客商带来的礼物、据说一路用海水养着，竟活着带入了敦

煌。”

将东海的比目鱼活着带入敦煌？风沙里长大的霍青雷压抑不住好奇心，提起筷子尝了一口，入口之鲜美让他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做的还可以……烧这次晚膳的是我从长安请回的厨子，据说以前是大内尚膳监主管。”公子舒夜浅浅尝了一口，便搁下了筷子，执杯微笑，“那人本来不喜欢来沙漠里，可我许了他十倍重金，又命人割下了他一只耳朵扔到锅里，他便肯了。”

“公子！”嘴里的食物陡然难以下咽，霍青雷讷讷的看着这个喜怒无常的年轻城主。

怎么会变成这样……十三岁那一次失踪于昆仑雪山后，归来的公子舒夜身上有了可怕而深远的变化，那样优雅仪态下弥漫出的危险气质，让每个接近他的人无不心怀忐忑。

旁边的舞姬在跳着胡旋舞。那个有着蜜色皮肤的年轻胡姬穿着紧身舞衣，裸露着小蛮腰和肩臂，急速地在三尺见方的地毯上旋转着，纵横腾踏、而两足终不出毯子边缘。眉目斜飞，眼波灵动，满身的纓络相互撞击、发出如流水般不断绝的叮咚声。旁边一排十二位乐师，手持曲颈琵琶、五弦、笙、笛、排箫和箏箜，合奏着龟兹乐曲《拓枝》。

美人如玉，歌舞彻夜。枝头花蔓袅，金樽酒不空。旖旎靡艳的气息流荡在空气中，在这个梦境般的销金窟、温柔乡里，各种欲望催得人昏昏然如饮醇酒。

“老雷，要不要尝一下这个？”用过了晚膳，公子舒夜斜靠在软榻上，拿出了一只碧玉小瓶，悠然问了一句——在他手指间的，是一粒豌豆大小的淡绿色药丸，发出淡淡的清香。

不知道已经是第几次受到这个邀请了，然而霍青雷依然警惕地摇了摇头，如往日那样回答：“我没病，不需要吃药。”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他只知道公子随身带着的这种药，十年来几乎每一天都要服用。服用后这种奇怪的药后，就会有片刻的低迷恍惚，呼吸低沉悠缓，仿佛沉入了仙境，脸上出现恍惚的欢喜神情、旁人对他说说话、似乎充耳不闻。

“真是固执的家伙啊……这种滋味不尝一下，一辈子都会遗憾。”公子舒夜将一粒药丸弹到面前的酒杯中，立时化开。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闭上眼睛长长叹了口气：“老雷，你活了三十多年，相信有极乐世界么？相信有天国么？——所有答案都在这杯中。吃了极乐丹，你就能看到彼岸天国。”

药力发作得很快，短短几句话到了尾声时已经低迷下去，公子舒夜原本白皙的脸霍然间褪尽了血色，更是苍白。他猛地往铺满了雪貂皮的榻子上一躺，眼神涣散开来。

“极乐丹？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终于忍不住，霍青雷叫了起来，“公子你一直在服什么药？！如果你身体不舒服，应该找城里的大夫来看，怎么吃这种古怪的东西？”

“它是什么？它是天上的玉露琼浆，仙人瑶池会上的甘露……”公子舒夜闭着眼睛，唇角忽然露出一丝笑意，“这是大麻精啊……此外还有天竺的阿芙蓉、波斯的迷迭香、苗疆的曼陀罗……这种种草药混和成了这药丸。可以为你打开人间未见的乐园之门……你若试过了它的魔力，便能看到一切你所想要的东西……你便会相信……极乐世界的存在……”

声音到了最后，已经渐渐低迷。

然而霍青雷却惊得跳了起来，脱口：“你说什么？阿芙蓉？曼陀螺？那些不都是毒草么！让人迷失神智、产生幻境的妖花！公子，你、你服的居然是这样的迷药？！”

然而公子舒夜已经不再回答他。苍白英俊的敦煌城主静静躺在胡榻上，雪貂裘覆满了他的身子，将他埋入了厚厚的白色绒毛中。周围的声乐舞蹈还在继续，华丽旖旎，宝石的辉光闪烁在莺巢的每一个角落。公子舒夜沉沉浅睡，呼吸慢慢由急促变得舒缓。

忽然间他睁开了眼睛，眼神却迷离恍惚。细细看去，原本深碧色的瞳孔忽然间扩大了，散漫而没有焦点。然后公子舒夜动作缓慢地坐了起来，微笑着，脸上那种奇异的欢喜和不可捉摸的愉悦、让原本惊怒交集的霍青雷都一时胆怯，不敢直言。公子舒夜对着虚空微笑起来，仿佛眼前缓缓打开了无比绚丽美丽的天国大门。

绝色的舞姬还在回旋起舞，蜜色的肌肤在珠光下发出诱人的色泽，佩戴的缨络珠玉叮咚不绝，舞姿越发美丽动人起来。

“唉……”忽然间，神色恍惚的公子舒夜从胸臆中吐出长叹，坐在胡榻上、微微张开了双臂。得到了允许，美丽的舞姬一个旋舞、便顺势倒入了他怀中，蜜色的双臂柔软地缠上了他的腰，仰头送上了饱满丰润的红唇。

乐曲也已经从《拓枝》转成了香艳奢靡的《春莺啭》。

霍青雷本来想跳起来问个究竟，然而看到如此情境也只有连忙退出，一行舞姬簇拥着他离开，最后一个舞姬在金兽里添了一把苏合香，顺手阖上了门。

药力让一切都变得虚幻而缥缈，所有都按照着他心里最盼望的样子浮现出来，包括眼前女子的模样——当人不能得到某些东西的时候，唯一的选择、便是尽力不要忘记吧？

然而，她却已经将他遗忘……他在敦煌等了十年，等来的居然就这样一个什么都忘记了人？她为何要忘记？自愿的，抑或是被迫？

“沙曼华……”忽然间，神色恍惚的公子嘴里吐出了这样一句低低的问话，双手却抱紧了那个绝色的舞姬，将她放倒在铺满了雪貂皮的胡榻上，扯开了她脖子上的缨络和红绫的抹胸，将头埋入胜雪的肌肤中，喃喃，“沙曼华……你终于回来了么？”

舞姬似是见惯了主人服药后这般恍惚的样子，只管温柔至极的爱抚着，褪去了外面的长衫。

胸口正中、那个褐色的巨大疤痕赫然入目。舞姬轻轻吻了上去。

—

第二天拂晓的时候，推开了身侧尚自娇慵沉睡的美人，敦煌城主披衣出去。外面沙风凛冽，黄尘笼罩了全城，天色刚刚透亮。然而霍青雷已经在外面等待了多时，似乎一夜未睡。

“怎么这么早起来？”显然已经忘记了昨夜迷醉时候的事情，公子舒夜挑着剑眉调侃，神态又回复到了一贯的冷冽决断，“难道侍寝的美人没侍候周到？”

话音未落，重重的一拳击在他胸口，几乎把他震飞了出去。

“高舒夜，你他妈的是个疯子！”霍青雷的脸都黑了，压抑着的怒气终于爆发出来，几乎忘了主仆之分、直喝城主的名字，“你一直都服

用迷药？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那种东西一旦上瘾根本无法戒除！你他妈的想找死么？”

“啊？……我昨天告诉你那是迷药了？”那一拳的惊骇让公子舒夜也正经了起来，忽然喃喃苦笑，“我真是变得多话了……自从她来了以后。”

“她？”霍青雷怔了一下，陡然明白过来，“昨日来的那个明教女子？”

“沙曼华……沙曼华。”公子舒夜喃喃叹了口气，转过头去看着他秘密的王国，“这些年来，我一直都等着她回到我面前，然后——”他的手指穿过散落的前襟，点在自己胸口正中的巨大疤痕上：“然后，如十年前那样、一箭射穿这里。”

“什么？”霍青雷脱口惊呼，“你十年前垂死而归，就是被这个妖女所害？”

“是的。”公子舒夜微微点头，唇角浮起一丝琢磨不透的笑，看着西方尽头漫漫黄沙和隐约可见的巍峨雪山，“那时候，我和墨香从大光明宫出逃、翻越昆仑的雪山绝壁……她在崖下弯弓，一连对我射了十三箭。最后一箭射穿了我的胸口，把我钉在冰川绝壁之上。”

“十三箭……”想起昨日在城上看到那女子箭法之惊人，霍青雷倒吸了一口冷气。迟疑着，终于忍不住问：“那么说来，公子的确是去了昆仑雪山？如今一身绝技也是从那里学来的罢？可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服用这种迷药的？也是那时候？”

“呵呵。”公子舒夜用手拍着白玉栏杆，但笑不语，却似含了无限心事。

“公子，那五年里……你到底在昆仑雪山遇上了什么？”霍青雷并不是个多话的人，然而压抑了十年的好奇心终于忍不住。

“遇到了仙境。”忽然间，公子舒夜大笑起来。

“仙境？”霍青雷吃了一惊，“昆仑雪山飞鸟难度，人迹绝踪，如何有仙境？”

公子舒夜摇头，微微笑：“你进入过昆仑的最深之处么？如何知道那里会没有人迹？我告诉你：在昆仑雪域的极高之处，万丈绝壁之上，便是明教总坛大光明宫的所在！”

“大光明宫？”霍青雷脱口，想起了这个正在中原遭到打击的教派——明教总坛大光明宫、真的在雪域绝顶之上？那么明教教主，那个让西域诸国闻声颤栗的“慈父”、“教王”，也居住在昆仑雪山？

“是啊……这就是为什么明教历任教主、也被西域诸国称为‘山中老人’的原因。”提到那个名字，连公子舒夜那般飞扬凌厉的人都沉静下来，用一种淡淡的语气，“你也应该听过西域一代流传的山中老人的传说吧？”

霍青雷默默点头，眼神也敬畏慎重起来。怎么可能没听过呢？虽然昆仑雪山在敦煌以西几千里，然而丝路上的商队依然带来了那些惊人的传说——

传说，在极西尽头昆仑的某一座险峰上，有着一座世外桃源般的宫殿，称为大光明宫。那是明教的总坛，历任教王都在那里接见下属分坛的教民。同时，那里也培养出了一批批令人闻风丧胆的杀手。西域那些小国家的国君对那位老人无不敬畏有加——因为他控制着庞大可怕的杀戮力量，若西域那些小国家里哪个敢压制明教、不敬明尊，便立刻派出刺客刺杀该国的国君。

二十多年前，前任回纥可汗原本抵制明教，结果壮年的他就在某个夜里莫名其妙死去，他的弟弟继承了王位。新可汗一上任就宣布立明教为国教，并派最钟爱的长女梅霓雅前往大光明宫，做明教的三圣女之一。得到回纥支持的明教势力大增、一时间在西域更为兴旺，甚至通过丝绸之路、把势力渗透到了中原。

那是明教势力极盛之时，然而不知为何、近十年来明教在西域的活动忽然减少，威慑力也大不如前。即便像公子这样在敦煌大肆灭教，大光明宫也一直未能采取真正有效凌厉的手段，只是派了一两位刺客前来行刺，而公子没有费多少力气就将其一一化解。

想到这里，霍青雷不由摇头喃喃：“大光明宫派出的杀手也不过如此……那些西域国家的武士，定然是个个武学不精，才会被刺客取去了国主人头。”

“你以为那几个来敦煌的杀手、便代表了大光明宫的刺杀水准？”公子舒夜忽地笑了，隐约有不屑和傲然的神采，转过头看着霍青雷，“要知道，大光明宫总坛里训练杀手的地方，叫做修罗场。修罗场里，那些杀手按照能力高低，被分成‘三界’：六畜界、生死界和光明

界——那几个来敦煌的刺客，如果不是六畜界的废物、最多也只是生死界的新手罢了！真正达到‘光明界’程度的杀手、只怕他们十年后还没有培养出来吧？”

霍青雷一惊，却不敢再问下去：公子对于魔教大光明宫内部、竟然如此熟悉？

仿佛看出了下属的疑虑，公子舒夜微微笑了笑，不知为何、今夜说起这些隐秘往事来，却丝毫没有隐瞒的意思，负手叹息了一声：“十五年前我刚到大光明宫时，便是个命如草芥的六畜界杀手——和墨香那小子一样。”

“墨香？”十年来，已经断断续续在公子的自言自语中听到了这个名字，霍青雷脱口。或许只有心腹如他，才知道那个叫做“墨香”的人，是公子平生唯一的“朋友”。

而一边的白衣公子凭栏而望，满目金碧珠光中、眼神却是如此寂寥，如同他的追忆。

那一场被重重冰雪覆盖在皑皑昆仑的往事，他从未对人讲述过

第四章 极乐天国

十五年前，被送到大光明宫的时候，他才只有十三岁。

命运中第一个大劫猝及不妨地来临，穿越黄沙瀚海、被带往昆仑绝顶的途中，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差点冻毙。那个时候，同行一个穿着破烂、面带菜色的孩子默不作声地一路照顾着他，不仅在沙漠里分出食物饮水来给生病的他、到了雪山上，更是把唯一的一件破棉袄拆了，扯了一半棉絮出来塞在他衣襟里。

便在那颠沛流离的雪山之行中，他结识了这个一生的刎颈之交。那个孩子没有名字，据说是回纥可汗献给教王的三百名少年奴隶之一。

一直到后来，那个孩子成为修罗场第一高手、被教王赐予了“墨魂”之后，才顺带着有了自己的名字：墨香。

他们这两个新来的孩子，刚到大光明宫时、按例被投入了六畜界。六畜界，那是一些没有任何武艺的孩子被训练为杀手的起步之处，人命在此贱如牲畜。虽然里面一开始人数庞杂，可因为惊人的淘汰率、最后能活下来的却寥寥可数。学艺的考验是近乎残酷的：每两个月、便有一次正式对决，而每一次对决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因为六畜界里鼓励新杀手相互之间的暗杀行为，训练之余，每个人都无论在休息、饮食、沐浴的时候，都不敢有丝毫大意。因为只要一个不防备、随时都有被同伴杀死的危险！

谁都不敢信任旁人、谁都不敢放松警惕、谁都不会忘记抓紧一切机会杀死同伴。

每个人都是埋头苦练，只求尽快提高自己的武艺和暗杀技能，每个人都在孤军奋斗。然而，整个六畜界里面依然有一对杀手成了挚友：那就是他和墨香。——他们一起切磋技艺、轮流提防着外人，他们相互倚靠着、渡过了六畜界最初一年的严酷淘汰。

一年后，最初进入六畜界的近千名少年中、只有寥寥二十多位活着进入了生死界。那其中便有他和墨香。

他们以全胜的战绩、一起并肩从修罗场的六畜界杀出。

十四岁时，他开始了在生死界的第一场对决，十招之内便斩下了对手的人头，获得了掌管生死界的“五明子”的赞赏，赐予了他护身的天蚕衣，并开始传授对他圣火令上的武功。尽管一直挣扎在生死之间，在看到那样精妙武功的时候，少年的他还是惊喜万分。

在沐浴时，他忍不住向同伴透露了这个喜讯。然而同伴听了，只是不动声色地告诉他：他也已经获赐了天蚕衣，而且早在一个月之前已经开始修习圣火令上武功。

那一刻，第一次输给别人的挫折感让他深觉屈辱和愤怒，好胜之心油然而起。

那之后，仿佛就有无形的手在推动着两个少年不停往前急奔：他们以连自己都惊讶的勤奋来修炼着圣火令上的武功，进境惊人的迅速。那种动力、不仅仅来自在残酷的杀戮中生存下去的信念，更是为了心中那一点不服输的少年意气。那，似乎便是他们在那般恶劣艰苦环境下、挣扎求生的唯一力量。

他们的优秀震动了整个生死界，甚至连高高在上的教王都听说了两位少年杀手的名字，以慈父的名义赐下了两柄剑：“墨魂”赐予那个无名少年，而“承影”则赐给了他。应剑而名，那个无名少年终于有了名字。接受赐剑的两个少年联袂向着玉座上的教王单膝下跪，然后彼此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那样单纯温暖的笑容刺痛了每个明教教徒的眼睛：在修罗场里，这样的笑容已经不知道有多久没有出现了——

那一瞬间，一边遥遥望着的三圣女中，最小的一个美丽少女也忍不住微笑了一下。那周身焕发出淡淡柔光的女孩有着漆黑的齐肩长发，额上勒着丝绦，上面镶着闪光的石头。宝石下，她的眼睛亮如星辰，和旁边两位圣女的端庄死寂截然不同。

然而，玉座上随之而来的命令，却是：生死界的最后一场对决，由舒夜对墨香！

“什么？那个教王真是疯子！”听到这里，霍青雷忍不住脱口惊呼，“为什么要你们两个一决生死？那不是白白折损了一名精英？”

公子舒夜笑起来了，眼里有冷然的光，吐出一口气：“是啊，当时我也不明白。直到后来……我知道了一些世情人心，才明白教王的用

意：就是我们最后的笑、让教王起了警惕之心。他不能容得修罗场里有这样‘朋友’、不能容得杀人武器有自己的感情。他生怕有朝一日我们两人会联手造反，便要提前在我和墨香之间割出一道裂缝来！”

霍青雷悚然不语。许久，才低声问：“最后...是公子你杀了墨香？”——既然直至今日、公子还活着站在这里，那么那一战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公子舒夜扬眉笑了起来，带着傲然和自豪：“不，我和墨香、联手杀了监场的长老妙风。”

进入比武场的每一对杀手、只有一个能活着出来——明教建立百年来，修罗场的优胜劣汰规则就是如此，从无例外。然而，十三年前那一对惊世少年改写了修罗场的历史。

大门重新打开的时候，两个少年杀手居然并肩走出！联剑携手，睥睨着大光明宫所有人。墨香把手上提着的人头扔向玉座，血污狼藉：地上滚落的，居然是监场的妙风的头颅！

包括三圣女五明子在内，所有观战的大光明宫教徒都发出了低低的惊呼！

“我们可以为教王去刺杀任何人，可绝不杀自己的兄弟！”两位少年并肩而立，两把长剑上都滴着血，他们两人也已经伤痕累累。然而眼睛里都有战意和杀气如烈火燃烧，宛如被逼到了绝境的两只小兽，不顾一切地想要开始反扑所有威胁到他们生存的人。所有大光明宫里的长老和使者长身立起、杀意重重地围住了这两位少年。

然而，在这样一触即发的杀机中，三圣女中最小的圣女脱口：“不要！”满座的惊诧中，星圣女转身跪下：“慈父，请您看在他们的才能上，饶恕他们的不敬吧！”

玉座上那个影子长久地沉默，审视着这两位已能杀死五明子的新锐杀手，仿佛有些举棋不定。令人窒息的肃杀氛围中，两位少年紧紧握着剑背向而立、随时随地准备和所有人拼命。在气氛紧张到无法忍受的刹那、玉座上的人忽地笑了。教王的手抬起，点向修罗场里两个满身是血的少年：“一起进入光明界吧。”

那一瞬间，他和墨香重重舒了一口气，感激地看向那名为他们求情的小圣女。

在到了昆仑的第三年上，他和墨香一起进入了光明界。这里是修罗场里杀手们的最高境界：超出六畜与生死两界，得大光明。那是多年苦练终于出头的象征，严酷的淘汰中，只有极少数杀手能活着进入光明界。而同一批来到大光明宫的三四百名少年里，只有十个孩子还活着——活着的，都成为了大光明宫顶尖的杀手精英。

而负责光明界的，便是日月星三圣女。

日圣女苏萨珊是波斯王的女儿，有着高高的额头，湛蓝色的眼睛，长发如金子一样闪耀，表情苍白而严肃。她执掌了光明界的教义谕示，每日给少年杀手们讲述教义，用各种方法不厌其烦地反复告诉这些少年：只有明尊是唯一的主宰，只有把生命和心灵奉献给明尊的教徒才能在死后进入天国乐园、得享无边无际的快乐。。

月圣女梅霓雅是回纥的公主，由于回纥在西域的霸主地位，她的身份在教中也极为显赫。她直接从教王那儿接受指令，统领着一群杀手精英、安排一场场震惊西域的刺杀。那个回纥公主有着男人也难以企及的决断老辣手段，做事周密，步步为营，深得教王信任。

最小的星圣女沙曼华、便是那一日在圣殿比武中，出声为他们两人求情的少女。

据说那个女孩来自于遥远的苗疆拜月教，原本是教里的神女，她的名字也来自于拜月教里的圣花：曼珠沙华。拜月教被中原武林和明教并称为两大魔教，几年前和大光明宫结盟，为了表示诚意便派出了教中侍月神女前来昆仑雪域。于是，这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女身上、便兼具了明教和拜月教两派最精深的武学。

她出身远不如两位姐姐高贵，年纪也小了五六岁，在他和墨香进入光明界的时候，她还不过是个十三岁的女孩，稚气未脱、身段也尚未长成。然而让所有杀手吃惊的是、这位最小的圣女，负责的却是整个光明界的武学讲授！

第一次技击教授中，银弓金箭的少女展现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武艺，一连十箭将十位新锐杀手的衣角钉住，震慑了新到光明界一千少年。然后，那个稚气未脱的少女，就这样有些调皮又有些骄傲地、骑在白狮上对他们微笑：“都给我叫师傅！”

多少年以后，经历了无数的梦醒和梦破，他依然能记起十五岁时第一次看到沙曼华的那种震惊。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女子呢？

就像一场触手即碎的梦，半空翩然而落的雪。

或许年纪尚幼、或许因为自小专心于武学，星圣女沙曼华完全不同于她的两个姐姐、甚至和整个大光明宫里的人都截然不同。出身于拜月教的她、并不是非常虔诚于明尊教义，而考虑到她同时信奉着的月神、教王也没有勉强。她还是个孩子——在她的眼里还能看到欢跃纯真的笑容，温暖而真诚的关切，并不象前面六畜界和生死界的教官那般无情冷酷。她对于一帮少年杀手倾心力地指点，偶尔、也会严厉地命令他们抓紧练习，可督促他们的理由却是：“如果你们不想下一次任务里送命的话，就给我现在咬牙练！”

——如沐春风。经历了六畜界命如草芥、生死界残酷搏杀的生涯，进入光明界的杀手们第一次遇到这样温暖的对待，无不心底里感激莫名。

很多年后，成为敦煌城主的他想：或许这也是教王的巧妙安排？让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杀戮气息的美丽少女来掌管光明界，便一举将那些杀手们死心塌地的降服。

然而在那个时候，他只是同其他伙伴一样在心底偷偷仰慕着那个小圣女。

他远远凝望她在光明界比武场上腾挪飞掠的身姿，记住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微笑，甚至她走过的每一寸土地，触摸过的每一件东西，偷偷亲吻她投在墙上的影子，魂不守舍。

“哈哈.....很癫狂吧？”叙述的人忽然大笑起来，转头看着听得入神的霍青雷：“老雷，你想象不出来我那时候走火入魔的样子吧？”

霍青雷尴尬地摇摇头——城主少年英俊，权势金钱更是样样不缺，在女色头上也放纵，莺巢里畜养了无数各国美女。然而这么多年来、他从未看过城主对任何一个女子真正留心过，甚至年纪不小了、公子舒夜依旧没有丝毫娶妻室的念头，看上去似是冷面冷心的浪荡子。

“连我都想象不出自己那时候的样子。”公子舒夜披着长衣，在白玉栏杆上屈指击节，冷笑，“可那时候我才十六岁，又是处于那样卑微的地位，你想象不出那时候我的心情。我真的是癫了一样的爱她！——大约人总要经历这样的癫狂，一辈子里，一次或两次。比如绿姬之于你，比如沙曼华之于我。”

霍青雷不敢接口，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那时候我整天魂不守舍，武学也停滞不前。结果在一次行动中、墨香那小子为我救差点挂掉。他事后警告我：如果你再这样下去，你很快就足以害死我了。”公子舒夜眼神霍然雪亮，锐气寒光又冒了出来，“我自己可以不要命，却不能无视兄弟的血！那之后我就静心学武，每次都不敢看沙曼华的脸，只是牢牢记住她的话，回来埋头苦练。”

“两个月后，我赶上了墨香的进度。沙曼华一直称赞我和墨香是光明界里最优秀的杀手。”公子舒夜苦笑，“然而我和她一动手，依然完全不行。沙曼华那时候还小，只是觉得诧异——于是给我额外加小灶。那一加就加了两年，一直到我十七岁，还是在她手下走不过二十招，而且是越来越差，几乎不堪一击……可是另一方面、无论多艰巨危险的任务，我无不完成的干脆利落。这让她越来越惊诧。”

“呵呵……”霍青雷忍不住笑了起来，然而才笑了一声勉强闭嘴，生怕公子变脸。

然而公子舒夜只是微笑，仿佛回忆那一段时间的经历、让他的心变得从未有过的平静温暖：“就这样过了三年，沙曼华渐渐长大，越发美丽。她不再惊诧于我的失常，似乎随着年纪的长大也自然而然地明白了，对我也越来越亲切。那时，我和墨香已成为杀手里的顶尖人物，为了让我们更加信奉明尊、日圣女苏萨珊开始对我们描绘天国乐园的景象，说将生命和灵魂都奉献给明尊的人、死后将飞升入彼岸的极乐之土，那里有人所想要的一切。”

“极乐之土？”霍青雷一惊，脸色慎重起来——公子终于讲到了关键！

“对，极乐之土。那时候我们是不相信真的会有乐园的——然而有一日苏萨珊在带领我们在圣火前默祷，然后递给我们一杯酒，说喝下去便能看到真正的天国乐园。我们立刻喝了，然后——”公子舒夜脸色忽地苍白，看着莺巢里的一切，喃喃，“极乐之土的大门，果然在我们眼前缓缓打开。”

只是一个恍惚，他们便从严酷冰冷的昆仑雪域来到了繁花簇拥的天国乐园。

那儿的一切都让无意闯入的少年们震惊：那是怎样一个琉璃宝石铸成的世界啊！黄金八宝树，翡翠碧玉泉，到处流淌着甘美的酒、醇香的奶、芬芳的蜜，林间有永不凋谢的宝石花朵，在泉水树林之间，无数珍奇鸟儿歌唱、见所未见的异兽徜徉。泉边、林间、迷楼里，来往的都是美丽的少女和英俊的童子，向每一个来客微笑，温柔地满足他们每一个要求。

经历了极端艰苦训练的少年杀手们心醉神迷，立刻沉浸于极乐之中。

唯有他依然是有些迟疑的，或许出身世家从小也看惯了奢靡场景，所以他并未如同伙伴那样立刻沉迷在狂欢中。他东张西望、总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真实——然而，怀里是绝色少女温软的胴体，手里是羊羔美酒，甚至半月前任务中受伤的后背都完全感觉不到痛苦了。这奇迹般的一切、又怎么会是凡间可以做到的呢？

那是天国——确实存在的天国乐园。这就是明尊许给他们的极乐之地，只要是明尊的忠实臣民、就可以在其中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旁边同来的伙伴都已经迫不及待地拥着美女去寻欢了，连墨香都不知所终，只有他依然恍惚：如果乐园里能有任何想要的东西，为何...却看不到她呢？他魂牵梦萦的沙曼华！

他神智恍惚，怀里的美女却热情如火，投怀送报，用火热的红唇和灵巧的十指撩拨起少年多年苦修中压抑着的欲望。他很快就觉得热血沸腾，将脑里那一丝丝疑问都驱逐殆尽——反正只是做梦.....他何苦还要多想什么？

他燥热难捺地将那个蛇一样的美女按倒，动作生硬而粗鲁。而那个美女毫不介意，媚笑着抬足勾住他的腰，将身体贴近他。然而那一瞬间，他忽然感应到了什么，霍然抬头——前方密密的曼陀罗花里簌簌一声轻响，一双眼睛瞬地消失了，悄无声迹。

但他还是认出她来了！只是那么一望，他如沸的血都冷了下去。是她！她看见了.....她看见了！

他立刻跳起来，发疯般地追上去，然而曼陀罗花后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似乎离开得太急，一缕发丝被勾在了藤蔓上，迎风飘逸。他忘了自己是怎样失魂落魄地回来，坐在那儿不停喝酒，最后暴怒地将那个

献媚的美人一拳打飞了出去。那是沙曼华...躲在曼陀罗花后面看着他的、是沙曼华！

她只看了他一眼，然而那双眼睛里的神色他一生都不能忘记。那里面蕴含了多少第一次流露出的感情：失望、愤怒、悲哀.....以及爱恋。那是一个虚幻的天国之梦，唯独那个眼神却是真实得刻骨铭心。

刹那间，所有乐园的锦绣繁华在他眼里都成了灰烬，那些娇笑着的美人、金壁辉煌的宫殿、随处可见的珍禽异兽变得毫无吸引力。他只是闷头喝着酒，不知不觉中神智又开始昏沉过去。

等到他清醒的时候，已经是在那个寒冷而黑暗的房间内，粗砺的床板磕痛他的骨，昨日吃剩的一角饼还在床头，背后的伤口里渗出了血。生存，依旧如以往那样的严酷和艰难。什么都没有改变。

旁边的床榻上，是十名先后醒来的同伴，个个眼里还带着迷醉的懵懂，脸色潮红。

所有人眼里都出现了失落——看着现实里简陋的居所，想起昨夜梦里看到的天国乐园、旖旎美景，杀手们各自回忆着各自的美梦，纷纷议论。最后每个人都说，如果能回到那个天国乐园里去，并且永远呆在那里，那么真是死也值了！

在这个时候，日圣女出现了。苏萨珊脸色庄严地告诉每一个人：这一次你们在梦里看到了天国乐园，应该相信它的存在了吧？它是每一个教徒的魂归之所，只要为明教尽力，死后便能前往乐园，永远享受那样的欢乐。

所有人都欢呼起来，只有他沉默着、眼里有隐秘的怀疑。他的手指探入怀里，摸到了那一缕秀发。那是他从那个“乐园”里带回的唯一真实的东西——此后，那缕秀发一直被他珍藏在怀中，直那一日到随着她的利箭、被射碎在胸臆的血肉中。

第二天他在比武场上见到了沙曼华，刹那他的心里涌出了无数话想和她说，然而却不知道从何说起，又怕旁边有杀手听了去，只是讷讷无语。沙曼华的脸色却不同平日，眼里也少了以往天真亮丽的光，看着他的眼神里甚至有些阴郁愤怒。和她比试时，他照旧手忙脚乱、一败涂地，可这次星圣女却出乎意料地不容情，连下重手、几乎把他打得吐血。

旁边的同伴看得心惊，只有墨香在一边看着，嘴角露出一丝捉摸不定的微笑。

“不要再喝苏萨珊给你的酒。”在最后一次把他打飞出去之时，他听到沙曼华咬着牙低低说了一句，“不然我打断你的脊梁骨！”

他自知理亏，毫不还手。心里想着一切都完了，她看到了。

然而在扶着他回房休息的时候，他最好的朋友压低了声音：“傻小子，星圣女喜欢上你了——你昨日去了天国风流快活，她今日便打翻了醋坛子。”

一向聪明的他这才回过神来，忍不住纵声大叫，惊得旁边所有杀手回顾。

“哦，我知道了——你们一定是到了一个和莺巢一样的秘密花园。”听到这里，霍青雷那样的粗人也明白过来了，煞风景地提前点破了谜题，“那个什么日圣女给你们喝的，应该就是这种叫极乐丹的迷药吧？”

“呵呵。是啊。那是‘慈父’对我们的慈爱——极乐丹是以大麻精加入曼陀罗、迷迭香等东西配成。只要人服用下去、就会感觉不到自身肉体上的伤痛，只觉得极度恍惚欢乐。”公子舒夜冷笑起来，看着外头自己所有的黄金琉璃世界，喃喃，“我听了沙曼华的嘱咐、再也没有喝下迷药，只是假寐。我清醒地看到苏萨珊带着人进来，将迷醉不醒的同伴抬起，五到十人一组地抬入秘密花园。”

迷药产生的幻觉将所有美化，变得不真实：感官变得敏锐、伤口疼痛消失，身体飘飘然如入仙境。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安逸、如此甜蜜、如此令人迷恋，让所有人都沉醉不醒，纵情狂欢——只是三到五次这样的体验，迷药和天国的梦幻就征服了所有人。光明界里杀手们再也不怀疑明尊的力量，不怀疑天国乐园的存在，虔诚无比地跪倒在教王玉座前。他们离不开那样的美梦，更离不开那样的药物。

慈父只是许给了少年们一个美轮美奂的梦，就收买了他们的灵魂。

那些才十几岁的杀手视教王为明尊在人间崇高无上的化身，将他的每一句话当成神谕，他们再也不畏惧死亡、轻贱自己的生命——想着死后就能回归于那个乐园，甚至把死亡当作一件盼望已久的事情，

因此在每一次刺杀中奋不顾身，在失败或被捕之前毫不犹豫地自尽，死去的时候脸上尤自带着微笑。

那样的死士让西域所有国家都惊骇不已，不敢轻易违背明教的任何意愿。

而此刻敦煌城的秘密花园里，想象着无数少年面带微笑就死的景象，霍青雷却禁不住地怒意上涌，脱口骂：“好恶毒！这不是骗去人命么？幸亏公子没有被蒙蔽——公子就是明白了这个真相后、才不顾生死地逃出来的吧？”

然而公子舒夜摇了摇头，沉默许久，终于道：“我是为了沙曼华才逃出来的。”

霍青雷不解地看着他。公子舒夜抬手抚摩着胸口那个伤痕，静静道：“我不怕修罗场。那时候我们相爱……只要有她在、地狱也变成了乐园——然而我接到的任务越来越危险，沙曼华总是担心我会在下一次行动中死去；而我变得顾惜性命、下手也不如以往绝决凌厉。若不是墨香暗中救助、我只怕早死了好几次。”

长长叹了口气，仿佛回忆起了当年的情事，公子舒夜喃喃：“沙曼华每日担惊受怕、日渐忧郁消瘦——她本是拜月教的人，对明教忠心有限。于是最后决定，随我离开大光明宫。她偷偷告诉我：穿过后山那个乐园、有一条绝密的小道可攀上昆仑的万仞绝壁，通往外界。翻过了绝顶，便是广漠。”

“她要和公子一起逃走？”霍青雷这才吃了一惊。

公子舒夜微笑点头，显然多年后依然对沙曼华那时的决定感到欣慰不已，继续道：“我们约好在九月初九的子夜时分，一起逃回敦煌去。这事情自然极端机密，我只告诉了墨香一人——他是我兄弟，我不能扔下他，我想要他和我们一起逃离。然而，出乎意料的、他并没有答应。”

“没有答应？”忍不住，霍青雷惊讶地问了一句，“后来呢？”

话一问出，他随即住口，因为公子胸口的伤痕回答了一切。

她没有和他一起逃出来……公子被缚在奔马背上驰入敦煌时，胸口贯穿着她的金箭。送他归来的那个人不曾现身，只在马头上用刀鲜血淋漓地刻下“公子舒夜”四个字。

那边，美姬膝行着上前，柔声禀告早膳已经准备完毕。

第五章 公子连城

公子舒夜轻轻吐出一口气，没有再说下去。他将肩头披着的雪狐裘拂落，转头跟着美姬进入厅堂。那里早已陈列好了金杯玉盏，珍馐美食，然而年轻的敦煌城主坐在盛大的宴席前、品尝着媲美大内的早膳，却双眉紧蹙。

霍青雷小心翼翼地在他身侧坐下，沉默的气氛令人食不知味。原来公子如此痛恨明教，便是因为这样——因为在修罗场里经历过那样生不如死的日子，所以他再也不愿让明教继续扩张，去中原荼毒更多的人吧？他不愿让更多少年成为他一样的杀手吧？

错金小刀切割着羊羔腿肉，忽然间霍青雷听到了有扑簌声穿过重帘直飞进来，他还来不及抬头，眼前金光一闪、公子舒夜头也不抬地掷出了手里的金错刀，直掠信鸽的右腿。细绳准确地断裂，白玉管子不偏不倚地掉落在公子左手心。

无暇的白玉上，赫然刻着一个“墨”字。

霍青雷立刻认出这是多年来公子经常接到的同一个人的密报。这十年来，每当月末，来自东方的信鸽便会带来秘密的消息，直接飞入绝密的莺巢，落入公子的手中。

应该是公子的那个生死之交：墨香，多年来一直和公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吧？

然而即使深得公子信任如他，也不曾听公子说起过墨香其人——只在方才片刻前的回忆里，他才知道那个“墨”字的主人，原来是十年前和公子在昆仑一起出生入死过的同伴。

公子这样的人……能把一个人当作“朋友”，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吧？

看到公子舒夜拆看密信，他立刻想避席退出，然而公子竖起手掌表示不用。展开信笺看了许久，公子舒夜眉间神色阴晴不定。忽然推席而起，问左右侍从：“绿姬可曾回来？”

其中一个美姬立刻低头上来回禀：“禀城主，绿姬已回来了。”

“她是何时返回的？”公子舒夜面无表情，继续问。

“昨夜三更时分。”美姬有些变色，怯怯地回答，“臣妾已经训斥过她。”

霍青雷一听他提到绿姬，也有些忐忑。

“真有意思……居然还敢回来？”公子舒夜忽地低低笑了起来，眼神邪魅，忽地拉起了霍青雷，“你是不是想她了？来，我们一起去看看她。”

霍青雷只道公子动怒，正待开口求情，却被公子舒夜不耐烦地拉了起来：“走走走！别别扭扭干什么？跟我来，看她又准备玩什么把戏！”

旁边的美姬见惯了公子喜怒无常的表情，此刻纷纷悚然静默地退到了一边。

曲折徘徊，从莺巢走到假山洞口居然似穿越了千山万水，幽明晦暗。霍青雷只觉这几日公子大大不同往常，却说不出到底哪里不同。他自幼便是高氏家臣，懂事起便跟随嫡长子公子舒夜，忠心耿耿，将公子敬为天人，不敢问半句多余的话。

走到洞口，公子舒夜出乎意料地顿住了脚，长久地凝视着某处，神色变幻。

“公子？”霍青雷忍不住低声提醒，顺着公子的眼光看向外面，陡然也是倒抽了一口冷气——广场上！敦煌城中心，那个昨日才进行过大摊仪式的广场上，居然整整齐齐地停了二十口棺材！昨日杀的那些明教教徒尸体已经不见了，显然已经被人收敛。

何人如此大胆？居然敢忤逆城主的意愿！

旁边有许多百姓商人远远看着，议论纷纷，然而居中广场上只有一个葛衫少年。

“老雷……”忽然间，霍青雷听到公子长长叹了口气，他手心里蓦然多了一件东西，是一枚银色的小钥匙，“这个，你帮我保管着——如果有一天我不再回到敦煌，你记住一定要把这件东西交给新的城主。”

“什么？”霍青雷大吃一惊，抬头看着忽发惊人之言的公子舒夜。

“不要多问，记住我的话就是了。”白衣公子忽地回过头，对着忠心的下属微微一笑，“你将会有新的主公——敦煌，或许会变得不一样。”

不等下属回过神来，公子舒夜拂袖而去，沿着石径匆匆走过。

瑶华楼依然是幽暗破旧的。色彩黯淡的帘幕垂挂着，织满了蛛网，冬季即将到来，风从破碎的纸窗之间透过来，发出类似低泣的声音。

敦煌的城主府邸里，这本是最华美的一座楼，当初老城主为了取悦新夫人瑶华，特意用了南海的檀香巨木和蓝田的白玉筑成了这座小楼。然而自从瑶华夫人暴卒之后，这座楼便一直空置着，里面只幽禁了一个女人：瑶华夫人的贴身侍女绿姬。

公子舒夜带着霍青雷，在穿过了十八重帘幕后才看到了那个女人。

被幽禁了十年，原本美丽的少女转眼成了年过三十的妇人，虽然瑶华楼里一切都没有变，然而额上密密的细纹、鬓间隐约的白发，悄然显示着岁月的无情流逝。看到城主进来，那个绿衣女子甚至没有抬头看一眼，依旧专注地拨弄着手中的东西，忽然往地上一洒。

霍青雷蓦然认出绿姬手里抓着的，是一把用来占卜的蓍草。

“哈哈哈哈哈！”紧紧盯着地上散落的蓍草，绿姬蓦然爆发出了大笑，抬头看着公子舒夜，一字一句，“大凶。你该死了……你终于到了该死的时候了！”

“绿姬！”霍青雷连忙阻止这个女子的无礼言语，生怕公子动怒。

然而公子舒夜却是毫不动容地站在原地，冷冷看着地上那几支横七竖八散落的蓍草，他并不懂巫卜之术，然而对着女巫的冷笑，他只是伸出脚尖，随意地踢乱了那些蓍草，然后脚尖加力，轻轻一碾、转瞬成为齑粉。

“所谓命如草芥，大约就是如此了。”昏暗的楼里，公子舒夜忽地微笑起来，“绿姬，我知道自从瑶华夫人对你恩重如山，她死后你就恨我入骨——但可惜，我的命由我不由天。”

那种睥睨的冷嘲让女子神经质的大笑霍然而止，绿姬恨恨盯着公子舒夜，忽地嘎声道：“连城回来了。”女子的笑声尖利而狂喜，惊起一群寒鸟簌簌。霍青雷猛然觉得陌生——十年没有见到绿姬了……眼前这个幽怨恶毒的妇人，真的就是当年那个灵慧的小侍女么？

“你回到府里来，就是为了和我说这些么？”公子舒夜却是不动声色，“连城他已经在广场上收敛完了尸体，快到门口了，你不出去接你恩人的儿子么？”

那样不惊轻尘的语气，再度让绿姬怔住。

“你真让我失望……”公子舒夜忽地叹了口气，摇摇头，“我以为你回府中必有深意，却不料你只是想来恶毒宣泄一番罢了。”他转过头去，对着看呆了的霍青雷摇摇头：“你看到了吧？老雷？你的小丫头早已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女人……所以我多次劝你早点死心算了，你却心心念念非她不娶。真是个蠢材。”

他拂袖离去，把一楼的幽暗留给了那两个人。

听得公子舒夜最后那句话，绿姬的眼睛闪烁了一下，抬起目光注视着站在门口的戎装将军，忽然间仿佛不敢直视，低下了头去。

小霍，小霍，怎么能忘记呢？在刚被买进来的时候，孤苦无助的女奴就得到了虎头虎脑少年的照顾。他是门客的孩子，敦煌高氏的家臣。他们肩并着肩长大。家臣和侍女，草鞋配草鞋，门当户对。那时候尽管卑微、少年时光却是绚烂的，瑶华夫人一直说，如果她到了十八岁，就求老城主准了婚事，像嫁女儿那样把她嫁给霍青雷。

然而，十八岁那一年……权谋的漩涡将她吞没。夫人死了。她的景况也一落千丈，从此生活在压抑的仇恨中。

“绿儿，你真的……变得好多。”霍青雷搓着手，不知说什么好，看着面前苍老的妇人的脸，只觉痛心不已，“何苦呢？夫人虽然对你好，可也死了十年了。你还那么恨公子？”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什么！”绿姬猛然尖叫起来，将手上残余的蓍草掷向他的脸，“我没有母亲，只有夫人对我好，她就是我亲娘！高舒夜那个畜生、居然怂恿老城主缢死夫人，又把连城公子送去当质子——我不看着他死绝不闭眼！”

霍青雷沉默。十年前，当公子返回敦煌时、的确手段毒辣了些，这一点无可否认。

“不过，现在好了……嘿嘿，”绿姬的声音低了下去，冷笑，“我就知道连城公子福大命大，在帝都那种地方，也会有贵人相助。现在他带着帝都的旨意回来了——要接替高舒夜当上新的城主了！”

霍青雷猛然变色——新城主？帝都的旨意？

“小霍，如果连城公子回来了，你应该高兴才是。”绿姬的脸藏在暗影里，眼波却是幽亮的，仿佛藏着夜的妖魔，“连城已经答允了我们的事，只要你带着神武军……”

“住口！”霍青雷忽然一声暴喝，震得楼中粉尘簌簌而落，将军眼里有盛怒的光，狠狠盯着绿姬，“你要我叛了城主？你要我替你们杀了舒夜，是不是？做梦！我霍青雷是这种人？你不会背叛瑶华夫人，我也不会负了公子舒夜！”

绿姬眼睛霍然雪亮，冷然：“可连城有帝都旨意，即将成为新任城主！你待若何？”

霍青雷怔住了，半晌，这个直肠子的汉子才道：“不知道，反正我唯城主命令是从。他要我做什么，我提着脑袋也帮他做了！”

“高舒夜何等样人？他经营敦煌多年，绝不会轻易让出权柄的。”绿姬咬着牙低声喃喃，抬头盯着霍青雷，“小霍，如果他让你去杀连城，你也一定去杀，尽管连城他也是老城主的骨血——是不是？”

霍青雷咬着牙，嘴边的两条肌肉鼓起来，面目显得狰狞可怖。然而迟疑一刹，还是缓缓点了一下头。

“说我愚忠，你难道不也是？”绿姬冷笑起来，“那好，那好……各为其主便是了！”

敦煌城里弥漫着冬季即将到来的冷风，黄沙打在窗纸和墙壁上，簌簌有声。人脸裸露在风里片刻便会觉得刺心的疼痛，因此大街上行人多匆匆而过。然而稀疏的人流、在穿过城中心那个黄土夯实的广场旁时、都不由自主地停滞了，渐渐凝聚了起来。

广场上一字排着二十口胡杨木的棺材，在肃杀的沙风里泛着幽冷的光。

所有观看的人都远远退让开来，掩着嘴悄悄议论，震惊于居然有人敢忤逆城主的意思、为明教教徒收敛尸体。那个穿着葛衫的少年似乎刚远道而来，尤自满面风沙，然而一入城看到被处斩的无头尸体横陈于广场的惨况，二话不说便立刻去买了二十口棺材，也不管禁令，径自上前收敛了这些尸体。

旁边神武军的士兵喝令劝阻，然而那个葛衫少年出示了什么东西，军队便立刻退下。领头的变了脸色、匆匆往城主府邸里赶去，却在半路碰上了公子舒夜。

“城主！”跑得气息平匍，那个神武军校尉单膝跪地，神色紧张，“禀告城主，二公子……二公子连城……返回敦煌！”

“哦。”然而公子舒夜只是淡淡应了一声，并不惊讶。

他走到广场边缘，静默地看着十年未见的葛衫少年——他唯一的兄弟。

虽然被所有人孤立，可那个千里归来的少年有着健康明亮的气息，眼睛里虽然带着愤怒和悲悯，却没有一丝一毫的阴暗。嘴角紧紧抿着，脸色严肃，手握着腰间的刀，用刀柄敲击着钉子，将最后一口棺材钉好。

这就是连城？那一瞬间他有些恍惚，突如其来的莫名失望击中了他。

和他想象的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去的时候是十一岁的孩子，归来的是二十一岁的少年男子。帝都当质子的十年该是怎么过来的呢？身处在权力阴谋的漩涡中心，苟且求生。可经历了那样的十年，归来的连城怎么会是这样？眼前这个少年，和他想象的竟然完全不一样。

“二弟！”再也忍不住，公子舒夜失态地脱口。

少年霍然回头，看到了那个轻裘缓带、带着黑豹紫金冠的贵公子，脸色一变。他只是冷淡地把手从棺木上放下，冷冷开口：“高舒夜。我回来了。”

然后，他环顾了一下周围，看着那些聚拢的民众和商贾，另一只手探入怀中，抽出来的时候已经握着一卷玄黄色的绢，展开，高高举起：“帝都有旨——”

所有百姓和商贾看到那种代表至高无上的颜色，立刻下意识地匍匐。然而，广场另一端的白衣公子并未有丝毫举动。

“敦煌城主高氏舒夜，奢侈淫逸、暴虐苛酷，即刻免除其敦煌城主、安西大将军之位。”读着帝都诏书上的语句，连城看着不动声色的

公子舒夜，声音极缓慢，生怕对方猝然发难，手离腰间的佩剑只有半尺，“其弟连城继任敦煌城主，并袭高氏一切爵位。钦此。”

然而等他读完了，广场那一端的白衣公子依然丝毫不动，既不跪下领旨，也不一声下令让神武军擒拿——只是嘴角噙着捉摸不定的笑意，看着归来的弟弟。

帝都的旨意宣布完了，然而满地匍匐的百姓和商贾却没有敢回应一个字。

十年来，公子舒夜统治敦煌的铁腕人尽皆知，虽然敦煌向帝都称臣，然而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区区一道圣旨的力量，却万万抵不上城主的十万神武军。所以在公子舒夜保持着沉默不置可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出声。

寂静中，只有风在城中呼啸，带来北方雪山上的冷意，二十口棺材反射着冷寂的光。

“你同情这些魔教教徒？”公子舒夜终于开口了，问的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不恨明教？在长安十年，你居然不恨明教？”

连城一怔，冷笑：“我为什么要恨明教？我又不是你这种魔王，连妇孺老幼都杀！”

公子舒夜似是更惊，追问：“在长安十年，没人教你恨明教？”

“没有。我恨什么，不需要人教。”连城傲然，眼神明亮坦荡，“我不是明教教徒，也不是什么武林正派人士，但我看不得这般对手无寸铁教民的烧杀！你何其暴虐！”

公子舒夜忽然间似有些失神，竟然不语。

“高舒夜，这道圣旨，你是接也不接？！”连城不耐，厉声，举起手中圣旨。

公子舒夜抬头看着弟弟和他手中的黄绢，忽地大笑起来，声振古城。

“你笑什么？你反了，想藐视帝都旨意么？”连城怒，手按上了剑柄——早就想过高舒夜不会轻易就范，只怕要动武才行。

“连城，连城，你怎么还是如此天真……”公子舒夜冷然大笑，声如金玉，眉间尽是复杂的情绪，“你以为一人一剑孤身归来，拿着一卷

写着所谓‘旨意’的黄绢，便可从我手中要去十万神武军和这顶黑豹紫金冠么？”

大笑中，敦煌城主缓缓抬起一只手，做了个手势。

城头瞬间涌现了无数士兵，千百张劲弩对准了场中少年，而周围的神武军步兵更已刀剑出鞘，紧紧围了过来。连城看着这些装备精良、杀气腾腾的战士，脸有些苍白。他没有料到十年之后、舒夜居然将那支羸弱疲敝的驻军，训练成了如此精良的军队！

“连城，我的二弟，你知道我可有多么的失望……”公子舒夜苦笑起来，那种笑容竟然似出自真心，没有半丝讥讽，“我没有想到十年后你还是如此不长进，贸然就拿着一卷黄绢闯回了厉兵秣马的敦煌——帝都十年质子的磨难，竟然没有让你学会么？”

“学会什么？”连城紧绷着脸，问，手握上了佩剑。

“权谋！思虑！手腕！——游刃在政局、武力、人情、民意之间的平衡取舍能力！”公子舒夜看着归来的二弟，几乎是咬牙切齿地狠狠道，“你居然还是什么都不懂！和十年前那个孩子一模一样！我等了十年，等着你回来用各种手段从我这里夺去这一切——”

听得那样的话，紧绷着脸的少年也不禁一怔、看着自己的哥哥：“什么手段？”

“还要我教你？”公子舒夜仿佛气极反笑，“你难道不应该和帝都权贵结亲、然后借兵回城？难道不应该偷偷潜入、先和绿姬接应上？然后她下毒、你刺杀；或买通我的左右将士，不动声色置我于死地。然后再顺理成章的拿出圣旨，宣布继任敦煌城主！你和绿姬真让我失望……一个是单纯斗勇的白痴，另一个是空有怨毒的妇人，一点大事都当不了！”

这一串的话几乎是想也不想地从公子舒夜嘴里吐出，然而连城却是一脸茫然，听到最后脸上露出了鄙夷和愤怒的神情，冷笑起来：“为什么？我有帝都旨意，光明正大——为什么要偷偷摸摸？你不服抗旨，我尽可凭着手中尚方宝剑斩你于剑下，为何要使这些阴毒手段？”

公子舒夜似乎又怔住，看着弟弟磊落睥睨的脸，忽然苦笑起来：“怎么回事……你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他是怎么教你的？你到底是不是瑶华那个##生的儿子？”

一提及母亲，连城霍然变了脸色，怒喝一声拔出了剑，直刺过去：“高舒夜，我杀了你！”

然而他身形方一动，周围的神武军战士早已猝然发动。

看着那一袭葛衫没入了层层叠叠的盔甲兵刃中，兵器交击声响成一片，公子舒夜却只是不动。半晌，他微微阖了一下眼睛、吐了一口气，不再看被围攻的亲弟弟，负手回身。迎面遇到了闻声赶来的霍青雷，低声交代了一句：“莫要真的杀了他。”

便这样半步不停地擦肩离去。

霍青雷有点发呆，继而百感交集——毕竟是血脉相通的亲兄弟，虽然二公子归来立即夺权发难、但城主毕竟不想真的置其于死地吧？

第六章 夜宴

一弯冷月静静悬在大漠上空，将清冷的辉光洒落大地。远处祁连山的影子灰冷如铁线白描，风凌厉地劲吹着、入夜的大漠上寒冷彻骨，然而敦煌城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不同于中原尚有宵禁、丝绸古道上这一重镇，到了晚上反而分外繁华。各处的商队在此歇脚，将带来的货物金钱大肆挥洒在酒楼歌苑里，莺啼燕语、灯红酒绿，一片歌舞升平。

高城望断，暝色入高楼。美人楼上歌舞，昼夜不息。

虽然白日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敦煌城主竟似没事人一样，照样做长夜之饮，击盏高歌，左拥右抱。霍青雷奉命去追捕二公子连城，尚未返回，其余城中文武官员、看着高座上大笑狂饮的公子舒夜，个个面有踌躇之色，却噤嘴不敢言。

公子实在是一个可怕的人物，多年来他铁腕管束着敦煌这一丝路重镇，生活奢侈，对来往客商征收高额赋税，性情也多变阴枭，私下也有将领商贾口出怨言。但公子舒夜同时也是英明的城主，十年来厉兵秣马，整顿敦煌政务军务，修建水渠商驿，并带领神武军多次击退回纥吐蕃等虎视眈眈的西域国家挑衅，因此在丝绸之路上建立了威望。

如今一介黄口小儿从帝都单身归来，便说要取而代之，那岂不是笑谈？

只是敦煌毕竟名义上臣服于大胤，帝都旨意已下，而公子舒夜今日校场上拒不接旨，又动用神武军擒拿亲兄弟，事情已难善了，又不知城主将如何应对这次的局面？

这边舞姬一曲《兰陵王》刚结束，那边霍青雷入内，附耳轻声禀告。原来二公子连城已经被拿下，但三千铁甲中伤亡甚重，竟阵亡数十人，还有上百人需修养数日。

“伤了上百人么？到底不曾让我完全失望……可光凭着这点本事、要夺去敦煌还是不够啊！”公子舒夜忽地大笑起来，执着犀角篴敲击着银盘，高歌，“将军谈笑弯弓，秦王一怒击缶。天下谁与付吴钩？遍示群雄束手！昔时寇，尽王侯，空弦断翎何所求？”

歌声激越，宛如银河天流，无始无终。一座悚动，不知公子此刻内心喜怒，均执杯沉默。白衣公子居于高位，旁若无人地击盏高歌，怀中美人惊悚不知所为，僵硬着笑颜。

“公子。”只有霍青雷不惧，低声禀告，“属下已请二公子入府，该如何处置？”

“今年府库里的一百车金珠，是否打点完毕？”座上公子舒夜停下了手，霍然发问，却绕过了那个棘手的问题，侧头问一边司库的臣子，眼色冷肃。这是敦煌府里每年不成文的规矩了，每到年底将近，城主都要从府库里抽出十分之三的财物、收入自己府邸——而这笔数目庞大的金钱，竟没有人知道流向了何处。

公子舒夜以奢华享乐扬名于西域，很多商贾和百姓都猜测着、这些钱被他拿去充入了私囊，用在了莺巢那个秘密销金窟里。于是民间对敦煌城主腹诽的更多。

那个臣子原本就忐忑，此刻连忙滚落座位，俯身回答：“早就打点完毕！”

“那好，如往年那样放到府邸的后院里去，五日后有人来取。”公子舒夜吩咐下去，那一笔折合敦煌一年赋税三分之一的巨资、在他说来竟似无关痛痒。

司库官员诺诺而退，霍青雷也不问公子私自调用库房赋税挪去了哪里，只是继续低声询问：“如何处置二公子连城？”他加重了“二公子”三字，希望公子念在血脉份上、能对这个唯一的弟弟网开一面。

“关到瑶华楼里去罢，和绿姬那个疯女人一起。”公子舒夜握着金杯，双眉却紧蹙，眉一字一字，“既然他在帝都什么都没有学到，那么，就由我来亲自教导他！我自己来教这个白痴！我就不信他一辈子都这样！”

“公子？”霍青雷一惊，不明白公子如此的失望和愤怒由何而来——难道，公子是希望连城二公子更冷酷、更强硬、更有手腕？他是期待着自己的弟弟从帝都返回后，凭着本事从他手里夺去敦煌的控制权？

公子舒夜在高座上拥着美女高歌饮酒，放浪不羁。然而城主内心的真正想法、又有几个人能明白？有谁知道这个看似自信铁腕的年轻

城主，曾有过一段不见天日的杀手生涯，伴随着一生中的少年岁月。其中种种生死激变、爱恨荣辱，只怕不能为外人所知。

夜越发深了，高座上的白衣贵公子醉得不轻，兴致却越发高了。用犀角筷子敲着金杯瓷器，大声唱歌，催促着舞姬随着他的曲子跳，狎昵放荡，不堪入目。

旁边的文武官员已经坐不住，纷纷起身告退，公子舒夜看也不看，拂袖令他们退下。

子夜时分，满座的宾客里，只剩下霍青雷，在下首默默地看着高歌狂饮的城主——看着他大笑，起舞，断断续续唱着自制的曲子。歌哭相接中，即使敦厚如他、也感觉到了一种积压多年的绝望和激愤。

他忽然想起了白日里尚未说完的往事——最后，星圣女为什么没有和公子一起逃出大光明宫？公子说，在他沿着绝壁攀爬，试图离开昆仑绝顶的时候，那个少女在崖下张开银弓，一连射了十三箭！最后一箭，将他钉在了绝壁之上。

这到底是为什么？然而，他不敢问。如若公子不说，这样的问题，永远不会有人敢问。

—

“你还没走？”似乎终于尽兴了，耳边的歌声停了下来，公子舒夜大醉，踉跄地扶着舞姬往内室走，忽地看到了满座狼藉中按剑而坐的霍青雷。

“公子醉得厉害了，末将怕有什么意外。”霍青雷老老实实回答。

公子舒夜大笑起来，伸出手，用力拍拍心腹爱将的肩膀：“好好好，你居然没有被绿姬那个女人拉拢过去。是个男人！不然，你应该磨好了你的剑，趁着我大醉一剑砍下我人头来！——不过，你以为我真的醉了么？”满身酒渍的贵公子拍着霍青雷的肩，忽地轻声问，眼里的神色却亮如妖鬼，看得人悚然心惊。

“我这一生，只敢在一个人面前喝醉……什么叫做刎颈之交，你知道么？因为只有他要杀我，死在他手里我都认了。”公子舒夜一手扶着舞姬，一手在自己脖子上比了一下，踉跄大笑，“大好头颅，只送知己！——这便是刎颈之交！”

外面的月色很好，恍惚中如同满地水银。霍青雷隐隐有种不祥的感觉，公子这样的话，似乎已在回顾他的一生。

“是墨香？”他终于忍不住，接了一句。

公子舒夜身子一震，停下了脚步、抬头望着庭外冷霜一般的月光，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许久，他的声音有些迷惘，喃喃：“墨香？那是应剑而来的假名罢了……我都不知道他的真名是什么，就把他当成了兄弟……”

霍青雷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听着，他知道公子很少有这样的倾诉机会。

公子舒夜抬起头，看着半空的冷月，喃喃：“也就是这样的月夜啊……整个昆仑之巅到处流满了血！在和沙曼华逃走的时候，我都没有落下他。我告诉他那条秘道的位置，想让他和我们一起逃走——结果……呵呵，在九月初九的深夜，我没有等到沙曼华，却看到无数中原武林高手忽然间涌现在大光明宫里！那些人就是从那条秘道里下来的！”

霍青雷失声低呼——从那条秘道里下来的？那么就是说……

公子舒夜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带着一种多年后沉淀下来的、深不见底的沉郁：“不知道为何，那些中原武林人见人就杀、却独独不和我交手——后来，我才知道，墨香叮嘱过他们不要杀我。他不是什么无名奴隶，竟是中原武林派来明教总坛的卧底！我和他出生入死五年，竟从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那个时候，我是不是比连城更愚蠢呢？”

中原武林应该至今记得那一夜：七大门派突袭昆仑光明顶，修罗场杀手全军覆没，连教王都受了重伤——而前去的七大门派高手，不知为何竟也无一生还。公子舒夜回顾着血战往事，语气也转为萧瑟：“那一战之后，中原武林一派萧条，而魔教也一蹶不振。双方都偃旗息鼓，培养新的精锐。”

就在那样混乱的杀戮之夜，十八岁的他怔怔地站在后山那一条秘道上，眼里充满了绝望——他知道所爱的女子再也不会和他一起回归故乡了……沙曼华满身是血的杀出人群，看到了他。那种眼神……他至今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百口莫辩。那一刹他只想死了——或许死了才能证明他并不是墨香的同党，并不是中原派来的卧底？

公子舒夜叹息着，眼神慢慢变冷：“我万念俱灰，当时对外面一切都无知无觉。墨香拉着发怔的我，奔上了绝壁上那一条被称为‘天梯’的秘道。沙曼华愤恨不已、在崖下一连射了十三箭，被一一墨香挡开。但最后一箭，终于把我钉在绝壁之上，连我怀中那缕发丝，都在箭气中射得寸断、碎裂入血肉！——如果不是穿着天蚕衣护身，我当即便该死了。”

说到这里，公子舒夜抬起手按在胸口正中的伤口上，仿佛那处又剧烈疼痛起来。

“那时候我看到墨香一边攀爬，一边用剑削砍着天梯上可供落脚的隐秘木桩。我惊怖欲死：他竟是要断了这唯一的通路，让那些中原武林精英也死在昆仑绝顶！他被那些中原武林作为棋子和死间使用，一朝得了机会、却要翻过来葬送所有棋手！”公子舒夜的声音有些颤抖，忽然不说话了。显然当日的情形，依旧让他惊心动魄。

霍青雷亦听得变了脸色，却克制着自己不出一言。

公子舒夜用力按着自己胸口那处旧伤，仿佛那寸断的青丝依然蜿蜒在他胸臆的血脉里，纠缠着他的灵魂，让他无法呼吸。过了许久，当舞姬都在入夜的寒气里瑟瑟发抖的时候，公子舒夜抱住了美人，脸上有一种茫然的情绪：“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却看见墨香背着我、在万仞冰川上手脚并用地爬着。他的手上和脸上全是血口子，筋疲力尽……是他救了我。”

他的兄弟出卖了他。但在他伤重垂死的时候，却不肯丢下他独自逃生。墨香背着他从大光明宫逃出来，翻过雪山，穿越大漠……好几次他们都濒临绝境，墨香却始终不肯放下他不管，把仅有的食物都留给他，任他怎么辱骂也不肯离去，在大漠上找不到水源的时候，甚至割开手腕用自己的血来给他解渴！九死一生的东归路上，他又被墨香救了多少次？回到敦煌后，因为担心重伤归去的他会再度受到继母的毒害，墨香隐身于旁暗中保护、又替他挫败了多少次暗杀和阴谋？

他曾有过那样深切的求死之心，却因老父垂死的嘱托而暂缓：连城尚未成人。高氏一族守护敦煌多年、在没有合适继承人出现之前，他不能就此而不顾。

他对墨香也有过刻骨的仇恨憎恶，却终于还是崩溃在对方如此执着的守护和救赎之下。

“他说他当我是兄弟。但是他又说，他不得不出卖我。他只是一枚棋子，他的所有都掌握在那些棋手的手里。”公子舒夜忽地低头笑起来了，眼里忽然有了泪光，“那时候我原本恨极了他，但经过那样九死一生的一路，我终究原谅了他。”

“我明白墨香作为一枚棋子的苦衷——以他当时的地位身份，如此做法、已是最大程度上竭尽全力维护了我。这些年来，我依然当他是兄弟。”公子舒夜霍然回头看着霍青雷：“所以，如果有一日你‘不得不’离弃我，我必然也会原谅你。”

“公子！”霍青雷一惊，立刻单膝跪下，“属下绝不背叛公子！”

“无需发誓不背叛我……你要发誓不背叛敦煌。”公子舒夜的眼神重新冷醒，扶着舞姬往莺巢走去，喃喃，“你不仅仅只是高氏的家臣，更是敦煌的将军——你只要守护着这座城就是，不管它的主人是谁。”

霍青雷怔住，越发觉得公子语意不祥。然而公子舒夜已经扶着美人走远了。

一路走，满身酒气的公子忽然又高声长歌起来：“……从来成败一杯中。当时谁家女，顾盼有相逢。中间留连意，画楼几万重。十步杀一人，慷慨在秦宫。泠泠不肯弹，翩跹影惊鸿。奈何江山生倥偬，知己生死两峥嵘。宝刀歌哭弹指梦，云雨纵横覆手空。凭栏无语言，低昂漫三弄：问英雄、谁是英雄？”

—

高城上灯火通明，歌舞不绝。而城外寒风沙海里，却也有人唱着歌。

篝火噼噼啪啪地烧着，火舌一跳一跳，颤颤地映着人的脸。歌声也是颤颤的，领唱的是个十岁的卷发孩子，穿着白衣，跪在火前唱着波斯语的歌：“天地是飘摇的逆旅，昼夜是光阴的门户。多少帝王和荣华，在不多时又匆匆离去——来如流水，逝如风。”

孩子背后站着头戴金叶饰主教冠的圣女沙曼华，她穿着白色长袍，领口和前襟有一条深色宽边。身后所有明教的教徒均白衣白冠，袖手站立，面色悲戚地听着那个男孩用波斯语唱着古老的歌谣。这个少年伽亚是歌者，用歌声传播着明尊的教义，而此刻，是在为死难的教徒祈祷。

少年歌者遥望着远处灯火不息的高城，继续唱：“人说天宇是个覆盆，我们匍匐着在此生死。明尊是我慈父，领我同归彼岸乐土——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来兮，何所终！”

沙曼华静静听着少年伽亚的歌声，忽然间也有泪水滑落。她向着火堆跪倒，所有明教教徒跟随着圣女一起匍匐下去，跟着齐唱：“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来兮，何所终！”

生命消逝，也不过如此吧？愿明尊保佑那些死去的教徒，都将去往彼岸乐土。

“圣女，你会为我们报仇的，是么？”少年伽亚膝行着上前，亲吻沙曼华脚尖，抬起眼睛期待的望着至高无上的圣女。

她茫然的俯视着那个孩子，那双棕色的眼睛里居然聚集了如此多的仇恨和黑暗，让她不寒而栗。杀了那个敦煌城主？她甚至无法回答虔诚的教徒的话——一念及昨日城头交手的那个人，她脑子里就有隐约莫名的痛，令她无法呼吸。

“是的，星圣女定然会一箭击破敦煌，带领我们东去中原！”替她回答的是旁边的长老妙水。少年伽亚欢喜地连着亲吻圣女的脚，歌唱：“醒来呀，这敦煌城！太阳驱散了黑夜，暗夜从半空里逃遁。灿烂的金箭，射中了敦煌的高瓴；银弓金箭的圣女，带领我们东去！”

所有教徒都围着火堆跪下，虔诚地望着星圣女，跟随着伽亚诵唱诗篇。

然而，她却木然，只觉脑中的痛越发剧烈，几乎不能呼吸。长老妙水一直在一边关注着圣女的脸色，看到此刻她摇摇欲坠的表情，立刻将她远远地拉到了一边。老妇的脸色是关切而慈爱的——沙曼华从苗疆拜月教来到昆仑之时不过十岁，她便担当起了师傅的职责，一直将这个圣女当作自己的女儿，关爱无比。

沙曼华颓然坐倒在沙丘之上，捧着自己的头，忽然间压抑不住地叫了起来：“长老，我脑子里究竟怎么回事？那三根钉子……三根钉子把什么都钉住了！我想不起来……”

“是因为想不起以前所以心里疑虑，不敢下手，是么？”妙水眼里有怜悯的光——十年前那场变乱中、这个孩子吃了多少苦啊！到了如

今，即使金针封脑了还一样痛苦么？老妇叹了口气：“我知道，圣女一直对金针封脑之事耿耿于怀。”

“慈父为何要封住我的记忆？”沙曼华茫然问。

妙水脸色沉重，微微叹息了一声：“是圣女祈求慈父为你金针封脑的。”

“什么？”沙曼华霍然一惊，抬头，“我求慈父？我想要忘记什么？”

“忘记高舒夜出卖你——忘记你曾为了他背叛明尊——忘记因为一念之差带给教里多大的灾难。”沙漠里入夜寒冷彻骨，妙水的话语吐出来便凝结了寒气，老妇人眼里也有冷光，“你当年一连十三箭将舒夜钉在绝壁之上，回来便整整两年无法握弓——你跪在教王玉座下，祈求教王用金针替你封脑。慈父爱你，便答允了你。”

沙曼华茫然抬起头来，颅脑似要裂开。真的？真的是这样的么？

她只觉妙水说的字字句句都宛如一颗钉子，钉在内心深处，将什么坚硬的壁垒钉裂了一个口子——她忽然烦躁起来，不顾一切的把手伸向脑后，想拔出那三颗金针！

“住手！”妙水出手阻止，厉喝，“你自己乱动金针，拔出之时便是破颅之时！”

顿了顿，老妇看着面色苍白的星圣女，慈爱地叹了口气，似乎有些无可奈何：“莫要心急——教王说过，如果你无法胜任这次任务，便令月圣女接替你。我已派人去回纥通知月圣女，她不日将带领人马来敦煌支援。”

“二姐姐……”听到那个名字，眼前浮现出月圣女那张刚毅绝决的脸，沙曼华蓦然安静下来，“她也要来了？我真是没用啊，要劳动二姐从回纥赶来。”

月圣女梅霓雅，回纥的公主和教母，要带着修罗场黑衣杀手们向着敦煌而来了么？

第七章 鼎剑候

一直到公子舒夜回莺巢，霍青雷才回头向着拘禁二公子连城的地方走去。

考虑到他毕竟是城主的弟弟，又是帝都来的贵客，霍青雷只是点了他气海和双手穴道，并不对其镣铐加身。那个葛衫少年眼里依旧有不屈服的倔强，然而听说要带他前去母亲生前住过的瑶华楼时，便安静地站了起来，跟在霍青雷后面。

在接近那座幽闭小楼的时候，又听到了绿姬在里面的祝诵之声，声音低哑诡异。十年来，这个被幽禁的女子每夜都在楼里用巫术诅咒着城主，想要为主母复仇。

霍青雷听到那不似人声的咒语，忽然间打了个寒颤。旁边的连城二公子在进楼前忽然双膝跪倒在台阶上，对着黑洞洞的门里磕了三个头，眼神变得悲痛而仇恨。门内的墙壁上，悬挂着老城主传下的那一套盔甲。

他离开这座小楼已经十年。十年前，十一岁的他看着披头散发的母亲被神武军从里面拖出来，白绫紧紧绞着她的脖子。绿姬抱着他，捂住他的眼睛不让看，可他还是看到了：母亲原本艳丽雍容的脸上一片青紫，眼睛圆瞪，口舌间都是血。

而重伤初愈的长兄舒夜，就这样坐在软榻上冷冷看着，吩咐军士将被缢死的瑶华夫人放入棺木，等上两天，好和垂死的老城主一起下葬。

他挣脱了绿姬的手，冲过去撕咬着长兄，却被无数军士拉开。

新的敦煌城主冷冷看着这个十一岁的弟弟，忽然抬起手做了个手势——周围一片利刃出鞘的声音。然而公子舒夜只是摇了摇头，似是极疲倦地摆手：“不杀。送入帝都去。”

十一岁的他，就这样被送离了故土，远赴帝都长安，做了一个人质。

他看到过其他属国质子在帝都的遭遇：度日如年、如履薄冰，因为如若两国局势一有什么变动，那些质子的人头便首先被斩下来，放到金盘上被送回故土。而他那个阴枭多变的长兄高舒夜，心里只怕所

谋者也大吧？一旦舒夜不甘于只做敦煌城主，稍有异动，他在帝都便是人头不保。

若不是在帝都遇到贵人相助，十年来替他周旋一切、教导他提携他，他早该成了帝都激烈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罔论十年后还能带着帝都旨意返回故土。想着往昔种种，他眼睛里不由自主露出了深切的仇恨。

“你这种眼神是什么意思？”猛然间，旁边霍青雷冷笑起来，似是压不住多年的义愤，“公子对你够好了！不然十年前就该把你和你母亲一起杀了，以绝后患！”

高连城霍然回头，瞪着这个长兄的附庸爪牙，怒斥：“这个奴才，居然敢这样对我说话？不许辱及我母亲！你不过是我们高氏一个家臣！”

霍青雷冷笑：“你母亲？我告诉你，要杀你母亲的，是老城主！——你知不知道你那个好母亲做了什么？她在公子十三岁的时候，居然勾结明教妖孽想将他置于死地！在公子千辛万苦回来后，养伤时，她又一次次谋害——老城主知情后，就派人在自己去世前缢死了那个女人，才敢放心闭眼。”

“胡说！”连城因为震惊而提高了声音，怒斥，“胡说，我母亲从来连一只蚂蚁都不敢踩死！她怎么会杀舒夜？怎么会？”

霍青雷铁青着脸，拼着把家丑揭穿，“你去问问刘老侍卫，去问问张嬷嬷！府里老人们哪一个不知道！不过是为了高氏的面子，对外只说夫人暴卒罢了。公子对你也算仁至义尽了！换了别人，能容你活到今日？”

连城瞪着眼睛看霍青雷，只是不信，连连倒退：“我母亲不会杀人……不会杀人……她信佛，她从来不杀生！不信你问绿姬。”

倒退中，靴跟碰上了门槛，连城猛地一个踉跄。然而有人从门里扶住了他。

绿衣的女子不知何时已经到了门口，站在幽暗的阴影里扶住了少主人：“不错。二公子，夫人是个好人，她爱你至极，为你所谋更是尤恐未尽。”顿了顿，黑影里的绿姬注视着莺巢里的灯火，咬牙低声：“偏偏，有个人却挡了你一世的荣华富贵——夫人怎生容得他！”

连城霍然呆住，看着暗影里露出侧脸的女子——这是绿姨？童年时那个抱着他到处走，看西番人吞刀吐火、看商队驼铃，看长河落日的绿姨？十年不见，眼前这张刚过三十的女人的脸，竟然变得这般苍老可怕。他陡然觉得一阵陌生。

霍青雷凝视着绿姬日渐苍老怨毒的脸，眼睛里的光芒也转为沉痛。

“绿儿，何苦。”他忍不住再度开口劝说青梅竹马的女子，“你看，二公子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昔日的恩怨也就不要再提了——毕竟是骨肉啊！城主不会为难二公子，照样的同享富贵。我去求城主允许、娶你过门，大家好好的在敦煌生活下去，这不好么？”

那样诚恳朴实的话，从这个手握重兵的将军嘴里说出来，带着让人不得不相信的力量。

连城脸色依然苍白，似乎还未相信母亲昔年曾设计陷害了长兄。然而绿姬冷冷看着霍青雷，忽地笑了笑：“好啊，如果你担保高舒夜不加害小公子，我就嫁给你。”

“好！”霍青雷喜极，脱口答允，忍不住便上前一步拉住了绿姬的手。

绿姬微微挣扎了一下，便侧头向暗影里。女子的双手枯瘦如柴，冷而潮，神经质的不停颤抖着。然而隔了十年终于握住了这双手，霍青雷悲欣交集，久久不愿放开。

却没看到、侧头向着暗影里，女子眼里蓦然簌簌落下一行泪水：小霍，青梅竹马的我们、如今竟落到了这般谈交易般出售感情的地步了么？

深秋的敦煌城，重新又陷入了一贯的繁华和喧嚣。

驼队进进出出，各国商贾鱼贯而入，觐见城主，逢十抽一的高额赋税让他们暗自腹诽，却只有无奈地拿了盖过玉玺的过关文书出敦煌去，盼望到了目的地能卖出更好的价钱来。

公子舒夜依旧是这一方的生杀予夺的帝王，决定着古道上这一重镇的一切。他依旧如往常那样奢侈放浪，却同时也将城中的政务军务安排的井井有条。没有人敢破坏这如铁一般的秩序，更没有人敢问：前几日归来的二公子连城、如今又如何了？

瑶华楼里却是渐渐有了人气，不似以往死寂阴沉。

应该是取得了城主的认可，这几日霍青雷往瑶华楼里来得明显多了起来，脸上带着喜色。绿姬的神色却只是淡淡的，偶尔也顺着他说一会儿话，眼神却躲闪。霍青雷却很容易便满足，生怕她幽禁多年对外界不熟，喜滋滋地带着绿姬去四处看，内外不避忌。二公子整日在楼里叫着要见长兄，可公子舒夜醉醺醺的扶着舞姬过来了，连城对着这个飞扬跋扈的哥哥、却又说不出什么来，只是瞪着他看。

一连几日便这么过去了，仿佛城中开始结起了薄冰的坎儿井，表面上死水无波，底下却有暗流汹涌、急待破冰而出。

第四日上，霍青雷陪着绿姬吃了早膳，照旧去后院检视。

然而一入那个花木扶疏的巨大庭院，却发觉那停着的一百车金铉一夜之间无影无踪。他倒抽一口冷气，却并不太意外——十年来，每年十月初十，公子都吩咐下人把这笔巨大的财宝放在后院里，然后过了五天，月中之夜，这些车子就会秘密地消失。谁都不知去了何方。

然而，今日不过是十月十四，竟然这些车子就走了？为何比往年都提前了一天？

他有些担忧地想去请示城主，却意外地在莺巢外被挡住，侍卫尽管认得他、却依然坚决地说城主吩咐今日不见任何客人，也不许任何人进入莺巢一步。

霍青雷闷闷地回来，绿姬殷勤询问，他便说了今日的异常。绿姬笑着说他多心，公子在那个销金窟里风流快活几天不见人、也不是什么希罕事情。然而笑的时候，仿佛心里沉吟着什么，女子的眼神陡然掠过了狠厉的光，执起了酒壶殷勤劝酒。

那酒劲儿好大，霍青雷只喝了三杯，便觉得浑浑噩噩，不知不觉一头栽倒在桌上。

绿姬探头看了看里面，发现连城没有惊觉，便小心翼翼地从小霍青雷腰间解下了令牌和一串钥匙，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软泥来，将钥匙印了上去，逐一取模后，立刻将钥匙放回了霍青雷怀里。一切不过片刻间就做完了，绿姬看着醉酒的霍青雷笑了笑，眼神复杂——果然不出她所料：公子舒夜难对付、可他属下的这个愣头青，却是容易摆平。

她迅捷地做着这一切，忽地苦笑：如果小霍不是高舒夜的心腹该多好……这样，她也不用如此对他。然而世事逼人，到了如今境地，她若不抢先动手、连城便要和高舒夜杀了！

这几年她虽然蛰伏于敦煌城中，行动不得自由，可私下里却心细如发，打听整个城中一举一动。她隐约猜到公子舒夜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稳坐敦煌多年，大约是因为在朝廷中有势力相助——那每年一百车金铢的去处便是个哑谜。公子舒夜在大胤朝廷上，必有同党。

然而，她没有料到帝都的势力插手得如此之快。连城拿着圣旨返回敦煌才不到十日，帝都的人便跟着来了！

公子舒夜不杀连城，或许还是顾忌着圣旨的力量。而如今，帝都那个神秘人来到了敦煌，只怕公子舒夜得了臂助，便要即刻翻脸了罢？——她必须尽快想出方法来！不然少主就要死在高舒夜手里了。

连城是瑶华夫人留下的唯一血脉，她怎可坐视！

秘密的销金窟里，美人个个花容失色，看着公子舒夜一把掀翻酒席，厉声叫骂。

坐在对面的黑衣男子却是动也不动，看着一堆金杯玉盏砸碎在地上，嘴角噙着一丝饶有兴趣的微笑，斜觑着发怒的敦煌城主。手里小刀剔着指甲，意态悠闲。他头戴玉冠，身穿黑底龙纹的箭袖长袍，做工精致，竟然是王侯一级的服饰。

若是帝都长安的百姓，一看那袭黑底龙纹的袍子，便知道那是谁了——鼎剑候！

在大胤的四王之乱中，这位年轻候爷起于草莽，不知道从哪里得来了庞大的财力、组织起了一支军队，拥兵战于乱世。以“拥护皇上、清除内乱”为口号平定了天下，诛灭了四名作乱的藩王。内乱平息后，朝廷王室衰微，鼎剑候便已经成了大胤当今皇帝最信任的人，特允他可在玄衣上织龙纹，以示恩宠。连帝都那些高高在上的宗室子女，都以能结交上这位平民出身的年轻候爷、称其一声“爷”为荣。而这位候爷封号为“鼎剑”，据说人如其名、也是手眼通天，上至九鼎至尊、下至刀剑江湖，都能呼风唤雨。

这一次几大正教联合上书、请求朝廷下令剿灭明教，他便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然而此刻，这位只手便能翻云覆雨的人物、却秘密离开了帝都，悄然出现在遥远敦煌城的秘密销金窟里，坐在那儿听凭别人厉叱怒骂。左顾右盼中，忽地看到了桌上那个碧玉小瓶子，不由眉头一皱，收入了袖中：“怎么还在吃这种东西？想死就去死的干脆点！我没收了。”

公子舒夜却正暴跳如雷，完全失去了平日里超然冷澈的气度，正对着那心不在焉的人怒骂：“墨香你十年来他妈的都做了些什么？每年收我那么多钱，却送回给我这样一个白痴！”

仿佛怒到了极处，忽然间他一反手、一道寒光便掠了出去——公子要杀人！美姬吓得失声大叫，铮然金铁交击中，承影剑架在了来客颈外一尺处。

黑衣的鼎剑候手里多了一柄墨色的长剑，在瞬间封住了公子舒夜的那一剑。

“啧啧，毕竟是你弟弟，怎么能骂白痴呢？”鼎剑候有些惫懒地笑起来，手腕转动，剑身不停轻震，在一瞬间挡住了七剑，一边尚自有余力曼声回答，“虽然...他在我们看起来的确很白痴.....白痴得就像.....”

最后一剑。火星迸射。执剑相交的两名男子各退了三步，竟是不分伯仲。

“白痴得就像十年前的你！”鼎剑候喘了一口气，恶狠狠扔下一句话来，“所以你看他不顺眼是吧？”

公子舒夜同样狠狠逼视着对方，然而那句话如同利剑一般刺中了他，竟不能答。半晌，他愤然将承影剑往地上一扔，怒：“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敦煌城主！我当你是兄弟，才对你予取予求、把连城托付给你照顾——可你竟把他教成了一个白痴！”

“我干吗要把他教成合格的城主？”鼎剑候懒懒道，看着同伴，“敦煌的城主，是你。”

公子舒夜仿佛要说什么，终究沉默。片刻，终于只是挥了挥手，令那些美姬退下，方才转过身来低声问：“今日不过十月十四，你竟亲自来取那一百车金铢？你轻易离不得帝都，忽然赶来，莫不是那边政局有变？”

“谁希罕那一百车金铢？政局有变我还敢跑出来？”鼎剑候在墨色的长剑上弹了一下，听着佩剑发出的长吟，目光忽地变得雪亮，“我知道她来了。我要抢在你去见她之前来敦煌。”

“你怎么知道她来了？”根本不问那个“她”是谁，公子舒夜失惊。

“我怎么不知道……”鼎剑候的眼光从剑上挪开，落在敦煌城主脸上，“我是墨香，你是高舒夜。我们是兄弟，有什么事情瞒得过我？——你忽然间写信，要我从帝都遣返连城，我就知道必然有变。那时候，你已料到明教总坛会派出沙曼华前来敦煌了吧？”

公子舒夜没有回答，转过头去看着庭外的玉树金莲，执拗地沉默着。

“不关你的事。早就说好了，你负责中原，我负责西域。”他冷涩地回答，“我每年给你巨万资金供你组织军队、疏通朝廷上下，你只管在帝都掌控政局、照顾连城——敦煌的事，不用你插手。”

“怎么不用我插手！他妈的难道我就眼睁睁看着你去死么？”一直惫懒的鼎剑候忽然暴怒起来，一剑砍了下来，将整排白玉栏杆粉碎。鼎剑候在咆哮，拿出那个碧玉的瓶子在他面前晃：“十年了，你还在吃这种药？你醒醒罢！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十年前你就想死在她手里，十年后还是一样！所以你急着招连城回来，急着去送死！是不是？”

“是。那又怎样？”仿佛被一连串的怒斥逼到无法回避，公子舒夜忽地粲然一笑，坦然承认，“我觉得生无可欢，不如就死。反正人生一世、种种爱憎享乐我都算经历过了。”

鼎剑候呆住，看着外表依然年轻英俊、却处处透出颓废死气的同伴。

那样的颓废和绝望让黑衣的王侯震惊不已，十年来他一直在兵权和战乱中斡旋、极力向前奔走，却是第一次停下脚步、看到了同伴眼里的死气。这个人啊……自从十年前在昆仑绝顶上失去了沙曼华，内心便开始消沉了吧？而敦煌这个故乡也没有给他足够的温暖：父亲、母亲、弟弟……生命中所有最重要的人都叛离他而去，只遗下他一人在这样穷奢极欲的销金窟内、醉生梦死地靠着幻境来麻痹自己。

——这些年来虽然坐拥敦煌、富可敌国，可舒夜的心、原来已经被侵蚀得那般厉害。鼎剑候看着生死之交，忽地微微叹了口气。

十年未见了……经历了那般被人当作棋子的噩梦，九死一生地返回敦煌后，两个修罗场出身的少年最终决定成为主宰棋局的棋手。他们订立了攻守同盟，从此天各一方。十年来，一个掌控着丝路咽喉，积累庞大的财力；而另一个则在中原乱世中拥兵而起，左右时局。

他们已然默契地合作了十年，渐渐将这个天下都收入彀中。大胤经过内乱后，诸位藩王一起伏诛，然而王室元气也由此大伤，地方割据渐起，多不听帝都旨令。他以平民之身而封侯，更拥兵左右了时局。景帝病入膏肓，懦弱无能，已经被他操纵于股掌之上，他之一言，几已可以决定新王废立。这个天下，已经没有什么是他们要不到、作不到的。

然而，就在这个当儿上，舒夜说：他不干了？

锦衣玉带的鼎剑候颓然坐入椅上，定定看了敦煌城主半晌，忽地低声：“老实跟你说，景帝那老头活不过年底了，我在帝都选了一支衰微的宗室，准备拥为新君——那孩子不过八岁，只得一个姐姐，内无臂助外无强援，已认我为亚父……待得摄政几年，各方面再稳妥一些了，我们便可废了大胤的称号，取而代之。若有不服，我借助武林力量在朝野一起发难、你在敦煌手握十万大军遥相呼应，到时候，天下还不是我们的？”

那样大逆不道的谋反之语，在这个黑衣王侯嘴里说来，却如同平常寒暄。

公子舒夜眉头挑了一下，淡然：“帝都的事，不必和我说，你自己拿主意就是——你一向看得准、出手快、下手狠。这局棋，你定然是能左右的。”

“这是我们一起下的棋！你忘了那时候我们在敦煌城下的盟约么？”鼎剑候一拍扶手，愤然，“我们一起做皇帝！我做正皇帝，你做副皇帝——或者倒过来也行！”

听得那样的话，公子舒夜只是倦极的摇摇头：“错了。我那时候和你定约，只是希望能联手做好两件事：一、灭除明教；二、处置好连城。第一件事，今年你已做到：帝都下令普天下灭除明教、只怕得你之力最多。第二件事……”白衣公子忽地长长叹了口气，苦笑：“连城如今二十一岁，已经是这样的白痴了……夫复何言。你我之约，也已经到头。”

鼎剑候双眉一轩，终于强自缓了口气，先不正面回答，只是道：“你以为帝都下令灭除明教，只为我的个人恩怨？——灭明教，只为打击回纥在中原的势力。最近几年回纥国势大盛，咄咄逼人。而回纥商人与中原贸易频繁、多借着当地的明教摩尼庙作为落脚行馆，将大宗财物寄放在此间，年终便源源不断送入回纥。明教为回纥国教，传入中原后教徒之多、已经超出朝廷所能容忍的程度——所以帝都大乱平定后、便要借着灭除明教，把回纥势力打压下去！这是大势所趋。我不能造势，只能借力造局。”

公子舒夜霍然回头看着侃侃而谈的同伴：那样冷锐的眼角眉梢、隐约间有支配天地的魄力。鼎剑候继续道：“说实话，我并不恨明教，虽然修罗场里那段日子确生不如死。可你不知道我去修罗场之前、在那些武林正派手里受了多少比这更厉害的苦！而后来大胤朝廷上下、宫廷内外，比那更残酷齷齪的事又少得了多少？……你因失了沙曼华，才恨明教入骨——其实你恨的应该是我。”

“你以为我不恨你么？”公子舒夜冷睨了那人一眼，忽地低声。

鼎剑候刹那间愣住，这样冰冷的语气仿佛一根钉子准确地从心脏里穿过去、钉死了他。

“做了十五年的兄弟，我怎么会不了解你？”公子舒夜低头抚摩着白玉栏杆，淡然，“你真的会让我做正皇帝？向来你都不甘于人下，非要自己操纵局面，若被人所用、则视为奇耻大辱，报复手段酷烈——在中原武林是如此，在昆仑是如此，在帝都更是如此！”

鼎剑候喉头动了一下，似乎想开口回答，却终自无声。

“我和你本来就不同，我若当年能和沙曼华平安偕老，大约根本不会想着要逃出修罗场。而你鸿鹄志远，只怕非要探求能力所达到的尽头。”公子舒夜脸色青白，有一种长年声色犬马沉积下的疲惫，声音平静而锋利，“你终有一天会容不下我。而我不想死在你手里。”

“胡说！”鼎剑候终于按捺不住，破口大骂，“他妈的高舒夜你少自作聪明！”

“那么你为什么要把连城教导成这样的人！”公子舒夜霍然回头，眼里神色亮如妖鬼，极其可怕，“难道你不是觉得这样的人、更适合成为你的‘盟友’？连城在帝都十年，事事听你教诲，视你如父如师，单纯听话——你要的，是这样的盟友吧？”

鼎剑候看着公子舒夜，眼神也变了，似乎开始不认识这个同生共死过的朋友。

“不过没关系……连城这样的脾气，因有你照拂着，或许还能平安长久些。”公子舒夜长长吸了口气，冷笑，“我送他入长安，一是免得留他在身边需时时提防，二来，也是因为你若照顾他十年，多少以后也会看顾他。而有他在你身边当人质，我也放心一些——至少十年内你握着这张牌，便不会轻易和我翻脸。”

那几句话平静而锋利，如同利剑一寸寸切过来，鼎剑候的脸色慢慢变了，却说不出一句话，手指用力绞在一起，眼神沉郁下去，似是看不到底。

“你便是如此想的？”许久，鼎剑候缓缓开口，“你思谋的，也算深远。”

公子舒夜微微一笑：“彼此。”

初冬天气冷如冰，清晨的空气中居然隐约有了极细的流霜飞舞而下，挂在莺巢的一株株琼花玉树上，金色的琉璃瓦在霜气里闪着灿烂的金光，极尽奢华。鼎剑候默然凝视了敦煌城主半晌，将那只碧玉瓶子收入手心，拂衣起身，淡淡然：“告辞。”

公子舒夜一点头：“不送。”

黑衣的鼎剑候从莺巢那条秘道里匆匆离去，穿过一重重软罗轻纱、莺啼燕叱。依稀间，竟似回到了十几年前昆仑雪域的乐园之中——他们曾经一起躲在破棉絮里取暖，一起在修罗场生死界斩下对手的头颅，一起联手行刺、震慑西域诸国，一起留连在天国乐土，一起叛出光明顶、一路穿越雪山大漠回到敦煌……

十五年了。并肩战于乱世，从一枚棋子到操控天下的棋手，无数生死荣辱如风般呼啸而过——到最后、那样同生共死过来的兄弟，竟然依然彼此心计重重、相视如陌路？鼎剑候傲然回过头去，眼里忽然有泪水渐涌，心潮澎湃之下、即使狠厉决断如他、依然忍不住止步，回头看向迷楼叠翠中的那一袭白衣。那是他的生死兄弟！

清晨沙风带着冷气、卷起漆黑的长发，敦煌城主倚栏而立，并不曾回头，只是将栏杆拍遍了，忽地长歌：“……奈何江山生倥偬，死生

知己两峥嵘。宝刀歌哭弹指梦，云雨纵横覆手空。凭栏无语言，低昂漫三弄：问英雄、谁是英雄？”

问英雄，谁是英雄？鼎剑候喃喃重复，转头准备拂袖离去，忽地抬头望天。

高楼上歌姬见客人离去，正要上来为公子更衣，却见天空中忽然有电光一闪，正中迷楼琉璃屋顶，喀喇喇一声裂响！

在所有人的惊呼中、公子舒夜如同飞鹤般掠出，在琉璃屋顶上一掠即回，手指间夹了一支金色的箭。箭上缚着一张帛书：“昆仑大光明宫星圣女沙曼华、致意敦煌城主高舒夜座下”。

那是一封战书。约定三日后的正午时分，在敦煌城外的祁连山顶、一决死战。

如若她侥幸赢了，他便要打开敦煌城门、让明教东去中原；如若她败了，便立刻领着教民返回昆仑光明顶总坛，再不踏足中原。

信写的很短，他却怔怔看了多时，嘴角浮出了一丝笑意。

终于是来了。毕竟还算侥幸——在轰走了墨香那家伙后、才收到了这封信。不然那人见了这封信、一插手，只怕他安排好的一切就要大乱了。

公子舒夜也不去寻笔墨纸砚，只是将手指在剑锋上割破了，就着血写下两个字：如约。

然后扣起食指、屈指在金箭末尾一弹，那一道金色的闪电便沿着来时的轨迹、呼啸着穿过重重高楼和玉树，一闪不见。

那头，送客的舞姬转过头来时，那位神秘的来客也已经消失了踪影。

第八章 梅霓雅

敦煌城外，一顶顶帐篷在沙海里撑起，那些帐篷都向着居中的一顶金色帐子围拢。

中间的金帐里，数百名教徒围住了一个女子，匍匐在地，神色虔诚而欢喜。连自恃甚高的长老妙水都恭恭敬敬地随侍在侧，听着那个褐发女子的命令。

那个女子是个西域胡姬，年纪已过三旬，有着蜜色的肌肤和深蓝的眼睛，虽然容貌不见得美丽，可那高爽的额角和决断的眼神、却隐约有男人也不可企及的魄力——那便是从回纥日夜兼程赶来的月圣女梅霓雅。也是明教中仅次于教王的权力人物、回纥的公主和教母。

旁边一名黑衣人递交上了一支金箭，上面写着战书的回复。

“哦，果然不出所料、高舒夜还是应战了。真是奇怪，为何还要提前到日出时分？这下非要令父汗的大军冒着危险、白日里急速赶来不可了。”千里穿越沙海奔赴敦煌，梅霓雅眼里居然没有丝毫的风尘困顿之色，只是冷定地问左右，“星圣女还没醒么？”

那些衣衫褴褛的教民还没来得及回答，帐子里影子一动、如疾风闪电般一掠而回。那名黑衣人单膝下跪，朗声回答：“尚未。”

那是和月圣女梅霓雅一起前来的十二名黑衣刀客之一，据说那些在回纥担任可汗贴身侍卫的黑衣客、都是出自昆仑光明顶的修罗场，是十年前那一场浩劫后教中重新培养出的精英，个个技艺惊人。而月圣女梅霓雅、则是这一群被驯服的兽的主人。

“哦，看来金针对她的脑部有很大影响啊。”梅霓雅微微蹙眉，看着手下带回的那一支金箭，喃喃，“不然我不过对她小小施行了一个术法，怎么会至今还没醒来？”

长老妙水小心翼翼地躬身，忧心忡忡：“月圣女，前日星圣女和敦煌城主已交手一轮，处于下风——属下以此判断星圣女无力带领教徒穿越敦煌，必须要劳动月圣女前来。只是……属下很担心，这次祁连山的决斗，星圣女只怕依然不是高舒夜对手。”

“这小妮子做事向来一塌糊涂！”梅霓雅不置可否地冷笑：“倒真是可笑……那家伙的武艺还是沙曼华教的，十几年后徒弟反而超出了师傅？”

长老妙水默然，低声回答：“月圣女应该知道、当年一箭射穿高舒夜胸口之后，星圣女足足有两年未能握弓，武学荒废。此消彼长，也是自然的。”

梅霓雅继续冷笑，眼睛里有一种蔑视，她扬起了浓眉：“那小妮子，什么事情都做不好！难怪教王一开始就有命：若沙曼华不足以击破敦煌带领教徒东去，那么事情就交由我来全局负责——我心中已有计划，你大可放心。”

“是。”长老妙水畏惧于月圣女的口吻，只好低首听命。

这边黑衣杀手重新入帐，单膝下跪：“禀告月圣女，星圣女即将醒转。”

“好！”梅霓雅一拍案几，立刻起身，“带我去看，快些！”

长老惊讶于月圣女的急切，迟疑着要不要跟过去看看。然而，在她撩开沙曼华休息的那个帐子门帘的时候，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将醒不醒的沙曼华被月圣女拉了起来，靠坐在帐子中心的木柱上，神色茫然。而月圣女梅霓雅神色肃穆，碧蓝色的眼睛里浮动着妖异的光芒，注视着尚未真正醒转的沙曼华，嘴里喃喃轻声说着什么，声音绵长而诡异。

妙水稍一细听、便觉得神智一阵模糊。

——摄心术！月圣女居然在对星圣女施行着摄心术！

长老妙水的眼睛因为震惊而睁大，几乎脱口惊呼，然而她终于忍住了。一直等到梅霓雅将摄心术施完，让将醒不醒的沙曼华继续睡去，她才吐了口气。

月圣女转过头看到了长老震惊的表情，嘴角却泛起了一丝笑意：“怎么？很惊讶？”

妙水不敢对视她冷锐的目光，连忙低下头去：“不敢。月圣女所做，必有道理。”

“妙水，你越老倒是越会说话了。”梅霓雅哈地一声笑了出来，将沙曼华放回褥子里，低头拨开她的眼皮看了看，点点头，“我对她施行

摄心术，也是为了让她们弃除杂念，可以全力对付高舒夜。你说，这不是一个好法子？”

妙水一震，不敢回答。

梅霓雅站了起来，叹了口气：“你道三妹败落是因为技不如人？当日高舒夜负她、她怒极了连射十三箭——以她的箭术，若不是心中不忍、又如何会十三箭还射不中那人心口？十年前怒极攻心之时尤如此，十年后、我怕这个傻妮子更是连弓都拿不起来了。”

老妇讷讷不发一言，心下暗惊：执掌光明界的三圣女只是名义上的姐妹，虽然在昆仑绝顶一起长大，相互之间却少有往来、甚至钩心斗角不断。然而没有想到，月圣女梅霓雅对这个最小的妹妹、却比自己这个曾亲手带大她的人更了解。

梅霓雅凝视着沉睡中的沙曼华，眼神凌厉：“不要再手软啊，沙曼华！十年前因为你的轻信、让光明顶流满了鲜血——十年后，我令你一见到那人的面、不要听他的任何狡辩之词，只管拿起银弓金箭、直射他心口！”

沙曼华仿佛在做着什么噩梦，身子轻轻挣扎，额头冷汗涔涔而下，却说不出话来。

妙水伏地听命，顿了顿，终于忍不住轻声提问：“若是万一星圣女输了呢？如何对拜月教交代啊。”

梅霓雅冷然：“输了也就算了——她只要能牵制住高舒夜一日，便已足够。拜月教不足顾虑：我教在中原受到围剿、他们作为盟友却在南疆袖手旁观！我教和拜月教已然交恶，所以不必投鼠忌器。”

那样漠然冷酷的话语、让旁边的长老妙水不自禁全身一震，低下了头去。她知道、月圣女是完全把孤苦无依的星圣女当成了一枚可弃的棋子了！

仿佛也觉得自己语气太过凌厉，梅霓雅微微一笑，补充了一句：“当然，能活着回来更好，毕竟培养星圣女、教中也费了很大心力。所以三日后，由你陪着星圣女去祁连山——等决斗完后再陪她赶上我们的队伍！”

话说到这里的时候，又一名黑衣刀客单膝跪倒在帐外，手里托着一卷羊皮纸，低声禀告：“月圣女，敦煌城内有密信书卷送到！”

叱咤方遒的梅霓雅，一听到那个消息眉间居然喜动颜色，霍然长身而起：“快送上来！”

柔软的羊皮在案上一寸寸展开，旁边的长老妙水蓦然脱口惊呼：“天，这是……敦煌城防布兵图！”梅霓雅大笑起来，神色欣喜，手指点着羊皮卷上画着的密密麻麻的图形：“真是天助我也，在这个时候，给我们送上了这样一份厚礼。”

长老妙水吃惊地看着月圣女，“是谁？”

梅霓雅点头，微笑起来：“绿姬。那个高舒夜忽视了的女人。她本是回纥人，为饥寒所迫，自小被卖入敦煌高氏府上为奴。但后来瑶华夫人疼爱她、那小妮子也把夫人当母亲看。后来，瑶华夫人为了除去世子高舒夜、入了我教，信奉了明尊。”

长老妙水恍然大悟：“原来当年我教掳走高舒夜，便是为此？”

“是啊。”月圣女冷笑点头，“原本是要杀了他的，偏偏教王觉得他资质出众、便留下他做了修罗场的杀手。结果惹来多少麻烦……本来我们掳去高舒夜，瑶华夫人便可立连城为世子，这样敦煌城也便是我们明教的一个分舵了——偏偏高舒夜在昆仑呆了十年，居然逃回来了！所有的部署一下子被弄得乱七八糟。”

说着当年的事，月圣女梅霓雅不禁咬牙：“瑶华夫人被缢死后，绿姬和总坛失去了联系——外无援助、内无同党，只好蛰伏起来。她视瑶华夫人如母，因此恨公子舒夜入骨，时刻不忘反噬。主动联系总坛，说愿意为杀死公子舒夜尽力。可那时候总坛元气大伤，根本无力再顾上敦煌这边的事情，也只好任由那小子当上了敦煌城主。”

手指点在羊皮地图上，那里、密密麻麻的底图上用朱笔圈出的，便是各处城门、水渠和兵营分布。月圣女梅霓雅赞许地点头：“难为她忍了那么久……这次终于抓到机会，把最重要的东西送了过来。”声音顿了顿，梅霓雅一扬头：“三日后，我们便直穿敦煌东去！”

长老妙水仿佛被月圣女眼里的光芒镇住，片刻后才低低道：“可即便公子舒夜离开了敦煌、我们又有地图，可敦煌驻守着十万神武军——我们如何带着这么多教徒东去？”

梅霓雅微微笑了起来，眼里有锐利的光：“神武军号称十万、实际兵力不过五万有余——而我从父王那里、要来了五万骁骑。出其不意

的突袭，对付敦煌足足有余。”

“什么？”长老妙水这一次再也压不住地脱口惊呼出来，“圣女你……你调动了回纥军队攻打敦煌？”——虽然梅霓雅是回纥可汗的长女、明教在回纥的教母，但若说要调动如此庞大的军队、为明教东去中原开路，似乎也匪夷所思。

将手上的羊皮卷收起，梅霓雅冷笑，气势夺人：“回纥如今已经是西域霸主，而中原大胤王朝内乱丛生、国力衰微，却还要灭明教、杀伤我国商旅教民无数——我父王早已窥测敦煌多年，苦于没有合适机会将其一举收入囊中、以便彻底控制这条丝路——如今有了这么好的机会，哪里肯错过？”

白发苍苍的长老这一回是彻底呆住了，看着月圣女。

从霍青雷那里偷印了模子、打出钥匙开启秘柜之后，所有能找到的情报都已经秘密送出去了：水文分布图，敦煌城防图，城中兵营分布图，甚至敦煌内府的详图——都被她送到了城外明教的手上。月圣女梅霓雅派使者告诉她，在公子舒夜前去祁连山赴约决斗的时候，她便会带着明教人马进入敦煌——待杀了公子舒夜，连城到时候便可坐上城主的位置！

只为那样的许诺，她窃取了情报、力图和梅霓雅里应外合，一举拿下敦煌。

然而此刻，绿姬坐在昏暗的瑶华楼里，却对着手上最后一枚银色的小钥匙发呆——这枚钥匙究竟是开启哪个柜子的？所有其余的钥匙，都一一使用过了，那些柜子里装着不同的军机秘密，只剩下这一枚、她完全不知道对应何方的秘柜。

按这一串钥匙排列的顺序、这枚银色小钥匙应该是最近才被霍青雷串到腰绳上去的——可究竟是开哪个柜子的？绿姬细长双眉紧蹙着，百思不得其解。

忽然身后传来轻微的叹气声和脚步声，她连忙收起钥匙，转身看着踱步来去的葛衫少年。被软禁在这里好几天，高连城没有了当日刚来到敦煌的那种锐气和煞气，仿佛被消磨了锋芒一样、每日在瑶华楼里踱步来去，心事重重地叹气，似乎心里也有什么在天人交战。

“少主，为什么总是叹气？”终于忍不住，绿姬安慰，“放心，很快你就能出去了。”

然而高连城只是抬起眼睛看了她一眼，眼神却是茫然的，开口问了一句：“绿姨……当年我母亲…我母亲真的是要杀舒夜？”

“是。”绿姬坦然回答，“夫人一心为你、自然容不得他。”

高连城的眼神剧烈波动了一下，忽然有些烦躁地转过头去，低声：“为什么？我又不想当城主！你们为什么非要杀舒夜？”

绿姬诧异地看着高连城，显然不明白这个少年为何这般死脑筋：“夫人是为你好啊！谁不想当敦煌城主、安享荣华？掌握了敦煌，就控制了丝路、控制了中原和西域的命脉！——少主，夫人只得你一个孩子，自然盼着你能得到一切。”

“那也不能杀我亲哥哥啊！”高连城终于忍不住叫了起来，“你们把舒夜掳到昆仑去当奴隶、又在他伤重的时候刺杀他？为了权势，骨肉相残！——你们怎么连这种事都做得出？”

一个耳光重重落到了他脸上，将他的话语打断。

葛衫少年定定看着动手打他的绿姬，似是不可思议——从小到大，绿姨还是第一次打他！

“在帝都做了十年人质，你还不明白么？”绿姬嘶声力竭地叫了起来，眼神充满了失望和愤怒，“你还不明白夫人的苦心？就算不先下手对付舒夜，以他那样的脾气，也不会放过你——夫人只是不想让你吃亏！所以她用尽了全力、要把你推到最安全的高处去！”

高连城捧着脸，讷讷地看着绿姬扭曲的脸，觉得心里冷了一半。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绿姬看着眼神单纯明亮的少年，忽然忍不住哭了起来，“在帝都做了十年人质，你还不明白？不是你杀他、就是他杀你！怎能容情半分？夫人费尽心力立了你为世子，可老城主念念不忘舒夜、在莺巢的金柜里留下了手谕。说，如果舒夜有一日能回到敦煌、世子的位置就依然归他所有——夫人怎能不千方百计置他于死地？”

高连城脸色煞白，忽地喃喃：“原来他这般对我、也算公平。”

“生于帝王富贵之家，从来没有什么兄弟可言——因为权柄只得一个，手却有好几双。”绿姬抬起眼睛，眼里是阴冷绝决的光，看着瑶华

夫人的儿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高舒夜这般对你、真的也算自然——所以，今日你若要杀他，也是理所应当。”

她的手抬起，指着壁上那一套盔甲——这是历任敦煌城主的家传宝甲，上一任老城主死后一直放在瑶华楼里。她微笑：“不出两日，你便可以穿上这套盔甲、君临敦煌。”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高连城半晌不语，忽地喃喃，“那……你为报答母亲的知遇之恩，不顾一切一心为我——这又算什么？”

绿姬猛然呆住，为这个相悖的事实而无法回答。

“其实，绿姨你是一个忠义的好人。”高连城苦笑了一下，踉跄而出。她想追出去、告诉公子两日后布置后的杀局，然而仿佛猛然间想起了什么、顿住了脚步。她的手指握紧了那一枚银色的小钥匙，脱口喃喃：“对了……还有一个地方！莺巢的金柜！”

莺巢的金柜密函——那个历任城主用来存放遗嘱手谕的地方。

莺巢里依旧弥漫着奢靡的醉生梦死的气息。歌舞才歇，绝色美人一拥而上，簇拥在居中的年轻城主身侧，莺啼燕叱、巧笑承欢，满目春光无限。然而铺了雪豹皮软榻上，那人却依旧神游物外般的漠然，丝毫不理睬周围的众多美人、眼睛茫然地看着外头，瞳孔微微扩大。

——公子今日又服药了吧？

美人们见惯了这样的情况，在心里暗自嘀咕，却不敢说出来。只是小心翼翼地簇拥在周围，等待着公子点人侍寝。

外头的玉树今日换上了和阗白玉雕刻的琼花，一树树如雪般美丽绰约。树下无数佳丽嘻笑追逐，林间珍禽走兽徜徉出没，连檐下的沟渠里、都浸满了南海出的明珠——不枉了他这些年来的布置，每次药力发作的时候，一眼看去，这个莺巢居然和当年昆仑大光明宫的乐园依稀一样……每次，只有通过药力和幻觉，才能见到她罢？

“沙曼华……”陷入药力中的人陡然脱口喃喃呼唤，伸出手去，却是触摸到了身侧一名美姬的脸，捧在手心里看着，眼神恍惚，“沙曼华，是你么？还是、还是我又做梦了？”

那名美姬脸上露出了庆幸的笑——在莺巢里服侍了这几年，每个姬妾都知道公子每次服药恍惚后便会胡言乱语。那个被点中的美姬回

击着其余女子嫉恨艳慕的眼神，嘴里却是按照惯例、轻柔地回答着最稳妥的话：“是我……我回来了。”

一边说，她一边温柔地贴过身去，周围其余美姬静静地退了下去。

“你真的回来了？……让我抱抱你。”公子舒夜喃喃，忽然一把将那名美姬拉入怀里，用力抱紧。那个怀抱如同铁般冰冷坚固，痛得她几乎叫了起来。然而刹那间、公子舒夜猛然一把推开了她，定定看着，眼神恍惚地摇头，低语：“不是你……不是你。你是不肯回来见我的……除非为了杀我！”

美姬从未遇到这样反常的情况，骤然呆住，惊惧交加地看着城主忽然仰头大笑。

“你是来杀我的！沙曼华！”显然是在药性中迷失了，公子舒夜踉跄走过来，用双臂圈定了美姬，只是神情恍惚地喃喃，“我等了好久了啊……久到了你要是再不来、我就撑不下去了。所有人都离弃了我：墨香出卖我、你痛恨我，弟弟仇视我，父亲死了……继母她不择手段要置我于死地！十年了……我受够了。”

美姬在他怀中瑟瑟发抖。城主说出的每一句秘密、似乎都是一把利剑架在了她脖子上——她知道公子的脾气，所以只恨自己为何长了一双耳朵、要听到这般不可告人的机密！

公子舒夜的眼神忽然空洞下去，不知是不是因为药力的原因、瞳孔扩散开去，他猛然拉住了美姬，将她拥入怀中，喃喃：“十年来，酒色无味、权势嚼蜡，兄弟陌路，亲情凉薄……这个世上…除了死、还有什么可以渴望？我等了你很久。”

胸口的旧伤在酒力和药力中灼热起来，那被金箭射碎在他心肺的青丝仿佛又活过来了，蜿蜒着在血肉内，生长着、蔓延着，纠缠他的身体和魂魄、十年来竟不曾放松分毫。

他用颤抖的手将那个美姬拥入怀里，埋首在她发间喃喃自语。忽然间仿佛疯了一般、将她按倒在软榻上，一把扯开她的衣服，猛烈地动作着、仿佛要把这个女子融入自己的身体：“我等了你很久……来杀我吧，沙曼华。”

第二日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

焚香、沐浴、更衣。在拿起那一把承影的时候，公子舒夜的眼神凝聚起来，手指平平掠过剑锋，一滴血顺着雪亮的锋芒滚到了剑尖上、凝聚。这把剑，还是和墨香十五年前在昆仑大光明宫里当杀手时、教王赐给他们的奖赏。

是最后一次用它了吧？他长长叹了口气，将剑佩在身侧，令姬人束发。同时传令下去，让侍从们备马、准备干粮和饮水——明日便是和沙曼华的决战之期，而祁连山距离敦煌三百里，他必须提前一日出发。

昨夜侍寝的那个美姬惴惴不安地捧着镜子跪在一边，不停偷窥他的脸色。

自己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吧？不然这个女子不会如此不安。公子舒夜皱了皱眉，极力回想，然而脑子里一片恍惚。反正是有人听了不该听的话，就该让她闭嘴——他下意识地便抽剑往那个美姬颈间掠去，众位姬妾惊呼一片，那个美姬尖叫着往后退，镜子摔裂在地上，美丽的脸因为惊惧而扭曲。

“罢了。”长剑割破颈脉的一刹，公子舒夜忽然叹气，将承影摔落在地上——反正也已经是要去赴死的人了，还在意这一点秘密不成？他挥手令那一群受了惊吓的姬妾各自回去呆着，自顾自的整衣起身、最后一次检视身侧所有东西，便欲举步外出。

目光停留在那个金柜上，公子舒夜神色变了变，仿佛终有什么难了之事，令他犹豫着站住了脚。许久，他走到窗边，从案上提起一支紫毫蘸饱了墨，迅速写了几行字，仿佛多年有无数话未曾说，公子舒夜急速写着，眼里有难以抑止的激动光芒。但尚未成书，陡然又抓起揉做一团，扔到了一边。

手里抓着笔，却仿佛有千斤重，任凭心中山呼海啸、竟不能书一字。

最终，他在雪白的云版纸上缓缓只写了两句话，便搁笔。打开金柜，将最后一张信笺放到了那一叠信上，凝视了半晌，重重关上了柜门。拾起长剑，头也不回地离去。

外面静悄悄的，所有姬妾侍从都被他摒退了，大漠初冬的阳光淡淡照在金色的琉璃瓦上，辉煌灿烂，莺巢里万树琼花绽放，一树树如冰雕玉琢，美丽华贵不可方物。那是他镇守敦煌十年，倾尽心力布置的奢华销金窟。

“哈哈哈哈！”公子舒夜陡然在空无一人的莺巢里仰头大笑起来，拂袖离去。他白衣侧帽，只牵了一匹白马，从侧门悄然而出，不曾惊动一个人。他穿过那些玉树琼花、雕梁画栋，扬长而去，不曾回头看上一眼，仿佛那些富贵奢华在他身后如尘土般簌簌而落。

霍青雷今日没有去瑶华楼。不知道为何，这个直爽粗鲁的汉子内心隐隐不安，似是觉得出了什么大事。他摸索着腰间的一串钥匙，看到了最新串进去的那枚银色小钥匙——这是那一日在莺巢，看到二公子连城返回敦煌之时、公子舒夜交给他的东西。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记住一定要把这件东西交给新的敦煌城主。”

一想起当日公子说的这句话，霍青雷只觉心底有冷气冒上来，腾地跳起来，向莺巢奔去——高舒夜……高舒夜！你又想捣什么鬼？说出这边不吉利的鬼话来！

他一路走来，午后的莺巢里居然空空荡荡，所有佳丽都躲在了自己的闺阁里，不敢出来——应该是得到了公子的命令罢？霍青雷是城主心腹爱将，不受拘束、便直闯金屋密室，大声叫着高舒夜的名字。然而里面竟也是空无一人。

城主喜做长夜之饮，往往日中才起。可如今人却去了哪里？

他有些踌躇地张望了一番，准备退出，然而在拉上门时、脚尖忽然踢到了角落里的一个纸团。霍青雷展开那张揉皱的纸，只看得一眼，脸色忽然大变。

“高舒夜你这个混帐！”他大叫一声，直震得四壁簌簌，跳起来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莺巢终于又安静了下来。装饰着金箔明珠的窗口，美姬们探头好奇的观望，然而多年来的调教让她们养成了不问任何事情、只听从公子吩咐的习惯，只是看了一眼、便回到了各自华丽的阁楼里，继续弹琴歌唱、打发漫长的时光去了。

这样的寂静中，一袭绿衣跟在霍青雷之后、悄无声息地飘入了金屋密室，警惕地张望。

“就是这里了……”终于发现了门后嵌入墙壁的秘密金柜，绿姬默不作声地舒了口气，拿出了那枚仿制好的银色小钥匙，“且让我看看、到底高舒夜在这里还留了什么伏手？”

明日日出之时，待得高舒夜远离敦煌、月圣女便要带领明教进入敦煌——霍青雷如果追着高舒夜而去，城里失去大将、更是守备空虚，简直可一鼓拿下。只是……刚才霍青雷在地上又拣到了什么？只看得一眼便那样失态？

绿姬心里有重重的疑虑，然而依然小心翼翼地用银色钥匙插入了锁孔，咔哒一声，打开了那个历代敦煌城主存放最机密物件的金柜。

“连城二弟如晤”——一打开金柜，柜门内侧赫然刻着这样几个金色的字！

绿姬脱口低低惊呼出来，不可思议地看着柜门内刻着的字——那分明是公子舒夜的字迹！他、他一早就料到了连城会来打开这道金柜？这是他留给连城的信？

金柜里，整整齐齐码放着一堆白玉管子，飘出笔墨的清香。

玉管上雕刻着隶书的“墨”字，底下有一个小小的印记，做工细致、竟似大内御用之物。绿姬用颤抖的手抽出一根白玉管，每一根白玉管里，都有一页薄薄的书信，按照日期先后被码放在金柜里。

最早的一根，是景帝龙熙八年——正是老城主去世、连城被送往长安帝都的那一年。

“谨尊君之嘱托。敦煌路远，勿念。与君今生为兄弟，刎颈沥血而已。今以幼弟相托，必不相负。连城在彼吾当保其平安，潜心教以文武谋略之道，以成大器。”

一支支玉管整整齐齐排在那儿，报告着敦煌质子高连城在长安的种种事情：何时学艺、何时习武，何时学习兵法谋略……每月一封，十年来竟从无间断。

最后的一根，是半个月前寄来的——正是连城从长安返回敦煌的那一天。

“依君之意，已令连城携圣旨返回敦煌。君何打算？竟真欲让位于彼耶？蠢之甚矣！生于帝王富贵之家，虽亲兄弟亦如世仇。君多年来施恩于彼，不知其日夜欲斩君首级以报母仇乎？我速来敦煌，君少等。”

最后一根玉管后面，是一本厚厚的册子，翻开来、竟是一本杂记。应该是公子舒夜镇守敦煌十年的间隙里陆续写下，详细记录了丝路上西域诸国的强弱动向、诸王性格弱点；以及城中政务管理得失、神武军诸将品性。一一提及何人可用、何人需留意、何人又需及早处理——事无巨细，竟是整整一本军政细则提要。

最后一页墨迹尤新：“敦煌为丝路要冲、东西命脉。大胤衰微后，诸国皆虎视眈眈，尤以回纥为甚。十年来为兄为保一方平安，已然竭尽全力，今重任落于弟肩矣。霍青雷自幼为高氏家臣，勇武率直，深孚众望，弟若以其为兄之旧臣而见疑、则无异于自断臂膀。可令其与绿姬成婚，示恩于彼，完其心愿之余亦可收为己用。诸事繁杂，不及一一细述。望善视百姓，珍重自身。兄去矣。”

绿姬怔怔看着，忽然间似失了神智，不敢相信般地怔怔看着这些书信：“一定是假的……是假的！一定是高舒夜那个家伙伪造来骗连城的！”许久，女人忽尖利地大叫起来，发疯一样将所有玉管摔到地上，用脚踩踏。

玉管摔落后，金柜内侧现出了另外两件东西：象征敦煌城主身份的黑豹紫金冠和玉玺。那两件东西静静摆放在锦缎之上，似是等待着新的主人来取。

黑豹紫金冠下压着一张雪笺，墨迹未干，上面只得两句：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他生未了因。”

狂躁不安的绿姬猛地安静下来了，静静凝视着这两句诗，忽然间眼里滑下泪来。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这里的每一封信、都将她内心执拗地偏信的那个说法击得粉碎。她错了么？这些年来，她一直错了么？一直在权欲中争夺，继承了失去夫人的偏执的她、竟然还不如连城那个孩子看得真切。

可是……明日，敦煌便要迎来前所未有的灾难了吧？她居然为了
一己之私、将整个敦煌出卖！如果连城那孩子知道他的绿姨妈、做下
了这等事来，他还会当这个城主么？

她呆呆看着满地的玉管，眼神激烈地转变着。许久，仿佛下定了
什么决心，忽地拿着信笺、站起身向瑶华楼跑去。

敦煌城口，守城的士兵诧异地看着一反常态的将军，纷纷回答没
有看到城主。霍青雷一想便知公子舒夜定然便装从侧门而出，当下掉
头策马狂奔。

他在茫茫大漠里追着，奔得不辨方位，从日中一直追到了日落。
风沙呼啸着刮到脸上来，他已经追出城外一百里，却没有看到一个人。

“高舒夜！你这他妈的蠢材！”他猛然大叫起来，目眦欲裂，忽然
跳下马将头撞在沙丘上，失声痛哭，手心里那一张揉皱的纸被握得浸
满汗水，“你到底要去做什么？就这样一声不响把整个敦煌扔了么？以
为老子会听连城那个黄口小儿的话？”

霍青雷下马四顾，不知公子去了何处。他却不知他所追出的方
向、和公子舒夜所去正好相反，如何追得上？这个粗鲁汉子却锲而不
舍，正上马准备继续追出时，忽然惊住了——

一百里外，居然隐约有黄尘腾起！在离敦煌三百里开外处、竟有
一支大军奔袭而来，马衔枚、人静默，在沙风中悄无声息。看方位，
竟是绕过了嘉峪关、从弱水和居延海过来的。那条路，是敦煌去回纥
牙帐的必经之地。

——回纥要向敦煌出兵？！

那一瞬间，仿佛有冷电沿着神武军统帅的脊椎蔓延。他再也来不
及想别的，霍然回身狂奔向百里外的敦煌城。

第九章 祁连

朝阳要跃出天际的时候，长老妙水站在祁连山下，目送着白狮驮着星圣女走上雪峰去。

想到此去星圣女或许再也无法生还，老妇眼里也有不忍的光。想多嘱咐一些什么，却遇到了沙曼华空洞茫然的眼神，她霍然一惊——星圣女已经被月圣女施了慑魂术，这个咒术不到一箭射杀高舒夜、只怕是无法解开。

沙曼华幼时从苗疆来到昆仑，孤苦无依，便是她半师半母地一手带大。对沙曼华、她心里也是有着一份特殊疼爱的，因此此刻止不住地担心：这一次，若星圣女失败倒也罢了、因为高舒夜必然不忍心对昔日恋人下手；可若万一真的赢了、杀了高舒夜，不知又是何等情状！——只怕，不止像当年两年无法握弓而已吧？

教中三圣女里，月圣女梅霓雅野心最大、手段最刚毅，背后又有极大的靠山，是故力图排挤他人把持教派上下，十年来已经渐渐将日圣女苏萨珊打压下去，剩下所虑便是这个拜月教神女出身的沙曼华——梅霓雅这一次将失去拜月教背景的星圣女作为棋子，虽是得了教王指令、只怕更多也是为了铲除异己考虑吧？所谓明尊子民，原来也不过如此。

长老妙水打了个寒颤，忽然间对于教中种种有了说不出的疲倦。

沙曼华带着白狮飞光，消失在祁连绝顶的冰雪中。东方的朝阳升起来，雪山上到处是一片刺眼的金光。长老妙水眯起了眼睛，忽然觉得眼里有点刺痛。此时她看到一点黑影从西而来，跳丸般掠过冰川河谷、直奔绝顶而去——

应该是敦煌城主高舒夜准时赶到了吧？

祁连去敦煌三百余里，如约战在日出之时、他非得连夜赶来不可。也不知道公子舒夜出于什么样打算、竟要把决战提前这半日。逼得月圣女梅霓雅不得不临时下令、让蛰伏居延海的军队冒着危险昨天白日里行军、赶去敦煌。

今日日出之时，这边决战的同时、月圣女带领明教教徒和回纥军队也该开始攻城了罢？

西域霸主回纥终于忍耐不住，要向中原的大胤王朝开战了。而明教.....他们为之付出生命和灵魂的明教，说到底、只不过是诸国争霸逐鹿中的一枚棋子罢了。

长老妙水笑了起来，白发在冰风中飘萧，眼神黯淡——人各为己，毫不容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罢了，只是可惜了沙曼华这个她从小看着长大的丫头。那个单纯宁静、毫无野心的少女，就这样被各方势力撕扯着、拿来殉葬。一想到此处，老妇心里就隐隐作痛，一瞬间、几乎有了不顾一切去将雪峰上可怜女子带走，就此远走高飞、离开江湖的念头。

一念之间，那个影子在冰川上几个跳跃、已到了山腰。忽然长老认清了来人，眼神一凛、脱口惊呼了出来：“什么！来的.....不是舒夜？”

白狮跃上祁连绝顶之时，红日一跳、恰恰从沙漠尽头升起。雪峰晶莹剔透、染了微微的红光，那种凛然烈艳、竟叫人不敢逼视。

沙曼华的眼睛却是空洞的，丝毫不回避地直视着冰上日光，漠无表情。她静静坐在白狮上，任雪山天风吹起她的长发，手里抓着银色的弓和金色的箭。箭尖在日光中反射着一点冷冷的光，有一种不祥的锐意。

风吹起，积雪纷纷扬扬落下。就在积雪扬起的一刹、她闻声辨位，猛然回首，一箭射去！

轻微的裂帛声，一角黑衣从飞雪中飘落。来人显然没有料到尚未正式开战、刚一照面就被如此袭击，一连在半空中换了几次身形，才堪堪避过了那一箭、飘落在一根冰柱上。黑衣来客的靴子踩着那根冰柱不过手指粗细，却居然不曾断裂。

黑衣男子远道而来，点足于冰川之上，一眼看到了雪中张弓射箭的女子，眼神便凝了一凝，脸色瞬间有些复杂。十年了.....和舒夜一起离开昆仑光明顶已经那么久，以前那个十几岁的明丽少女已然成长了很多，唯独执箭时那般冷厉凝聚的眼神，却是丝毫未变。

“沙曼华！”他叫了一声，看着她转过脸来——他期待着她的惊讶表情。

然而回应他的，依然是一支呼啸而来的金色利箭！

沙曼华脸上毫无表情，一眼看到黑衣男子掠上了冰川，想也不想地搭箭弓上，随着他的身形移动一连串地射出箭来。在他半空身形变换、旧力已尽新力未发的时候，那一支支金色利箭便呼啸着飞来、意图将他的动作钉死在空气里！

“我不是高舒夜——我是墨香！你不认识了么？”落到地上时，他手里已经抓了七支箭，而肩上也已经多了一道血痕。黑衣男子震惊于沙曼华脸上漠然的表情，举手大呼：“先别发箭！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非常重要的事……听我说，先别发箭！”

白衣沙曼华似乎根本没听见来人的话、手指微微一动，这次居然同时有五支金箭出现在她的指间！沙曼华坐在白狮背上，身形一动不动，眼神也凝聚起来。然而她的指尖却在不停微微移动、调整着五支金箭的箭羽，转动箭尖，锁定了雪地上那个黑衣男子的方位。

“天罗箭？”墨香见过这种手势，知道厉害、一惊之下立刻拔剑掠起。就在他身形一动的刹那、那五支金箭几乎是一瞬间呼啸而至——如金色的天罗地网迎头罩下，分别封锁了他可能移动的所有方位！

墨香再也顾不上说什么，立刻挥剑格挡。只是一刹，“叮叮叮”五声急响，黑色的蛟龙忽然从金色罗网里挣脱。墨香滚了一身的雪，伤口的血在地上划出殷红的可怖痕迹。

在脱出罗网的刹那，他以手按地，挺身跳起，却立刻转头继续厉声喝止：“别放箭！先听我说！十年前勾结七大门派出卖明教的人是我，而不是舒夜！——我是中原武林的卧底，我出卖了兄弟！不关舒夜的事！你错怪他了！”

白狮飞跃在冰峰上，在对方说出那么一段急促的话时、沙曼华屈指拉弓，已经射出了无数道箭气，和黑色的墨香剑碰撞着、发出尖锐的响声。她脸上毫无表情，睫毛却不易为人觉察地微微颤抖着，眼神是极力挣扎着的。然而仿佛被看不见的引线操纵着，她凝视着墨香的身形，手上却丝毫不缓地一箭箭射出。

墨香几乎是拼着性命、才抢说了那一番话。然而令他震惊的是、对面那个白衣圣女的脸上居然没有丝毫的表情——沙曼华怎么会这样？她根本不在乎舒夜是不是背叛？她只是听从教王的命令来杀一切和明教为敌的人？她对于明教竟有如此忠心？

原来他所想的一切都错了。

他一开始就没有把那番刺耳之言当真。多年的兄弟、他深知高舒夜的性格，又怎么会轻易被那几句话冷了心肠？——他知道高舒夜是极力想赶他离开，于是借口退出，半路上便拦截了信鸽上的那封战书。死亡之约赫然在目——从十多年前开始，在沙曼华面前、那个小子就毫无还手之力！他怎可让他径自来送死？

他来不及多想，便擅自改动了上面决战的时间、提前代替舒夜来到祁连山。他本想尽力化解开十年前那一场误会——那是他曾经欠高舒夜的一笔债，为了偿还这笔债，他不惜以身犯险。然而，沙曼华居然毫不动容？

“高舒夜啊高舒夜，看来等一会儿你赴约的时候，是死定了。”墨香喘着气、从雪地上站起，看着三丈外面无表情继续凝神发箭的女子，仿似下定了什么决心，忽地冷笑起来，“好啊！既然她无情，你何必有意！我替你杀了这个女人便是！你一心想死在她箭下，可若哪里也找不到她，你便不死了是不是？”

冷笑声中，昔年修罗场第一的杀手猛然腾起，手中黑色长剑划出了一道凌厉的寒芒，弧形展开，瞬间将射来的六道箭气全数拦截！在力道相击的一瞬间，沙曼华微微一震，虽然脸上依旧面无表情，然而眼神里却有了一瞬欣慰的神色。她的手继续勾着弓弦，凝聚气劲，然而手指间已经在微微发抖，似乎内心有什么在天人交战，极力挣扎。

兔起鹘落，只是一眨眼之间、两人便交换了无数招。墨香的黑衣上已经有六处见血，其中两处深入见骨；然而沙曼华似也已经力竭，虽然脸上依旧呆了面具似的漠然、却气息平匍起来——只是仿佛被某种奇异的力量支持着，丝毫不顾身上伤痛疲惫、依然对他连下杀手。

风雪中墨香看不清楚她的眼神——随着决斗的越来越激烈，沙曼华虽然面无表情，眼里的挣扎苦痛却已到了极限。在她漆黑的发隙里，三枚金针没入处、已经渗出了细密的血丝。

又是一轮交锋。两道气劲对撞，积雪猛烈地飞扬起来，湮没了两人的视线。

就在视线受阻的一瞬，墨香欺近了一丈——他曾是西域最出色的杀手，只在一瞬间便做出了判断：箭法利在远袭，必须尽快拉到近身搏击的距离，才能扭转当前的劣势。

墨香从积雪中冲出的刹那，白狮仿佛察觉了他的意图、也同时往后跃去。后跃中，狮背上的白衣少女身子忽然一震、眉间闪过了一丝血气，在风雪中忽地弃了银弓，双手交叉胸前如抱满月，缓缓作出了一个虚空拉弓的姿势。

“月冰疾风箭！”墨香身在半空，看得这般弃弓的姿势，骇然低呼。

那是集中了体内所有真气，凝成一支虚幻的箭气，一击之后，全身便力竭，故此这一击也力求务必格杀对手于一刹——他从未想过沙曼华居然奋不顾身到了如此的境地！星圣女，真是要置他于死地？

那一箭无形无质，穿破了空气呼啸而来。他身在半空根本无法躲避，他忽然一声长笑、手中墨魂对准了白狮上的女子，急电般掷出——那是逆着无形箭气的另外一箭！

“快躲呀！”在射出那一箭后，沙曼华立刻委顿。然而射出最后一箭而力竭的她，却似乎清醒过来了，钉入脑中的金针仿佛受到了某种压迫力、急速涌出了血丝。脸上面具般的漠然终于消失，仿佛忽然认出了对手是谁，沙曼华惊惧万分地惊呼：“墨香，快躲！”

就在她发出惊呼的一刹那、脑后的黑发中迸射出三道血丝。金针反跳而出，没入白雪！

那一声惊怖的叫声传入耳中，墨香心头一惊、出手便缓了一缓。

那一刹、他只觉风雪仿佛穿透了他的肺腑，冷入骨髓。鲜血在雪中迸射开来，凝固成触目惊心的图案。依稀中，他看到对面的女子也从白狮上跌落，委顿于雪中。

终于……还是没能杀了她么？墨香苦笑着想，神智却渐渐恍惚。

“墨香，墨香…你方才说的、都是真的么？”耳边忽然听到熟悉而久违的声音，他费力地转过头，看到沙曼华在雪地上挣扎着向他爬过来，脸上血泪交织，隐隐露出狂喜，和片刻前那样漠然的脸色截然不同。

方才，难道是被控制了神智么？——他想起了教中秘法，霍然明白过来。

没来由的觉得一阵释然，他不由微笑起来，重重点了点头：“我为了说这一句话…连命都押上了，还会…是假的么？”那样短促的一句

话，却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然而他必须要说……必须要说！十年了，他如果不对着沙曼华说出真像，便是永远欠了一笔债。

他欠高舒夜的，便永远还不清了。

听到那样的回答，泪水从那张熟悉的素颜上长划而下，凝成冰珠。那把墨香剑插在沙曼华左肩上，从颈后斜穿出来，脑后针孔里的血汨汨涌出——但那个女子却毫不觉得痛苦，脸上焕发出了欢欣而舒展的笑，仿佛一株冰上怒放的雪莲。

真的……真的很美啊。连大胤后宫都没有与之比拟的笑颜吧？难怪舒夜那小子十几年来癡了一样的惦记着……墨香怔怔看着那个女子，忽然叹了口气。

他捂着胸口，终于支持不住，重重摔倒在积雪里。

长老妙水奔上绝顶的时候，疾风暴雨般的一轮交手已经结束。

看到了倒在雪中的黑衣来客，老妇的眼神忽然因为震惊而凝聚——是墨香？竟然是墨香？代替高舒夜来赴约的、居然是那个十年前同时失踪的墨香！离开大光明宫后久已销声匿迹的墨香、竟然代替舒夜前来赴约！

昔年生死相许的两位少年挚友，今日竟然热血犹在么？

黑衣来客倒在了自己的血里，似是陷入了半昏迷的境地；而那把墨香剑、却插在了星圣女身上。竟是这样两败俱伤的结局？

长老妙水从袖中抽出金色的软鞭，缓步走向杀戮过后的战场。

“长老，别杀他！”沙曼华此刻尚自清醒，一见教中长老上了山顶、立刻惊呼起来，挣扎着摸到了那把银弓、撑着站了起来，挡在墨香面前，“他是舒夜的朋友，你不能杀他！”

长老妙水看着这个自己亲手带大的圣女，忽然叹了口气——依然是这样的脾气啊……这个从苗疆来的最小的圣女、对于爱恨一直都是如此单纯。她并不信仰明尊，也不信奉月神，她只听从自己内心得意愿，只要确定了自己的心意、便不考虑其它。就如她只知道眼前这人是舒夜的朋友、却不在意他的任何其他身份。

而群狼撕鹿，这样的人、在如此的世间里注定是被牺牲的吧？即便是所谓明尊的子民，其实不过也是一群嗜好权力和鲜血的恶徒罢了！

那一瞬间，老妇心里一痛，忽然间觉得多年来的信仰轰然倒塌。

“好，好。我不杀他……”长老妙水长长叹息着，松开了手，上去扶住那个摇摇欲坠的女子，“你快坐下，可怜的孩子，你的血流得太多了。”

沙曼华却不肯坐下，眼睛执着地看着远处敦煌得方向。血不停从她颅脑中沁出，然而随着血液的流逝、记忆却在激烈的挣扎中逐步恢复。她遥望着敦煌，梦呓般轻轻道：“不……我要看着他来。舒夜他、他就要来了，是不是？”说到这里，她只觉全身微微颤抖。

十年飘忽如一梦。梦醒之时宛如隔世，却不知道相见还能说些什么。

或者，此后干脆离开明教、跟了他去敦煌？十年前她便应该跟了他去，然而阴差阳错地、她却一箭射穿了他胸口。此后天涯相隔。如今虽然迟了十年，但以后的岁月想必还有很长吧？那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她每一念及、就觉得无法呼吸。

长老妙水看着她苍白的脸上陡然泛起嫣红，忽地叹了口气——已经想起来了么？什么金针封脑、什么摄心术，最终都还是败给了人心强大的念力啊。在痛苦挣扎中射出那一箭后，星圣女终于将一切该记起来的都记起来了么？然而……如今却是这样的局面……

看着日头慢慢移到正中，老妇忽然吐出了一句话，将沙曼华所有幻梦击碎：“高舒夜如果是来赴约了、那么如今月圣女也应该已经带着五万回纥人马，将敦煌灭了罢？”

沙曼华浑身一震，想了片刻才明白过来这句话的深意，脸上刹那褪尽了血色。

原来是这样！二姐姐用慑魂术控制自己、将舒夜引来祁连就是因为这样？！梅霓雅她要急袭敦煌，将这个丝路要冲收入回纥手中！所以，她用自己当作棋子、将舒夜调离了敦煌！

她急急转身，在雪山顶上举目望去，果然看到极远处腾起了漫天黄尘，似乎有大股人马在来回驰骋。

“月圣女此次计划极为机密、连我也是临时才得知她要借兵回纥攻打敦煌。可她千算万算、一定没想到墨香会代替高舒夜来赴约。”仿佛有些感慨，老妇长长叹了口气，“这一下，我也不知道舒夜还来不来赴

约？来了，又会如何？还是不要来的好罢？或许他已经觉察了回纥的异动、所以让人代替赴约而自己留在了敦煌？”

沙曼华忽然全身一震：如果舒夜来赴约，看到墨香被自己重伤、敦煌又落入了明教和回纥手中，他会不会.....会不会觉得她是故意引他入彀？如果明教和回纥灭了敦煌，毁了他的故土、烧了他的家园——如此不共戴天之仇，他们还有什么余地、可以再度相见？

十年前、他被出卖，含冤莫白；十年后、却是她被当作棋子！命运狰狞的利爪始终紧扼这他们的咽喉，始终不曾给了他们半分机会！

她不敢再想下去，脱口惊呼起来，用手捂住了头，浑身发抖。

“可怜的孩子.....”

看到女子恐惧的脸，老妇眼里也充满了悲悯，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叹息，“教王他们不过当你是一枚棋子啊.....连我也不过是一枚棋子。那些翻手为云覆手雨的人，只顾自己争夺，谁会顾及棋子的感受？”

沙曼华身子不停颤抖，说不出一句话。血不停从伤口中涌出，结成冰，她感觉自己神智都慢慢恍惚起来。然而她努力地睁着眼睛，看着祁连山下的来路。舒夜.....不要来，不要来！但愿你察觉了梅霓雅的计划、并未离开敦煌！

老妇抚摩着她的长发，爱怜地看着这个自己带大的孩子：“沙曼华，你太天真了.....那些机心权谋、你一辈子都看不穿啊。我一手把你带大，却眼睁睁看着你一次次受苦。唉.....你这样的孩子、根本不应该置身江湖和天下纷争。”

顿了顿，长老沉吟着，仿佛在下某种重大的决心，嘴里却问出了这样的话：“梅霓雅下令：一旦决战完了、便要我带你回去——你还要回去么？沙曼华？”

虽然神智逐渐模糊，可星圣女依旧蓦然一震，微弱地挣扎着、极力摇头表示反对。

“那么，可怜的孩子、我带着你回你的故乡去，好么？”长老望着东南方的天际，喃喃，似是终于下定了决心，“明尊渡世，怎么会是这种渡法呢？不该是这样...这一切不该是这样的。我实在也厌倦了做一枚棋子.....这把老骨头，就埋到岭南的瘴气中算了。”

沙曼华眼里蓦地闪过了一道光，嘴唇翕动了几下、却没有力气回答。神智慢慢从她身体里离去，她的眼睛却一直注视着皑皑雪山下的苍茫大漠，模糊的视线里、忽然看到山下极远处一个淡淡的影子，如风般掠来。即便是多年未见，她依然一眼认了出来。

他来了？他终归还是中了梅霓雅的调虎离山之计，离开敦煌来祁连山了！

——那么，敦煌，要万劫不复了罢？他们之间、再也没有再见面的余地了。泪水从她眼角长划而落，滴滴凝成冰珠，她绝望地看着那个越来越近的影子，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神智在慢慢消失，一阵急怒攻心、一口血吐在了白衣上。

“他来了！”雪峰上、长老妙水也看见了那个影子，蓦然低声惊呼，“我们走！”

白狮低低吼了一声，跃过来驮起了陷入昏迷的主人，如跳丸般消失在冰川后。

第十章 兄弟

太阳高悬于冰峰之上，冰雪璀璨晶莹。四围风雪呼啸，祁连绝顶上居然没有一个人。而雪中纵横交错的足迹、断裂一地的冰，无不显示着片刻前这里刚有过怎样的生死拼杀。

白衣来客是以风一样的速度掠上雪峰的，在一眼看到峰顶景象的时候、却仿佛化成了岩石。一行兽类的足印混杂在人的足迹中、向着东方远去；而冰雪上满是结了冰的血，黑衣男子脸朝下匍匐在血和雪里，一动不动。恍然间，他什么都明白了。

看着远处还没有消失的白狮影子，他立刻就像拔脚追出，然而脚绊到了地上黑衣人的身体，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追上去的企图，跪倒在雪地里扶起了重伤的人。

“墨香！墨香！”公子舒夜一把抓起那个雪地里的黑衣人。那个人的胸口上血肉模糊，仿佛有利箭对穿而过。看着这个本该回到长安的、却出现在这个雪山顶上的人，他失去理智地破口大骂起来：“你这只疯狗！他妈的又多管闲事！”

来不及多想，他伸手到墨香衣服夹层里摸索着，从狼藉血污中抽出了一片碎裂的金色布帛——映着朝阳，居然有一种透明的光芒。公子舒夜忽然间长长松了一口气。天蚕衣！

那是修罗场当年发给最优秀的杀手的护身软甲，用昆仑雪山上的冰蚕丝混和了密银织成，可以让杀手们在刺杀中保证自身的安全——在十年前逃出光明顶那一夜，也就是那一件天蚕衣，救了他的命。

那家伙是穿着这件软甲来的……原来、还不算笨到家。

清理伤口、取药、止血、包扎，用冰块来暂缓胸口过于激烈的血流。一度心脉停顿了，他便孤注一掷地将手放在断裂的肋骨上，用力按压，一直到胸腔里的那颗心脏重新跳动。虽然长久没有做过这些事了，但这种本能依然烙印在他灵魂里，处理严重伤势的手法熟极而流。

做这一切的时候，他甚至无暇抬起头来、去看白狮离去的那个方向；或者，看看三百里开外敦煌城头上腾起的黄尘。除了咬紧牙关和

死亡争夺着挚友的生命，他不顾上别的——就像十年前墨香一次次将他从死亡边缘带回一样。

包扎完毕后，他虽然想立刻带墨香回敦煌治疗，却不敢移动他的身体。因为多年的经验让他明白这样严重的伤势、即便是高手也需要绝对的静止。他抬手按住墨香后心的几处大穴，将真气源源不断输入体内、护住他微弱的心脉。

他只是没有料到、如今已经成为“鼎剑候”的墨香，还会作出这样的事情来——这些年来分别处于帝都 and 敦煌，两人身份日渐显赫，身处的境地却也越发险恶。习惯了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他，也已经渐渐失去了当年那份肝胆相照的刎颈热血，内心猜疑渐生。

前日在莺巢对墨香说的那番话、虽是为了激他走而故意冷言相向，然而，那些疑问、难道他平日心里就从未出现过么？或许，墨香对自己也不是没动过猜疑的念头吧？可在看到他即将赴这个死亡之约的时候，那个曾经出卖过他、也救过他的挚友，却毅然跨前一步、挡在了他的身前，代他受了这支鸣镝响箭。

这一箭、已将所有撕裂东西的都弥补回来……

日头从祁连雪山顶上缓缓向西移动，影子从一点开始慢慢拖长。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看到墨香的手指动了一下，内息转强。果然不愧是修罗场里当年的第一杀手，

这个千锤百炼过的身体、即便是受了这样的重伤还复原的如此之快？

“……”墨香身子往前一冲、用手撑着雪地，吐出一口淤血。失去血色嘴唇开阖着，焦急地要说什么却终归没有力气，只好先安静下来，暗自调动全身血脉积攒力气。

“不要说话！”公子舒夜发觉了他的意图，一掌按在他后心，怒斥，“快推血过宫，自己调息，这样我才好把你弄下山去看医生！”

“别管我！”墨香却忽然拼了全部力气，大叫了一声。血随着他毫不惜一切的怒吼喷溅出来，星星点点满地，黑衣的鼎剑候咆哮起来：“回敦煌！快回敦煌！我听妙水说，回纥大军今日要突袭，咳咳……你若不赶快回去……”

公子舒夜霍然一惊，回头看向百里外的东南方——那里，黄尘漫天、战云密布！这样的声势，绝不是区区明教可以做到的。回纥突袭敦煌？回纥今日真的突袭敦煌了？

他再也忍耐不住，从雪地上直跳起来，凝望东方。

“别管我，快、快回敦煌！”黑衣上染满了血迹，冰渣子簌簌掉落，然而墨香的语气却是斩钉截铁的，“从日出到现在，已经、已经快一天了……我怕敦煌…落入回纥手里。这分明是调虎离山…妈的，我们、我们居然都中计了……”

公子舒夜微微发抖。极目望去、东南方的战云密布，隐约显露出战争的激烈和残酷。

回纥的狼子野心、他十年来无日无夜不在枕戈待旦地提防。然而只因沙曼华……只因那个女人的忽然出现，令他忽然发了狂一般把一切都抛下，落入了对方的计算。可墨香……那个身经百战、权倾天下的鼎剑候，居然也同时昏了头？

“敦煌、咳咳，敦煌守军不过五万……但看对方声势，绝不在神武军之下。猝然发难，而军中无帅群龙无首……我怕、我怕敦煌就要……”墨香只在绝顶上俯瞰远处的黄尘，断断续续催促，忽然间急速做了一个动作，似乎将什么东西吞了下去，“咳咳，丝路要冲若落入回纥手里，中原局势就不受控制了……你别管我，赶快回去……”

“你这样的伤势，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公子舒夜霍然回头，眉间也是烦乱已极，厉声，“你这个疯子！为了权势不要命了么？我带你回去！”

墨香忽地笑起来，停息了片刻，想了想，又说了一句话：“她被带往南方苗疆去了。不快点，就追不上了。”

公子舒夜一惊，呆住。鼎剑候脸上也有感慨的表情，用手撑住雪地，慢慢站起来，带着满襟的鲜血，抬手指了指南方，又指了指东南的敦煌：“你要去哪一边？咳咳，还是……留下来？必须快些作出决定，没有时间了！”

夕阳红如血，将冰峰映照的晶莹剔透。绝顶之上，两名同生共死过来的挚友默然相对。

远处战云密布、烽火连天，已经到了刻不容发的地步。不远处，是那袭再度逝去的梦里华衣，他毕生的至爱。而眼前，却是为自己赴约、伤重垂危的朋友——要去哪一边？一边是多年的夙愿和梦想、一边是生死与共的兄弟，而另一边、却是在烈烈战火中燃烧的故乡和家园！孰轻孰重？孰取孰舍？

雪地上尤自有血点点泼洒，结了冰、宛如一朵朵火红的曼珠沙华开在雪峰之上，凄厉而诡异，暗示着不祥的结局——沙曼华……沙曼华！

我又一次在近在咫尺的距离内、错过了你。

那一瞬间、公子舒夜只觉得自己的心仿佛被看不见的巨掌捏紧，透不出一口气来。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量忽然如此突兀切实地压下来，几乎要将他的心智和脊梁压碎。无数声音在心里呼啸、挣扎、怒吼，那样激烈的争夺在刹那间几乎把他的心撕裂开来。

然而他的眼睛自从第一眼看到，就无法从远处的黄沙战火上移开。虽然看不见战况、可那些哭喊奔逃的百姓和奋勇血战的军队，却是历历浮凸在了面前。那般重压之下，他嘴里说不出话、却是向敦煌的方向不知不觉地移出了一步。那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步。

“哈哈……”墨香在这一刹大笑起来，瞳孔忽然奇异地扩散开来，情绪异样地高扬起来，“世事艰难啊，舒夜！你今日可知？莫怨我当年对你不起。”

然后他转头看着脸色苍白的公子舒夜，眼里有一种奇异的笑，坦荡而澄澈：“这回好了，我们扯平了！当年累你受了一箭、我今日还你一箭；我那时出卖了你一次，你今日也扔下我一次——总算扯平了！我们回敦煌去罢！”

黑衣的鼎剑候以手按地，跃下了冰川——那样迅捷的动作，几乎看不出是一个重伤的人所能做的。怎么……怎么墨香他一瞬间还能爆发出如此精力？这样严重的伤，即便是武林高手、也无法举步吧？难道他这几年来又练成了什么功夫、能短时间内恢复自己的体能？

在公子舒夜还没从震惊中反应过来时，鼎剑候已经奔向了山脚他来时骑的那匹黑色骏马，翻身而上，对他大声招呼：“快走，回敦煌去！迟了、我们又要准备打一场收复战了！”

来不及多想，公子舒夜飞身掠上自己那匹大宛名马，冲下山去。
一黑一白两骑如闪电般，冲向远处战云密布的敦煌。

—

大宛的夜照玉狮子马和天山的乌电骝，都是万里挑一的名马，日行千里。此刻并肩驰骋在酷热的大漠里，宛如疾风闪电。

黑衣的鼎剑候在疾驰中一直没有说话，紧紧握着马缰将身子贴在马背上，神智似乎有些恍惚，脸上居然没有露出重伤的痛苦之色。几个时辰后、敦煌在望，鼎剑候才仿佛缓过了神，从马背上直起身来，不动声色地探手摸了摸伤口，摸了一手的血。然而他脸上依然没有显露出丝毫的苦痛，从怀中摸出一物、再吞咽了几颗，便只管尽力策马前奔。

旁边公子舒夜的眼睛定定盯着前方滚滚黄尘，瞬也不瞬，剑眉蹙起、恨不能一步跨到敦煌城下。

沙风烈烈，吹得他睁不开眼睛。那匹夜照玉狮子马被他催着一路狂奔，半日内从祁连急奔三百多里，此刻也已经累得口吐白沫。风沙中传来血的腥味，耳边也依稀听得到刀兵相接的刺耳声音，急奔中，公子舒夜发觉地上的死人越来越多，已经是入了战圈。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敦煌城外十里，全成了战场。

刚掠入战场的边缘，看到层层叠叠的兵甲和如林的云梯、投石机、火炮，公子舒夜就倒抽了一口冷气——为了这一场突袭，回纥至少出动了五万人吧？

自己不在，霍青雷那家伙仓卒之间、能指挥神武军抵挡住这样的进攻么？

然而，刚一想到此、他的目光落到敦煌城头上，就看到回纥的三面大纛已然矗立在上、猎猎飘扬！一名全副戎装的回纥番将按刀站在大纛下，带着铁盔、穿着短铁铠甲，威风凛凛。那赫然是几年前被他击退过的回纥大将额图罕！额图罕身边站着的，却是回纥公主、明教的月圣女梅霓雅——这绝对是一场深思熟虑的进攻，回纥是决意要对大胤王朝动兵了！

那一瞬间公子舒夜几乎失声惊呼出来——不过一日、敦煌城已经被攻陷了？

“舒夜！”失神的刹那，他听到墨香唤自己。黑衣的同伴脸色苍白、额头渗着细密的汗珠，却不出声地抬手、指了指城头，再比了一个“杀”的姿式。

联手刺杀额图罕？公子舒夜在马上微微一怔，看着墨香。他们两人虽然出身修罗场，昔年纵横西域、也曾联手行刺过诸国王室，但如这般直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却依然是从未冒过之险！墨香重伤在身、居然还敢提出这般大胆的建议？

“十年来你养尊处优、到底还行不行啊？或是不敢？”墨香勒马，躲避着乱兵，忽地大笑起来，“如果不敢、这次我来‘明杀’，你做‘暗刺’便是！”

自从修罗场一起当杀手开始，他们两人联手行刺时向来一明一暗，配合得天衣无缝。明处之人冒的风险极大，要吸引住对方全部的注意和武力；而趁这个机会、暗中的真正刺杀者便能将目标一举格杀。

“他妈的见鬼去吧！”一语相激、仿佛一碗烈酒直灌下去，敦煌城主扬声大笑起来，胸中腾地有火焰燃起，眼里有多少年未见的豪情和杀气，“纵横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明杀’这么出风头的事情，哪里轮得到你小子来做！”

长笑声中，公子舒夜策马冲入了战团。承如闪电连续腾起，斩杀在战阵内，所到之处无不披靡。冲不过十丈、白衣上便已溅满了血。然而万军之中，三尺青锋毕竟有限，一连斩了十余人后，他干脆收了剑，劈手从一名步卒手里夺下一柄近一丈长、六十斤重的斩马刀来，挥手便是雷霆一击！

“那小子被激出杀气来了啊……真可怕。”站在原地的墨香有点惊骇地喃喃自语，看着白衣公子挥舞着巨大的斩马刀冲入敌阵——这样庞大笨重的武器、和高舒夜翩翩浊世佳公子的气质是格格不入的，乍一看上去有点可笑。然而当每一击都取去数人的性命，血花飞溅的时候，没有人再顾得上去想别的，只是骇然奔逃，如沃汤泼雪。

那边回纥军队悚然奔逃，连城上的大将额图罕也被惊动、向下看了过来。墨香方待跟上去，可胸口剧烈的刺痛让他差点握不住剑，连

忙探手入怀，又拿出了那个小瓶子，看也不看地将里面的药丸悉数倒入了口中。

他的眼神转瞬又有些恍惚，然而只是过了一瞬，疼痛仿佛便减弱下去。墨香一声低喝，杀了一个回纥番兵，立时手脚麻利地将那士兵身上紫羊皮战袄和铁盔剥了下来，穿到了自己身上。他拍了乌电骝一下，通人意的宝马立刻长嘶一声，夹在乱兵中冲向城门。

还不到城下，马背上的人已经消失了。谁都没有留意这个士兵去了何处——墨香就像一滴水一般融入了战场，瞬间消失无痕。

—

“高舒夜！是高舒夜！”城头上的梅霓雅看到了战阵的混乱，一眼认出了那个白衣巨剑的男子，脱口惊呼起来，“来的是他？！难道他竟杀了沙曼华？”

额图罕站在外城上，正指挥着军队将云梯搭上内城的城墙，却被城上纷纷泼落的滚油浇伤了大片士兵——内城竟攻得这般艰难。

事先得了军机地图，猝然而发、夺取外城不过用了两个时辰。而城主不在更让军心溃散，敦煌守军纷纷溃退，竟连霍青雷都无法控制局面。然而刚退入内城、混乱中，忽见敦煌城主全副盔甲地出现在城头，一边大喝杀敌，一边一连三箭射倒了回纥的三面大纛！将士轰动，军心瞬间为之大振。溃退中的神武军在城主带领下重返城头，守住了各处据点。

公子舒夜——这本就是西域丝路上传说般的人物。有他在，敦煌便是一座铁城。兵法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如今回纥出动的兵力不过五万，此次要攻下敦煌靠的是智谋奇袭，而如今居然陷入苦战、却是大大的不利。

额图罕正为久攻内城不下而头痛，暗自抱怨公主情报有误。此刻听得梅霓雅惊呼，不由吃惊：“公主，你说此人是高舒夜？”他霍然转身、皮鞭一指内城上甲冑鲜明的白袍年轻人：“那么如今、在内城指挥战事的又是谁？”

“一定是高连城。”月圣女的眼色阴郁下去，暗自咬牙——倒真是小瞧了这个刚从帝都归来的质子，她怎么都没料到这个愣头青居然在敦煌城破之时、穿了高舒夜上阵时用的盔甲，一下子跳到了城头上

来！那些乱做一团的守军远远看到城主出现在军中，也不辨真假，一下子士气大振，形势居然就此逆转。

从正午打到晚上，内城久攻不下。那个冒牌城主用兵之出色、居然不在公子舒夜之下，回纥大军一连串的攻击都被他一一击退。守军交替上前放箭压阵、巨石滚木不断落下，一切在那个冒牌城主指挥下紧紧有序，将内城守得铁桶一般。

“左右弓箭手，给我攒射！”眼看那白衣公子挥动巨剑、所向披靡，额图罕想起了几年前败于此人手下的恨事，恶声发令。鞭梢点处、飞蝗般的长箭呼啸而去，几乎将那个人影湮没。然而一轮攒射过后，周围回纥士兵纷纷倒下，那一袭白衣却反而往前移动了一丈。那样沉重的斩马刀挥舞在手里，居然迅捷地织起了一道光幕来。

“奶奶的，就不信射不死你！”额图罕只觉怒意直泛上来，厉声下令：

“再给我射！看他有三头六臂不成？”听得这般吩咐梅霓雅不由皱眉，高舒夜是一定要杀的，可额图罕这般不顾敌我混杂、只顾开箭，也是甚为过分。

又一轮箭雨过去，白衣上赫然多了斑斑点点的血迹，然而公子舒夜已然杀到了城下，傲然仰头。那样清冽而充满杀意的眼神，让城上坐拥大军的额图罕不禁一凛。公子舒夜拖着斩马刀来到城下，气息平圃，忽地将刀一扔、手一按城墙，便如一羽白鹤般凌空掠起。

——竟然敢这样跃高于万军之中？真的是走投无路、非要冲入内城去了吧？

无论怎样的高手、在半空中便无法再借力，这样跃出无异于将全身空门大露，只等底下千万军士来射。额图罕一惊，忽地哈哈大笑起来，用尽全力挥鞭下令四军：“攒射！统统的给我射！把他射成一只刺猬！”

梅霓雅皱了皱眉头，忽地觉得有点不对：高舒夜出身修罗场，对于搏杀刺杀一道堪称绝代高手，怎会如此孤注一掷？

然而额图罕却大笑着，连声下令：“拿弓来！拿弓来！看我射下这小子！”

旁边立时有一名军士应声上前，低头恭谨地捧上了一张玄铁长弓。额图罕站在大纛下，张弓搭箭。正要射去的时候、忽然觉得心里凭空一冷——就在这个刹那、黑色的短匕首无声无息刺入了他的心脏。快而准、直透三重铁甲！

动手的是那名献弓的士兵。头盔上的护颊遮住了他的脸，看上去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然而此刻一击得手，他扬头冷睨、眼神却亮得如同寒星。

“墨香？！”月圣女在一刹那认出了这名久已不知下落的杀手，震惊不已。失踪了十年的修罗场第一杀手、居然出现在敦煌城头！她见多了激变，此刻脱口便唤：“十二黑衣、全力捕杀！”她身侧十二名黑衣刀客立时发动，向着城头的刺客包围过去。

就在这兔起鹘落的一瞬间，那边万箭齐发、却已然射落了那袭白衣！带血的白衣向着城下如林的刀兵中急坠，底下士兵们发了一声喊、便齐齐聚过去。然而墨香不管不顾，却径自掠向城头，夺过一张弓、急速射出一枝箭去！

“舒夜，快！”他一声大喝，箭射向虚空。半空中箭杆喀喇一声折断，然而借着那一踩之势，原本力竭的身影再度硬生生拔高了三尺，手指一搭城头便跃了上来。同时，那一袭浴血而出的白衣飘坠于地，上面已经千疮百孔。

“好险。差点成刺猬。”墨香喘着气，着看底下如林的弓箭，笑，“金蝉脱壳。亏你反应得快、半空就把衣服脱了。”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脱衣，倒还是第一次。”只剩里衣的高舒夜同样微微喘着气，回答。那样万军中一路杀下来，身上已经有了多处箭伤，然而他只是应合着同伴的调侃——从来都是这样……在多年来的联手行动里，越是危险的关头，他们便越是平静和放松。

“糟糕，是修罗场新培养出的十二黑衣。”看着那列逼过来的黑衣人，墨香迅速判断了一下，“算是我们的晚辈了——可二对十二，打不过。”

公子舒夜提剑和墨香背向而立，怒：“打不过，那就快逃！”

墨香用眼睛迅速丈量好了方位，急速低声：“离内城城门三十丈。需连过十二人，我们一人负责六个。有把握没？”

公子舒夜冷笑：“我们哪次出手时有过把握？”

一语未毕，仿佛心有灵犀般、两人同时扑出。墨魂和承影划出了凌厉的弧度，分取左右两路。同样修罗场出身的十二黑衣拔刀拦截，彼此的那些招式、居然都是相互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然而，同样的招数、经验上却迥异，这些后辈们怎么会是同行前辈的对手？墨香和舒夜大笑起来，联剑出手，恍然间竟似回到了当年一起杀了监场妙风的时候。

月圣女梅霓雅看着一黑一白两道闪电掠去，十二黑衣难撄其锋芒、纷纷被击退。她连忙厉声下令放箭，然而她虽为公主、却无兵权，周围士卒一时间竟不敢动。

墨香和舒夜一旦联手、这世间没有什么能挡住吧？

在杀退最后一名黑衣杀手的时候，他们已经冲到了内城下。公子舒夜对城上的敦煌守军大喝开门、然而一抬头，却看到了城头上那个甲冑鲜明的白袍少将。他的眼神骤然一变。

——连城？竟是连城穿了自己的盔甲、带兵守住了内城！

那一瞬间他心里忽地有了极其复杂的感觉，不知道是欣慰、抑或绝望。他一直期待着这个二弟能独挡一面，如今发现连城果然有这样的才能时、却惊觉自己被重新逼入绝境。

“墨香……你算漏了一点，”微微苦笑着，公子舒夜击退了几个逼上来的回纥士兵，和墨香再度背向而立，说话间已然有些气喘，“什么三十丈啊……有连城在，这个内城我是死也进不去的。这回怎么办？再一起梯云纵掠上内城去？这回可真的要成活靶子了！”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背后的墨香许久没有回答。公子舒夜忍不住回身，忽地觉得自己背上温热一片。反手摸去，竟然摸了一手的血！

“墨香？墨香！”他大骇，转身去扶住那个眼神开始溃散的同伴，一扶之下，又是满手的血——那件黑衣上已然浸满了血，然而被黑色压住了、竟是一直不显。墨香勉力拄剑，不让自己倒下，然而脸色却是从未有过的苍白。方才一连串的激斗，实在是耗尽了他的体力，他再也装不下去了。

“连城！开门！”公子舒夜终于忍不住对着城上的兄弟大喊起来，声音里带着惊惧，“快开门！我求求你，快开门！我可以不入城，但你

要让墨香他进去！”

那是他桀骜半生、第一次出口哀求。然而，城头上那个穿着盔甲的人却掉头离去了。

面对着身后逼过来的回纥大军，公子舒夜只觉心里一点点地冷透。他再也顾不上别的，将墨香推在身后，拔剑回头对着那缓缓围上来的回纥士兵。外城上，月圣女在冷笑，看着走投无路、被迫返身回到天罗地网中的两个人。

那样的情况下，他心知已然无幸。然而有什么比救墨香的命更重要？再也顾不上保守什么秘密，公子舒夜忽然间豁出去了，一边不停挥剑杀掉逼过来的敌人，一边大喊：“连城你听着！城下这人、就是帝都十年来照顾你的人！便是鼎剑候！你快开门、快开门啊！”

不停的有士兵逼过来，不停的砍杀。血溅了他一脸，他却拼了命大喊，不敢停下手。

“什么呀……”耳边有人喃喃，忽然间腰中便是一紧、他下意识挥剑砍去，看到的却是墨香苍白无血色的脸，他的同伴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把他拉从乱兵中拉回来，指给他看：“内城的门已经开了……你、你还鬼叫什么呀……”

穿着他的盔甲、连城站在打开的城门前，看着他、嘴唇动了动。

公子舒夜又惊又喜、再也来不及多想，便扶着墨香掠入了门中。身后回纥士兵跟着涌进来，然而门内带兵的霍青雷显然早有防备，一边急令关门、一边两旁埋伏的刀斧手便一拥而上，将那些回纥番兵杀于当地。

“公子，你可算回来了！”霍青雷只得空说这么一句话，便继续带着士兵堵城门去了。

公子舒夜扶着墨香站在内城里，生死逆转之下、感觉恍如隔世。几步之外，全副戎装的高连城站在那里，嘴唇翕动着、似乎想说什么却终究没说出来。公子舒夜喘息着，微微点头：“二弟，我知道你恨我入骨。放心，这次你有本事守住敦煌、这套盔甲穿上了你就不用再脱下来！——只要你照顾好鼎剑候、要我退出敦煌回到外头乱兵里去都可以。”

连城嘴巴动了动，还是没说出话来。忽然间，一个箭步冲了过来，低声唤：“大哥！”

那一句爆发的哽咽宛如惊雷击下，让出生入死毫不改色的敦煌城主都呆在了当地。他看到连城踉跄着冲过来，一把握住他的手、语不成声地叫着他大哥。那一瞬间公子舒夜觉得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记忆中，二弟他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语气叫过自己大哥罢？

“大哥！”刚才指挥大军连番血战、守住敦煌的年轻将领，此刻忽地像孩子一样哭出声来，“大哥。我都知道了……绿姨、绿姨把什么都告诉我了！……”公子舒夜震惊地看着二弟，看着他从怀里拿出的那张信笺，上面有着斑斑墨迹：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他生未了因。

“我想去找你回来的…可你不在，回纥又忽然来袭……我、我只好穿了你的盔甲去上阵，”连城眼里是湿润的，完全不掩饰内心的激动和痛悔，胡乱解下自己身上的戎装，“还给你、哥，我不是想夺城主的位置！我只是…只是怕敦煌落入回纥手里……”

——那一个瞬间，公子舒夜看着孩子般痛哭的二弟，忽然间百感交集。

真是个傻孩子啊……毕竟有着杀母之仇，可在看到那些信笺之后、连城就如此毅然决然地放下了多年的积怨？就算不论私怨、此刻他开城将自己迎入，同时也是放弃了成为敦煌城主的权力！那个傻孩子……

“现在…你知道，我、我为什么要把他…教成这样了吧？”墨香的眼神溃散开来，因为身上的伤痛而面目抽搐，却慢慢笑了起来，断断续续，“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和你、和你重新做回兄弟……我、我……”

然而话未说完，公子舒夜只觉肩臂间忽然一沉、墨香浸满了血的身体猝然压了下来。一个扁平的碧玉瓶子从失去知觉的人手里掉落，瓶子里已经空了——极乐丹！墨香服用的、居然是那瓶从莺巢顺手拿走的极乐丹！

正是靠了这种迷幻药的药力来麻痹身体、缓解痛苦，重伤的人才撑到了现在。

“墨香！墨香！”

第十一章 归去来

长河落日，狼烟滚滚。三日后朔方、酒泉等地援军陆续到来，回纥大军自行解去，只留下一地辘重尸体狼藉。然而趁着战乱，大光明宫东来的明教教徒、却成功地在月圣女梅霓雅的带领下绕外城而过，去往中原。待得战局平定，已然追之不及。

收回外城后，敦煌城主一边写下奏章、将此事告知大胤王朝，一边着手整理残局。

这一场混乱过去，惊惶的奴婢们才发现绿姬自缢于瑶华楼上，留下了一封书信，说：既然城主对二公子有恩、她便不能为主母复仇。而将敦煌出卖给回纥，亦无颜再见霍青雷，故以死相谢。只求城主日后善视幼弟。

公子舒夜见信，久久不语，命人将绿姬安葬于老城主夫妇坟冢之旁。

少年时就和绿姬认识、他知道她原本也是聪颖善良的人。然而权势和阴谋扭曲这个女子的灵魂——而这个女人一生的阴狭恶毒，说到底、只不过来自于对昔年恩人的忠义。但最后，她毕竟不曾毁了那些玉管书信，而选择了把真像告诉了连城——只看在她生命最后这一举动上，他便原谅了所有。然而她竟还是寻了一死。

此战过后，敦煌城慢慢恢复了以往的秩序。可大胤王朝风雨飘摇、明教此番又穿城东去，只怕从此中原无论在朝堂上还是武林中，都不会安稳了吧？

时局严峻、只不过在敦煌修养了三日，鼎剑候便马不停蹄地秘密东归。

敦煌城外黄沙漫天，斜阳将两人的剪影拖得很长。远处一骑侍卫在等待王侯话别完毕，古道又西风，帝都人归去，长亭折柳，风沙中驻足一叙别情的又有几人？

“别婆婆妈妈了，我回帝都后一定小心就是。”黑衣的鼎剑候有些不耐，翻身上了乌电驴，忽地笑，“以后别再乱吃那种药了，死小子！我离开修罗场后半年内就戒掉了，你却越来越沉迷。这次刚一见你的时候、那种活死人的样子可吓了我一跳。”

送别的白衣公子微微一笑，只是道：“你这次一口气吃了一整瓶，回去也要再戒一次了。”

鼎剑候在马上看着同伴的脸，忽然间有些忧心——怎么又变成了那种消沉颓丧的气息？仿佛绝世利剑出鞘一斩、便又立即回到了鞘中，此刻舒夜的表情是如此疲倦而淡漠，完全没有了几日前纵横沙场、令千军辟易的凌厉锋芒。那样的苍白、阴郁而沉默，仿佛又成了莺巢里那个醉生梦死的奢靡城主。

尤自记得舒夜说出“生无可欢，所以如不就没”那句话时候的表情，他不禁悚然。

鼎剑候忽然间重新从马背上翻了下来，重重拍了拍公子舒夜的肩膀，抬起手来，指着南方苍黄的天际：“待得大局定后，就去苗疆找她吧！我知道你不愿做皇帝，人各有志，我不勉强你。”

黄沙簌簌吹到脸上，公子舒夜抬起头来极目看着南方，眼里却有一种宿命般的苦笑——十几年了，与她一次又一次地擦肩而过。命运、似乎没有给过他们两人半分的机会。情义自古难兼顾。自从在祁连山顶上面对着种种取舍、向敦煌方向迈出那一步后，他就再度失去了沙曼华——那是他在这个浮华冷漠的世上、内心存留着的唯一梦想。却脆弱得触手即碎。

他不自禁地做了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将手按在胸口正中，蹙起了眉头。

时隔多年，那一处的伤痛依然刻骨铭心——仿佛那一缕被射碎在他血肉里的秀发，蜿蜒着在他血脉里蔓延生长开来，将他整个身心包围，令他日夜不忘。然而，那一缕秀发的主人，如今又在这苍天下的何处？

鼎剑候看着他默然的表情，用力拍着自己的胸口，保证：“放心，一定会找得到的！等我搞定了帝都那边的局面，便下令普天之下帮你一起找。”

公子舒夜只是一笑：“还没当上皇帝呢，就想着假公济私？”

“天子无私事。”黑衣的鼎剑候蓦然大笑起来，眉间睥睨，忽地顿住了笑声，“即使你找不到她，你还有兄弟！——别说什么生无可欢的屁话！生无可欢？生无可欢为什么你那时候还在那儿拼命杀敌？”

想起几日前那一场出生入死的拼杀，公子舒夜微微一怔，忽然长长叹了口气：沙曼华是他的梦想，帝都权势则是墨香的霸图。也许人的一生里、追逐的是梦想和霸图——而在那之上，却依然还有别的东西，比如：兄弟、和故土。那是他生命里永难放下的重负。有时候、人们偏偏只是因为这样的重负而极力奔走。

白衣公子忽地振眉朗笑，回身离去：“好，回帝都自己小心，我等着你做皇帝！”

鼎剑候策马归去，扬起一路黄尘。公子舒夜看着那一骑在侍卫的护送下离去，便缓缓转过身去、安步当车，在如血的斜阳中负手独自归去。

敦煌城外的战场上，依然狼藉着满地尸体，苍鹰盘旋着叼食死人的血肉。砂风呼啸，卷起几个小小的旋风，仿佛那些新死去的灵魂出了壳、在原地盘旋起舞。远远的有几个影子穿行在沙场里，埋葬着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回纥士兵。

风沙过耳，他仿佛听到远处有人在唱一首曲子：“人说天宇是个覆盆，我们匍匐着在此生死。明尊是我慈父，领我同归彼岸乐土——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来兮，何所终！”

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来兮何所终！彼岸，是否真有乐土？

“至景帝十八年，秋，回纥额图罕将步骑五万，袭敦煌。克外城，其将崩矣。以职守长公子舒夜失所踪，次弟连城贯兄甲冑，跃呼杀敌，守将霍青雷随之。人以公子归，群情振奋，终克狄夷。敦煌遂安。时人大贤之，公子连城之名播于西域。”

——《胤书·列传·公子舒夜》

那一场血战，最后落在史册里的、只是这样寥寥几句话。

两个月后，帝都里传出了有刺客入宫行刺的谣言，疑为明教余孽作乱，朝野对明教围剿更为严厉。来自总坛的月圣女接任了教主、带领中原魔教余党转入地下暗自活动，消声匿迹。龙熙十八年十二月初三，胤景帝薨，无子。鼎剑候扶南安王世子继位，改元太兴，是为武泰帝。武泰帝年幼无助，故令亚父鼎剑候摄政。

太兴初年六月，西域初定。敦煌城主高舒夜上表请辞一切爵位，不等帝都恩准便挂冠而去，不知所终。大胤朝廷下旨令其弟连城荫

袭，继任敦煌城主兼安西节度使，加封西宁王。封霍青雷为神武将军。

曾经是丝路上传奇的公子舒夜从此消失了，有人说他去了帝都、有人说他去了南疆，甚至有人说他泛舟去了海外……丝路依旧繁华，各国商旅来往频繁，将这个大漠荒颜的故事带向四面八方，包括当年公子舒夜自制的那首曲子，也被传唱在风里——

“将军谈笑弯弓，秦王一怒击缶。

“天下谁与付吴钩？遍示群雄束手。

“昔时寇，尽王侯，空弦断翎何所求？

“铁马秋风人去后，书剑寂寥枉凝眸。

“昔有朝歌夜弦之高楼，上有倾城倾国之舞袖，

“燕赵少年游侠儿，横行须就金樽酒，

“金樽酒，弃尽愁！

“愁尽弃，新曲且莫唱别离。

“当时谁家女，顾盼有相逢？中间留连意，画楼几万重。

“十步杀一人，慷慨在秦宫。泠泠不肯弹，翩跹影惊鸿。

“奈何江山生倥偬，死生知己两峥嵘。

“宝刀歌哭弹指梦，云雨纵横覆手空。

“凭栏无语言，低昂漫三弄：问英雄、谁是英雄？”